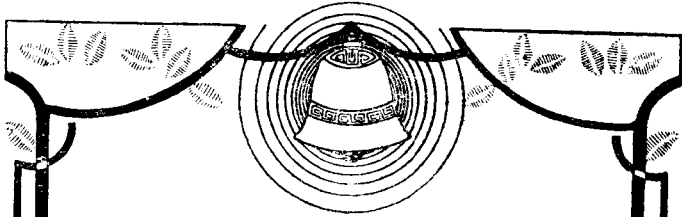


葉楚儉編

先秦文學選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先秦文學選

全一册 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	印	發	校	編	主
行	刷	行	訂	註	編
所	所	人	者	者	者
上海	南京	吳	胡	蔣	葉
南京	南京	秉	倫	伯	楚
太平	河北	常	清	潛	僉
路	路	局	局	局	局
路	路	局	局	局	局
路	路	局	局	局	局

(606)

## 編例

一 本編就詩經、楚辭、戰國策、左傳諸書，遴選先秦文學重要作品。每書之前，均撰略說一篇，俾讀者得知此書之梗概。

一 本編所選，詩經各篇之作者，大多數無從考證；其本事亦異說紛歧，均見各篇題解之下；楚辭作者，亦詳題解；戰國策左傳則於略說中及之。

一 本編各篇文字，各本有異同者，均於注釋內說明之。

一 先秦文學，因時代相去較遠，詞句較難了解，注家亦多異說。本編注釋，力求詳明，務使讀者得以索解。

一 本編於各篇要點及精采處，施以密圈，以引起讀者之注意及興味。

一 本編前附序言，略論先秦文學之衍變，及本編遴選之要旨；序末附列參考書目，俾讀者欲作進一步的研究時，得據以搜集參考資料。

本編限於篇幅，選擇未周，詮解失當，論述錯誤處，亦自知難免，至希賢達，予以指責。

## 序言

把文字聯成語句，組成篇章，用以敘事、狀物、言情、說理的，叫做「文章」。敘事生動，狀物妙肖，言情真摯，說理精闢，能使讀者感動的文章，才可以叫做「文學」。故凡文學的作品，都是文章。文章卻未必篇篇都有「文學的」價值。文章是容物的公器，其價值，半在能容之器（文章的本身），半亦在所容之物（文章內容之事物情理）。從前古文家所說的「載道之文」實指「文章」而言，不但須有「能載」之「文」，還須問「所載」是否為「道」。至於文學，則價值全在其本身之能否動人，其內容，則事不妨虛構，物不必實有，情弗嫌私暱，理更忌拘迂。故文學的作品是主觀的，情感的思想像的，夸飾的；是借事明義，託物寄興，以假為真，即小見大，情勝於理，文勝於質的。嚴格言之，惟詩、歌、小說、戲劇三者是純粹的文學；其他經史子集中的文章，至多只能說是有「文學的意味」而已。我國的小說戲劇，唐宋以後始見發達。故秦代以前，純文學只有詩歌和由詩歌的附庸而蔚成大國的辭賦。

詩歌之興，遠在文字之前。世本言伏羲作瑟，女媧作笙簧，風俗通言神農作瑟，樂所以和歌；文字



未興，樂器已作，詩歌起源之早，可想而知。匈奴民歌云：「亡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漢書所載，雖是譯文，然必匈奴本有此歌。無文字的民族，也有歌謠；這不是詩歌起於文字之前的旁證嗎？此獠孩提之童，鄉曲之氓，雖未讀書識字，也有他們的兒歌山歌。詩歌之興起既早，我國的歷史又久，古代的詩歌，當然很多。但是散見各書的，如吳越春秋中的斷竹歌，拾遺記中的白帝皇娥之歌，帝王世紀中的擊壤歌，列子中的康衢謠，尚書大傳中的卿雲歌，尸子中的南風歌，偽古文尚書中的五子之歌，皆出依託，如禮記大學所引的湯盤銘，史記宋微子世家所載的箕子麥秀詩，伯夷列傳所記的夷齊采薇歌，又多係短篇。哀集古代詩歌，蔚為大觀，且信而有徵的，終須首推詩經。

漢書藝文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輶軒采詩之制，屢見於各書，不僅漢志而已。故詩經中的「風」係由各地采集而來，分國編纂的。其區域約為今之甘肅，陝西，（王、獠、秦）山西，（魏、唐）河北，河南，（邶、鄘、衛、鄭、陳、檜）山東，（齊、魯）及湖北的一部，（二南中江漢等篇），完全是中國北部黃河流域一帶——那時代的文化中心區。其時代最早的是邶風的七月和商頌五篇，（七月一詩，後世注家多謂係周公追述后稷公劉之德而

作；然觀其所歌，似爲周人自蕪遷岐以前的民間作品，且篇中「七月」「九月」……，所用皆爲夏正，故梁啓超謂爲夏代的作品。國語魯語，閔馬父云：「當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鄭司農云：「自正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這幾篇僅存的商頌，殆爲商代郊祀的樂章，春秋時宋國還沿用的。此古文說。今文家以商頌爲宋國的詩，所以頌宋襄公者，按國語晉語，公孫固對宋襄公引商頌曰：「湯降日遲，聖敬日躋。」則宋襄之前，已有商頌可知。最遲的約在春秋初年，（秦風之「我送舅氏，曰至渭陽」相傳爲秦康公送晉文公，陳風之「胡爲乎株林，送夏南」相傳爲刺陳靈公，暱夏姬；二事皆在春秋中世，但無實據足以證「舅氏」之必爲秦康公之舅，「夏南」必指夏姬。惟魯頌闕宮之「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確爲魯僖公時的作品。）以西周末東周初的作品爲其中堅。其作者差不多已無從考查。（雖也有可以從本詩中找出來的，如小雅節南山說「家父作誦」，巷伯說「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大雅的崧高，烝民都說「吉父作誦」，也有見於他書的，如鷓鴣，尚書說是周公作，載馳，左傳說是許穆夫人作，常棣，國語說是周公作，左傳說是召穆公作，但畢竟是極少數。）其句式以四言爲主。（鄭風緇衣：「緇衣之宜兮，敝予猶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敝」「還」均一言。小雅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二言。召南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僅末句四言，餘均三言。召南行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皆五言。他如「我姑酌彼金罍」爲六言，「我不敢傲我友自逸」爲八言。但以全部詩經計之，則四言句占絕對多數。我們讀了詩經，不但可以欣賞古代無名詩人的傑作，而且可以知道那時在文學史上是四言詩的全盛時代，以及那時代社會政治的許多情形。

繼詩歌而興起的文學是「辭賦」；繼詩經而輯辭賦爲總集的是楚辭。詩經是北方的文學，是黃河流域的文學；（如「漢之廣兮」、「江有汜」、「遵彼汝墳」之類，雖南及江漢汝水的流域，大都在長江以北。）楚辭是南方的文學，是長江流域的文學。（如沅湘澧水，均在長江以南。）詩經是春秋初世以前的作品；楚辭是戰國末年的作品。詩經的作者大多數是無主名的；楚辭的作者則爲著名的文學家，有姓名可指。詩經篇幅短者多；楚辭則有如離騷之長篇。詩經以四言爲主，雖有「兮」字調，亦不多見；楚辭則四言極少，全用「兮」字或「些」字。詩經是否全部可以入樂，固尙屬疑問，其可播之唇吻，用於歌唱，當可斷言。（詩鼓鐘云：「以雅以南。」論語孔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二南雅頌之入樂，似無疑問。朱熹及顧炎武則疑變風——邶風以下——變雅——小雅菁菁者莪以上，大雅卷阿以上，皆爲正雅，餘爲變雅——不可入樂。按左傳載吳季札觀樂於魯，列國

之風並奏；大戴記列魏風伐檀於可歌的八篇之列；晉書樂志記曹操得東漢雅樂郎於劉表所記雅樂四篇，騶虞、鹿鳴、文王之外，其一亦爲伐檀；似國風亦可入樂。故史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卽退一步說，亦必全部可以歌唱。楚辭則九歌雖可以合樂，離騷等篇便不可歌了。但楚辭天問中，四言句極多，句調與詩經中的雅頌極相似，（例如：「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執期去斯，以兩男子！」）又有於四言句中加兮字者，（此類句法，以九歌中爲最多，例如：「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於四言句末加兮字者，（此類句法，以九章中爲最多，例如：「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征南土。」）而詩經中如周南麟趾（「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則每章末句用「兮」字，召南標梅（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則間一句用「兮」字，鄭風狡童（「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則四句中僅第三句不用「兮」字，魏風十畝之間（「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則每句均用「兮」字。從詩經的詩遞嬗變而爲楚辭的所謂「騷體」，尙有痕跡可求。詩經和楚辭中間相隔的年代，大約有四百年光景。（春秋初世至戰國末世）這正是楚國日見強大，長江流域漸次開化的時期。老子一書，可說是南方學者第一部著作；其第十五章云：「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

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已爲兮字調的韻語。說苑善說篇載有楚人所譯的越人歌云：「今夕何夕兮，峯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新序節士篇載有徐人歌云：「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孟子離婁篇載有孺子歌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這都是些散見的詩經楚辭之間的南方的歌辭，都用兮字表歌聲的頓挫的。詩經三百五篇中，獨無楚國之風，大概楚之開化較遲，地方又遠，故雖有風謠，亦未見采。鍾儀囚於晉，南冠而縶，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謂其樂操「土風」，是不忘舊的君子。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歌「南風」，不競而有死聲。（並見左傳）漢書禮樂志謂房中初樂爲「楚聲」，所謂「南音」、「土風」、「南風」，都是指楚國歌謠的聲調而言。播於唇吻，則爲「楚聲」，寫成文字，便爲「楚辭」了。呂氏春秋音初篇載塗山氏之女命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這種用「兮猗」的調子，便是「南音」的一種特徵了。（漢書王褒傳載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爲「楚辭」，召見誦讀，大概就是用「楚聲」來讀楚辭。隋書經籍志云：「隋有僧道騫者，善讀楚辭，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可見能以「楚聲」讀楚辭者，隋唐間還有其人。）項

羽的拔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驩不逝，驩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漢高祖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都是楚調，而大風歌後來定為漢代第一首樂府，叫做「三侯之章」。（「三侯」即三個兮字。）總之，詩經是全部可以歌唱的，采集的區域較廣，故聲調亦無特殊的地方色彩。楚辭的區域較詩經為狹，故聲調上全是所謂「楚聲」地方色彩特別濃厚。其可歌者，流為漢初的樂府；其不可歌者，則衍為特盛於漢代的「不歌而誦」的賦。由詩經、楚辭而衍為漢代的樂府與賦，確是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衍變。吾人研究文學，不得不上溯先秦，研究先秦文學，尤不得注意這兩部偉大的總集——詩經與楚辭。所以選輯先秦文學，就以這二書為基本。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之賦，共分四類：「陸賈賦」與「雜賦」兩類，都是漢代的賦；「屈原賦」與「荀卿賦」二類，領袖作者都是先秦時代的人。屈賦之屬，可以說是楚辭的嫡派，以言情為旨；荀賦之屬，則以體物為工，和屈賦作風不同。荀況，趙人，後任楚為蘭陵令，終於楚。彼以北方之學者，流寓南方，那時正是南方新文學——辭賦——勃興的時期，受了文學潮流的影響，故亦作賦；但畢竟是北方人，質樸的地方性，終究要在文學作品中表現的，於是在辭賦中衍為「體物」一派。今存荀子

中有賦篇，內容爲禮、知、雲、蠶、五賦及僂詩；這五篇便是所謂體物之賦，今附錄於所選楚辭之後，以供參閱。（又有成相篇，頗似後世之官詞鼓詞，亦賦之變體。）

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又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並見論語。）春秋時，朝聘會同之際，往往賦詩以見志。如晉公子重耳出奔之秦，秦伯享之，重耳賦河水，秦伯賦六月；鄭六卿餞韓宣子，子晝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類之事，見於左傳者甚多。）故所謂「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者，是指登壇坵而賦詩說的，故誦詩三百，期以專對四方。做詩重在修辭，鋪藻摛辭，託物寓意，言多風趣，語亦諧叶。論語言鄭之爲辭命，稗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語言琢練，同於吟咏。降至戰國，蘇張之流，劇談利口，辭必鋪張，意多寄託，尤近於詩。而范蠡之對越王，（見國語越語）衛平之對宋元君，（見史記龜策列傳）淳于髡之對齊王，（見史記滑稽列傳）竟出口皆成韻語。屈原爲辭賦家第一人，史記本傳稱其嫺於辭令，出則爲王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及秦漢一統，辨士弭節。於是陸賈、鄒陽、主父偃、徐樂、莊安之徒，皆以縱橫之說士，爲辭賦之名家。故戰國時縱橫家言，其源出於詩。其流衍爲賦，實爲詩賦遞嬗的關鍵。戰國策爲輯載戰國策士游說之書，詭辨諷喻，十九寓言，妙語瑰

辭，俯拾即是，研究先秦文學者，不可不讀。茲亦選錄數篇，以見一斑。

孟子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周自東遷以還，王室陵夷，采詩觀風之舉，已不復行，是以春秋初世而後，不復有歌謠錄入詩經，故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春秋所記史事，即起於此時，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原以春秋之褒貶，繼詩之美刺，其着眼處原在政治而不在文學；但就文學之史的方面言之，則戰國時尚有戰國策一書，可藉以考見縱橫家言，推明其上承詩人，下啓賦家，春秋時代，則孔子之經，過於簡質，公穀二傳，惟在釋經，詩經而後，國策以前，殆無專書可供選錄。左傳是否左丘明作，是否與春秋經有關，是否經劉歆竄改，固屬絕大之疑問，而其為先秦的作品，則迄今尚無可以作絕對否認之實據。此書文采爛然，記述戰事，尤為生動；至其所載專對之言，尤多辭令妙品。故亦酌選數篇，以餉讀者。國語舊亦稱春秋外傳，與所謂春秋內傳之左傳，相為表裏。康有為謂左傳係劉歆割裂國語，附會春秋，以緣飾其古文經說者。今觀其文辭，一華一質，似不相侔。故復選越語一篇，附於左傳之後，使讀者可以比較。

先秦諸子中，如孟子、莊子、韓非之類，有文學價值的甚多。一則因為諸子之書，「以立言為宗，不以能文為本」，是有文學意味的文章，而非純粹的文學；二則因為我們這部國文精選叢書，關於先



秦諸子，已另有專編，所以概不入選。——總括地說，研究先秦文學，當以詩經、楚辭二書爲主，而戰國策次之。此編所選，於此三書之菁華，實未能盡擷。惟於注釋，則參酌諸家，力求詳贍明晰，庶幾讀者先窺一斑，更進而閱讀原書，求見全豹，才談得到研究先秦時代的文學。

【參考書舉要】

毛詩正義

毛亨傳

漢鄭玄箋

唐孔穎達疏

詩集傳

宋朱熹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

宋呂祖謙撰

詩地理考

宋王應麟撰

毛詩稽古篇

清陳啓源撰

毛詩傳疏

清陳奐撰

讀風偶識

清崔述撰

毛詩傳箋通釋

清馬瑞辰撰

毛詩後箋

清胡承珙撰

詩經異文釋

清李富孫撰

楚辭章句

東漢王逸撰

楚辭補注

宋洪興祖撰

楚辭集注

楚辭辯證後語

宋朱熹撰

離騷草木疏

宋吳仁傑撰

山帶閣楚辭注

楚辭餘論

清蔣驥撰

楚辭通釋

清王夫之撰

屈原賦注

清戴震撰

離騷正義

清方苞撰

離騷補注

清朱駿聲撰

戰國策

漢高誘注

戰國策

宋鮑彪注

序

言

二

戰國策校注

元吳師道撰

戰國策校刊記

清黃丕烈撰

左傳正義

晉杜預注 唐孔穎達疏

左傳杜林合注

杜預林堯叟合注

讀左日鈔

清朱鶴齡撰

左傳補注

清惠棟撰

左傳補注

清沈欽韓撰

左氏春秋考證

清劉澧撰

新學僞經考

康有爲撰

史記探源

清崔適撰

左傳真僞考

阿羅倫倫著 陸侃如譯

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梁啟超撰





常棣 小雅 四〇

白駒 小雅 四二

何人斯 小雅 四三

蓼莪 小雅 四五

苔之華 小雅 四七

何草不黃 小雅 四八

民勞 大雅 四九

清廟 周頌 五一

有駜 魯頌 五二

那 商頌 五三

楚辭略說 五五

離騷 五七

九章 七八

目

次

目



觸龍說趙太后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四四
聶政刺韓傀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四七
左傳略說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五二
城濮之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五四
邲之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六四
呂相絕秦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七七
鄆陵之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八二
(附)國語越語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九二



## 詩經略說

莊子天運云：「孔子嘗謂老聃曰：『丘治詩、書、易、禮、樂、春秋以爲文。』」是秦漢以前，詩已列爲六經之一矣。今存詩經，凡三百五篇。篇目則有三百一十一，中有「笙詩」六篇，有目無詩。（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皆在小雅中。舊說謂亡於周秦；朱熹等謂本只有聲而無辭。）今存之三百五篇，相傳經孔子刪定。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漢書藝文志亦云：「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孔子刪詩之說，蓋以此爲根據。然吳季札在孔子以前，左傳記其聘魯觀樂，所歌無出十三國外者。（十五國風除周南、召南。）如未刪之詩，果有三千餘篇，則輶軒所采，當不僅此十三國；且孔子刪詩，僅十取其一，何以書傳所引，現存者偏多，亡佚者反少？故對刪詩之說，懷疑否認者，亦不乏人，如孔穎達、鄭樵、朱熹、朱彝尊、崔述諸人，其尤著者。故孔子究曾刪詩與否，尙爲經學上一大疑案。

漢書藝文志云：「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故詩之傳習，漢初獨盛。魯國中培所傳爲魯詩，齊國轅固所傳爲齊詩，燕國韓嬰所傳爲韓詩，此三家皆「今文」。除韓詩外，傳尙存外，餘均亡佚。毛詩爲「古文」，一晚出，相傳爲河間毛亨、趙國毛萇所傳，所謂大毛公、小毛公也。今存之詩經，卽毛詩也。毛詩除故訓傳之外，尙有詩序。詩序有大序小序之別。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分，自起始至「用之邦國焉」爲關雎篇小序，自「風風也」至末尾爲大序。朱熹詩序辨說則以序中「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一段爲大序，首尾二段爲關雎篇小序。其他各篇，各有小序，說明其本事及旨趣。詩序作者，異說最多。（後漢書儒林傳云：衛宏作毛詩序，蕭統昭明文選則題子夏作；隋書經籍志謂子夏所創，毛公衛宏加以潤色；王安石云：詩人自製，程頤謂小序國史舊文，大序孔子作；沈重謂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茲姑不論作者爲誰，其說詩實多牽強傅合，故鄭樵、朱熹、崔述等均不信之，王質直斥爲「村野妄人所作」也。

毛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與周禮春官太師所教之「六詩」相同。孔穎達毛詩正義云：「風、雅、頌，詩之異體；賦、比、興，詩之異辭。」蓋以前三者爲詩之體質上的分類，後三者爲詩之作法上的分類也。惟詩序所列六義次第，先後凌雜，殊難推得其

故耳。詩序於「賦」「比」「興」之義，未加解釋。朱熹詩傳綱領云：「賦者，直陳其事；比者，以彼狀此；興者，託物興詞。」范處義詩補傳云：「鋪陳其事者，賦也；取物爲況者，比也；因感而興者，興也。」曰人兒鳥獸吉郎毛詩考云：「賦是純敘述法；比是純比喻法；興是半比半賦之章法，前半用比，後半用賦。」諸家所說，均極明瞭。至於「風」「雅」「頌」，則頗有異說。詩序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漢書藝文志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禮記王制亦有「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之語。是所謂「風」者，有「風化」「風刺」「風俗」「三義也。總之，風是民俗歌謠之詩，閭巷風，士男女情思之詞，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是平民的文學。詩序又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此以「正」釋雅，以「容」釋頌者。鄭樵詩辨妄云：「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唯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則又以雅爲「典雅」，頌爲「頌揚」矣。總之，雅爲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爲宗廟鬼神，祭祀歌舞之樂，爲貴族的文學。以詩旨言，風雅有美有刺，頌則有美無刺。以詩格言，則風多溫柔優婉，纏綿悱惻之音；雅多明白雅正，

悲壯蒼涼之辭，頌則爲齋莊敬虔，嚴肅中正之作。舊解雖多歧說，大抵如斯也。近人梁啓超則謂「四詩」當爲「南」「風」「雅」「頌」，（舊以「風」「小雅」「大雅」「頌」爲四詩，周南召南并邶鄘以下十三國詩爲「十五國風」。）此四者全在音樂上分別。梁氏分釋此四者，略謂：

（一）南 詩鼓鐘云：「以雅以南。」雅南對舉，故南亦當爲詩之一體。禮記文王世子之一，胥鼓南，左傳之「象箛南籥」皆指此。鼓鐘毛傳云：「南夷之樂曰南。」周禮旄人鄭注云：「南方之樂曰任。」「南」「任」一音之轉，當本一字。漢魏樂府之「鹽」，（例如歸國鹽）「豔」，（例如三婦豔）或卽此字之衍變。「南」爲當時一種音樂之名，其節奏與雅頌不同者。據儀禮鄉飲酒禮，燕禮皆於工歌間歌笙奏之後，終以合樂，所歌爲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芣、采蘋。論語亦云：「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曲終所奏也。（按，南與亂疑亦一音之轉。）南似爲一種合唱的音樂，於樂終時歌之，歌者不限於樂工，故「洋洋盈耳」也。（按詩序釋周南召南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朱熹詩集傳則謂周既徒豐，分岐周故地爲周公且召公奭采邑，德化大成，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及周公相成王，采詩作樂，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

之召南云。鄭樵則謂周爲河洛；其南瀕江，召爲岐雍，其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由起云。說殊迂鑿。王雪山疑「南」爲樂歌之一種。崔述疑「南」爲詩歌之一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亦名曰南。但不如梁說之詳。

(二)風 「風」爲「諷誦」之「諷」之本字。漢書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風」殆只能諷誦之詩歌。故儀禮禮記中所歌之詩，惟風無有。左傳述會宴時所及之風，皆曰「賦某詩」，正所謂不歌而誦也。（左傳載季札觀樂，備歌各國之風，梁氏疑爲孔子正樂以後門人所記。）

(三)雅 雅者，正也。殆周代通行之正樂。儀禮鄉飲酒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工告於樂正曰：『正樂備。』」凡大小雅之詩，皆正樂也，故謂之「雅」。

(四)頌 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容。」蘇林注云：「頌貌威儀。」顏師古注云：「頌讀與容同。」頌，古容字，故從頁。「南」「雅」皆僅可歌，「頌」則歌而兼舞。周禮：「奏無射，歌夷鐘，舞大武。」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樂記記武之舞容頗詳。而大武爲周頌中之一篇。舞以舞容爲重，故名此類之詩曰「頌」。以後世詩歌音樂比之，則風爲民歌，南與雅爲樂府歌辭，頌則劇本也。

梁氏之說，詳見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以音樂爲詩經分類之標準，誠爲卓見，雖未能作爲定論，確有研究之價值也。今本詩經全部之編制如左：

(一) 風——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五國風)

(二) 雅——小雅、大雅。(二雅)

(三) 頌——周頌、魯頌。(三頌)

### 關 雎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

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題解】

詩皆取首句一二字爲題，原本無義。此篇首句云「關關雎鳩」，故以「關雎」爲題。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又云：「關雎樂得賢女以配君子。」蓋以爲后妃所作。朱熹謂宮中人所作，君子指文王，淑女指文王后太姒，或謂此刺后妃失德，君王晏朝而作，蓋魯詩韓詩之說，與毛詩異。張超謂青衣賦謂畢公作，羅泌路史謂暴公作，皆云當周康王，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宣王時人作，均以爲「刺詩」。崔述讀風偶識云：「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寫其哀樂之情耳。」近人或以爲賀新婚之詩，亦不爲無見。所以列之於國風之首者，君子之道遠播乎夫婦也。毛傳分三章四句，後二章各八句，鄭義分五章，各四句，今從毛越，分四章，第二章八句，餘三章各四句。周南，解見前。

### 【注釋】

○朱熹詩集傳云：「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毛傳云：「雎鳩，王雎，鳥擊而有別。」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云：「釋文學本作爲左傳昭公十七年：『雎鳩氏，司馬也。』杜注：『王雎也，鷲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是雎鳩實爲鳥擊或假借爲鷲。」○李富孫詩經異文釋云：「在河之洲，說文川部引，洲作州，云：『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繞其旁，从重川。』」則洲爲州之俗字。自唐天寶間以隸寫六經，遂雜用俗寫字矣。○張昞說。○周承瑛毛詩後箋云：「傳：『窈窕幽閒也。』毛既以幽閒訓窈窕，其下復以貞專足成其義。文選秋胡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窈窕，貞專兒。』正與毛同。是皆以窈窕指女之德容。」按窈窕爲疊韻連語，淑賢也。○述，禮記緇衣郭璞注引作「好仇」，釋文云：「述本作仇。」毛傳：「述匹也。」而鄭箋云：「怨耦曰仇。」是鄭亦作仇也。正義曰：「二字首義並同，以爲怨匹怨耦，皆反言之。」段玉裁曰：「述爲

怨匹，而詩以爲美詞者，取匹不取怨也。」  
毛傳：「荇，接余也。」釋文：「荇亦作蒼。」五經文字引說文作落，接余或作萎餘。寤，寤也。寐，寤也。」  
朱熹云：「服，猶懼也。」  
毛傳：「悠，思也。」朱云：「悠，長也。」按爾雅釋詁：「悠，遠也。」  
胡承典謂古人名側多字反，足證反側無二義；反側既爲一，則輾轉亦爲一，俱臥而不周。」  
毛傳：「萋，擇也。」爾雅：「萋，擇也。」郭注：「拔取菜也。」

### 卷耳 周南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 【題解】

詩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常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朱熹云：「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蓋皆以此爲后妃作。崔述謂係婦人念其君子者，以夫人而我其臣，言太親狎，況進賢爲人君之職，而夫人侵之，如是豈可爲訓。此六「我」字，仍當指路人而言，但非我其臣，乃我其夫。



耳云：「細玩其辭，唯與后妃無涉，崔氏之言可信也。」

### 【注釋】

①采，同採。采采，非一采也。②朱云：「卷耳，菜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釋文引廣雅又云：「芥耳，蒼耳。」③毛傳：「頤，篋，春屬，易盈之器也。」朱云：「頤，敬也。篋，竹器。」④懷，思也。⑤鄭玄毛詩箋：「周行，周之列位，謂朝廷也。」朱云：「真，舍也，周行，大道也。」後說是。⑥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⑦應璩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也。」釋詁作「應頤」，說文作「瘰癧」。⑧壘，酒器。⑨朱云：「永，長也。」⑩孫炎云：「岡，長山之脊也。」⑪朱云：「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⑫釋獸云：「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朱云：「以兕角爲觥也。」觥爵名。⑬石山戴土曰祖。說文作「岨」。⑭朱云：「瘖，馬病不能進也。」⑮朱云：「瘖，人病不能行也。」⑯毛傳：「吁，憂也。」段玉裁詩小學云：「此謂吁，即吁之段借。」按，爾雅注引作「吁」。吁，張目遠望也。

## 甘棠 召南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

【題解】

詩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毛傳云：「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於燕，此美伯之功，故言伯云。」朱云：「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而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崔述謂：此詩乃召公既沒之後，百姓思慕而作，作於康昭之際。召南，解見前。

【注釋】

○李富孫詩經異文釋云：「洪氏曰：『詩以帶釋蔽，言其樹蔭之大，故可止於其下以聽訟。』張遷碑作「沛」。沛，大也。說文作「菲」。菲亦是大義。傳以爲小貌，雖本雅訓，但與詩義不合。」朱云：「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  
 ○胡承珙云：「傳：『菲，草舍也。』周禮：『仲夏教芟舍。』注云：『芟讀如萊沛之沛。芟舍，草止之也。』蓋草訓芟，止訓舍，芟是草名，非舍義。此詩芟當爲廢之假借。承珙按：詩字本當作廢，而訓爲草舍，召南所廢，謂召伯所草舍也。」  
 ○馬瑞辰云：「說文：『伐，一曰敗也。亦斫也。』廣雅：『伐，敗也。』是勿敗猶勿伐耳。」  
 ○一切經音義云：「慙，說文作慙，慙，息也。」  
 ○鄭箋云：「拜之言拔也。」按廣韻引作「勿扒」，集韻扒亦訓拔，是與拜音義同也。  
 ○說，或作稅，舍也。

行 露 召南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 【題解】

詩序云：「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韓詩外傳及劉向列女傳均謂申人之女，許嫁于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持義不往，因作此詩。崔述云：「細詳詩意，但爲以勢迫之不從，而因致違謗與訟耳，不必定爲女子之詩，如序傳云云也。」

### 【注釋】

①馬瑞辰云：「厭，溼也。」箋：「厭，溼也。然溼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瑞辰按：厭，溼也。即溼之假借。說文：「溼，幽溼也。」徐鍇說文繫傳云：「今人多言溼也。」說文又云：「溼，溼也。」溼，溼也。溼與厭亦雙聲，溼溼，通作厭溼，猶惜惜通作厭厭也。」②行，道也。③箋云：「夙，早也。」④馬瑞辰云：「說文：『咄，相謂也。』相謂即相長之詞。左傳引此詩，杜注：『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懼，謂似亦以畏，謂謂。」朱注：「蓋以女已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言多露而畏其沾濡也。」⑤女同汝。⑥速，召至也。⑦陳啟源毛詩稽古篇云：「室家不足，非幣不足也。蓋所謂媒妁之言不和，而疆委六禮者也。疏申其意，至明當矣。韓詩外傳以爲既許嫁，因禮不備而不行，是爭財也，聘財不足，始諾而終悔之，被文王之化者，當如是乎。集傳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夫不行聘突與訟，何必召公之賢。」

方能決斯訟哉。」按「家」字見於經傳者，鮮有作聘禮解者，則此詩本意，或非召公聽訟之詞，解者泥於古訓，反多牽強之詞矣。○墉，牆也。○不女從，不從汝也。

### 柏舟 邶風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懷。○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 【題解】

詩小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朱云：「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爲舟，堅緩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爲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史居嬖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按劉向列女傳，謂宣姜嫁衛，甫至而衛君死，入持三年喪，作此自持。蓋本之韓詩，朱子因宣姜見燕于昭伯，故改指莊姜耳。按此詩似係衛之賢士忠而見

疎者所作，與屈原諸賦同一作意，劉朱二解，均無實證，詩序說似較有理。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幽燕，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武王克商，分封都朝，耿之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以封諸侯。邶鄘始封之君，已不可考，衛則爲武王弟康叔之國。本都朝耿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後又并邶鄘二國。邶鄘二國既并於衛，其詩雖仍繫故國之名，實皆衛風之詩。

### 【注釋】

①毛傳云：「汎汎，流貌。」柏舟，柏木所爲舟也。②胡承珙云：「耿耿不寐，傳：『耿耿，猶敵敵也。』王逸注楚辭遠游曰：『耿耿，猶敵敵，不寐貌也。』正用毛義。廣雅釋訓：『耿耿，敵敵不安也。』則兼經傳義並釋之。」③朱云：「隱，痛也。」按：「隱憂」當指不可明言之憂思。④朱云：「微，猶非也。」⑤敖，通遼。⑥胡承珙云：「我心匪鑿，傳：『鑿，所以察形也。』琪按，此兩句與下文我心匪石四句同義。」李富孫云：「韓詩外傳引作鑿。釋文云：『本又作鑿。』按，說文：『鑿，隱下也。』衆經音義云：『鑿，字書作鑿，同。』段氏云：『考工記注：『鑿，鑿屬。』又注云：『鑿亦鑿也。』』按，隱通非。⑦毛傳：「菑，度也。」歐陽修詩本義訓菑爲納。⑧據，依也。⑨詩求旨：「薄言采之，傳：『薄，辭也。』正義：『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於義無取，故爲語辭。』又詩：『薄言實之，箋云：『薄，猶甫也。』此章之意，猶離騷所云：『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而繼之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也。⑩卷，同捲。⑪毛傳：「棣棣，富而閑習也。」禮記注：「遠迷，安和貌。」釋文：「棣或作逮。」⑫昌，暹，擇也。⑬昌，惛惛，憂貌。趙岐注孟子云：「惛惛，憂在心也。」⑭毛傳：「惛，怒也。」朱云：

「羣小，衆小，衆妾也。」胡承珙云：「見懼于羣小也。」  
 言語辭。  
 毛傳云：「辟，搆心也；擗，搆心貌。」  
 說文引作「晤」。  
 玉篇作「寤」。辟，文選注作「辨」。段氏曰：「詩當作寤，訓覺，晤，段借字也。」  
 宋云：「居，諸，語辭。」李富孫詩經異文釋云：「日居月諸，東韻引作「月褚」，按類篇云：「褚，月行也，通作諸。」  
 宋迭，更也。微，虧也。毛傳：「如衣之不澣。」  
 按，澣，今作「浣」。言奮飛，遠走也。朱云：「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憤耗，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按朱以日月爲喻嫡妾，殊迂曲。末句「不能奮飛」即風原意欲遠適猶憤故都之意。

### 谷 風 邶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爾，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飴。宴爾新昏，如兄如

逕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

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止，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搗，**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漬，**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題解】

詩小序云：「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夫婦離絕，國俗爲敗焉。」朱熹云：「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崔虛說同。朱谷風，東風也。

【注釋】

馬瑞辰云：「習習谷風傳：『習習和舒貌。』瑞辰按，說文：『習，數飛也。』無和義，據文選補亡詩：『輯輯和風。』李善注：『輯輯，風聲和也。』輯與習同。是習習即輯輯之段借。」李富孫云：「驅勉或作密勿，或作僂僂，或作閑免，均通用。」按，僂僂，雙聲連語，猶言勉也。釋文，「葑」一作「藟」。方言云：「藟，蕪菁也。陳楚之間謂之葑。」焦循云：「非，即蘆菔也。蘆菔即蘆菔，與蔓菁一類。」傳云：「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詩：「德音不瑕。」傳：「德音，善言也。」遲遇，舒行貌。遠，離也。伊，是也。薄，語辭。毛傳：「畿，門內也。」按，畿，機之段借。周禮鄭玄注：「畿，猶隈也。」呂氏春秋本生篇高注：「機，門內之位也。」茶，苦菜，藟屬。藟，毛傳鄭箋皆無訓釋。讀詩記引本草云：「藟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溼漚，兩水名。

涇清渭濁。涇水出今陝西鎮原縣筭頭山；渭水出今渭源縣鳥鼠山。朱云：「湜湜，清貌。汙，水渌也。」段氏云：「按，毛本

作止，鄭乃作汙。」按，湜音噴。馬瑞辰云：「此詩『不我屑以』，以猶與也，不我屑以，謂不我肯與，猶云：『莫我肯穀』，

此不屑通爲不肯之義也。毛傳及孟子趙注并訓屑爲潔，蓋失其義久矣。今俗語恥受其物曰不屑，即孟子『乞人不屑』

『不屑不潔』之義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逝，之也。發，亂也。笱，竹器，承梁以取魚者也。

閱，容也。朱云：「方，桴也。」按，說文云：「方，併頭船也。」士昏禮注：「古文本作無。」按，說文：「無，亡也。」古

亡無毋三字通。匍匐，雙聲連語，即蒲伏，手足並着地也。愔，通畜，養也。阻，卻也。言拒卻我之善德，故如買不得

售也。育，恐，育於恐懼之中；育鞠，育於困窮之際。言與之共患難也。急就篇云：「老耆藿荷冬日。」師古云：

「秋種藿菁，至冬則老而成就，又收藿荷，並蓄藏之以禦冬也。」宋懷荆楚歲時記之：「醴藏藿荷以備冬儲，又以治蠱，」

蓋此類也。御，同禦。毛傳：「洗洗，武也。漬漬，怒也。」言詒，猶貽也。肄，勞也。朱云：「塵，息也。曾不念昔者我之

來息時也。」馬瑞辰云：「懸，即古文爰字，此懸字疑即懸之段借，伊予來既，猶云：『維余是爰』也。」按從朱馬二說，末二

句均當連作一氣解。

### 靜女 邶風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美，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題解】

詩小序云：「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朱云：「此淫奔期會之詩也。」戴震詩考正謂城隅至城下將入門之所。諸侯娶女，惟嫡親迎，媵則止城下俟迎者。此衛人思賢媵之作。按此男女相戀之辭，朱說近是。

【注釋】

○毛傳：「姝，美色也。」○朱云：「城隅，幽僻之處。」○朱云：「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脚爾，猶蹣跚也，或作趨趨，徘徊不前也，雙聲連語。○變，好貌。○彤管，毛傳以爲女史記事所執。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朱云：「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按，解頤新語謂「管始於秦。」董仲舒答牛亨問：「彤管，赤漆管也。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張華博物志，崔豹古今注，皆載此語。或謂古針筆皆有管，此女子所佩，必針管也。見詩經傳說彙纂。○煒，赤貌。○周語韋昭注：「說，古悅字。」○朱云：「牧，外野也。歸，貽也。萋，茅之始生者也。」○洵，信也。○女同汝，指萋而言。

載 馳 邠 風

載 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闕。陟彼阿丘，言采其芣。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芣芣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題解】

詩序云：「載馳，許穆夫人作，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朱熹集傳略同。按許穆公夫人，衛宣姜之女。魯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於漕。甫一月而戴公卒，文公繼立，未有寧居。至魯僖公二年，諸侯始城楚邱而封衛焉。此詩之作，當在魯僖公元年春夏之交，戴公卒後，文公新立之時。故有「芣芣其麥」之語也。鄭，解見前。

【注釋】

載，毛傳云：「語辭。」朱熹云：「則也。」臧，草行也，涉水行也。朱以大夫爲許大夫，謂許穆夫人未至漕邑，而許之大夫有跋涉而至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也。鄭箋云：「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按下文，似當從朱說。嘉，善也。臧，亦善也。朱云：「遠，猶忘也。」馬瑞良云：「遠，猶去也。」毛傳：「濟，止也。」朱云：「闕，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毛傳云：「偏高曰阿丘。」朱熹云：「羸，貝母也，主療纏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行，道也。毛傳：「尤，過也。」箋云：「許人許大夫也。過之者，過夫大之欲歸唁其兄。」穉，同稚。「衆」，終」

之信字，與「終溫且惠」、「終和且平」同例。毛傳：「芄芄，方盛長貌。」馬瑞辰云：「傳箋訓『控』爲『引』，未免迂曲。一切經音義引韓詩云：『控，赴也。』是也。赴，計古通用，既文有赴無計。既夕注：『赴，走告也。』控於大邦，即謂走告於大邦耳。」朱云：「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馬云：「極通極，言孰能爲之討伐也。」爾，汝，均指大夫君子而言。

### 氓 衛風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兮，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貳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罔其笑矣。靜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題解】

詩小序云：「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花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朱熹云：「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衛，解見前。

【注釋】

朱云：「氓，民也，蓋男子不知誰何之稱也。」毛傳云：「蚩蚩，敦厚之貌。」毛傳：「布，幣也。」朱云：「賈，買也，蓋初夏

之時也。」按抱布以易絲耳，不必以布爲貨幣。淇，水名，原出河南林縣東南林淇鎮，東北流，經淇陽，合淅河，折東南流，

經湯陰，至淇縣，入衛河。馬瑞辰云：「水經注，淇水又東屈而西轉，逕頓邱北，故關。頓邱在淇水南。」頓邱故城

在今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一說，在今河南濬縣。毛傳：「愆，過也。」箋云：「將，請也。」毛傳：「塊，毀也。」塊

音鬼。朱云：「復關，男子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毛傳云：「漣漣，泣貌。」音韻，光卦之體，告凶也。

毛傳：「賄，財也。」朱云：「沃若，潤澤貌。」按「沃若」，論云「沃然」，子，同吁。桑，其，桑質也。毛傳云：

「鳩食甚多則致醉」  
【音】朱云：「相樂也。」  
【音】朱云：「墮落也。」  
【音】朱云：「徂往也。」  
【音】毛傳：「湯湯，水盛貌。」

湯音傷。  
【音】朱云：「漸，漬也。」  
【音】毛傳：「帷裳，婦人之車也。」  
蓋以帷障車上如裳也。漸音尖。  
【音】朱云：「爽，差也。」  
按貳與

二通，與「二三其德」句複。  
「貳」爲「貳」之譌。  
貳音他得切，即貳之借字。  
洪範「衍貳」，史記宋世家作「衍貳」，管

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即易之「四時不貳」。  
爾雅：「爽，貳也。」  
此二句正以爽貳並舉。  
【音】朱云：「極，至也。」  
【音】傳云：

「極，中也。」  
【音】俞樾云：「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寢，靡有朝矣。」  
【音】朱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

無有朝者，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惰。」  
【音】按：此四句皆自言家有功於夫，宜見恩禮之意，故言我三歲爲婦，則

一家之人，無有朝起者矣，皆已獨任其勞故也。  
鄭箋所說，未得詩人之旨，而以靡有朝爲非一朝，尤於文義未安。  
【音】胡

承琪云：「言既途矣，箋：『途，猶久也。』按：途本訓終訓竟，皆有久意，比方爲訓，故曰猶久也。」  
【音】朱云：「嗔，音戲，笑貌。」

【音】毛傳：「隰，下溼之地。泮，涯岸也。」  
【音】毛傳：「隰，角，結髮也。晏晏，和樂也。」  
【音】李富孫云：「陳氏曰：『且且，鄭以懇惻款誠釋

之，說文：恒，憊也。此與鄭意正同。廣韻：恒，傷也，亦即憊意。詩意當以此爲正。』按：且且，猶恒恒也。」  
【音】箋云：「反復也。」  
按：即

論語「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之意。

## 伯兮 衛風

伯兮 搗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諶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題解】

詩小序云：「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朱熹云：「婦人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毛傳：「伯，州伯也。」鄭箋：「伯，君子字也。」朱云：「伯，婦人稱其夫之字也。」按，婦人稱夫曰伯耳，非其人字伯也。毛以爲州伯，更非。

【注釋】

○ 揚，武貌。○ 桀，通傑。○ 朱云：「爰，兵器也，長丈二而無刃。」爰音殊。○ 朱云：「蓬，草名。其華如絮，聚而飛，如亂髮也。」○ 朱云：「膏，所以澤髮者。沐，澣首去垢也。」○ 適，主也，音嫡。○ 其，猶將也。○ 杲杲，日出明也。○ 鄭箋云：「願，念也。」○ 胡承珙云：「傳：『甘心，厭也。』箋云：『我願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食口味，不能絕此。』正申傳訓，甘爲厭之意。」○ 諶草亦作葦草，忘憂草也。○ 俞樾《羣經平議》云：「傳云：『背，北堂也。』正義曰：『背者，向北之義，故知在北。』」《說文》按，背，即北字也。古背北同字。《說文》吳語云：「吳師大北。」《章昭注》云：「北，古之背字。」是也。背樹之背，即背樹之北，傳以經但言北，未言所在，故以北堂釋之。正義之說，反涉迂曲矣。」○ 痲，病也。

黍離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題解】

詩小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周，過故宗廟宮室，靈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據述謂黍離一篇，韓詩以為尹吉甫信讒而殺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憂慙不識於物，視黍離離，反以為稷之苗。今玩其詞，乃似感傷時事，殊不見其為遭家庭之變者也。○毛詩詩序之說較韓為長。然玩「心憂」「何求」之語，乃憂未來之患，亦不似傷已往之事者也。

王，謂周東都洛邑，畿內之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成王時，周公始營洛邑以為東都。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徙

居東都王城是爲東周王室由是遂舉王風卽東都之風詩。

【注釋】

①黍，穀名，大暑時種之。離離，垂貌。②朱云：「稷，亦穀也。一名稜，似黍而小，或曰粟也。」③馬瑞辰云：「傳：『邁，行也。靡，猶遲遲也。』行邁連言，猶古詩云：『行行重行行也。』箋訓爲道行，以爲行道之倒文，失之。」④搖搖，無所定也。⑤何人，謂何等之人。⑥毛傳云：「穗，秀也。」⑦朱云：「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溱 洧 鄭風

溱與洧，一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詢盱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題解】

詩小序云：「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逐，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朱熹云：「此詩淫奔者自敘之辭。」崔述說同朱。按此詩似係詠春遊之作。采蘭贈芍，亦未可遽指爲淫奔也。



周宣王封其弟友於鄭，本在西都畿內。友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得櫟之地，乃徙其封於新鄭，即今之鄭州也。

【注釋】

○溱洧，鄭二水名。溱，發源於河南密縣東北，洧發源於河南登封縣東，東流至新鄭縣，會溱水於雙泊河。○朱熹云：「渙，春水盛貌。」○毛傳：「澗，蘭也。」朱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朱云：「且，語辭，音疽。」馬瑞辰云：「土曰既且，傳：『既，已也。』土曰：『已觀矣。』未從之也。」瑞辰按：既且二字，當爲暨字之譌。小爾雅：「暨，息也。暨與暨通。」大雅嘉樂詩：「民之攸暨。」傳：「暨，息也。」蓋土初未言去，但言欲止息，故女又言洧之外，洧訏且樂，以勸其往觀。」○毛傳：「訏，大也。」箋：「洧，信也。」○馬瑞辰云：「箋：『伊，因也。』瑞辰按：伊者，譬之段借。廣雅：『醫，笑也。』」○勺藥，卽芍藥。韓詩以爲離，一名將離，故贈別用之。疑卽離離之江離。○毛傳：「瀏，深貌。」○毛傳：「殷，衆也。」○將請，猶相請也。朱云：「當作相。」

雞 鳴 齊 風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

【題解】

詩小序云：「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朱云：「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耽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崔述謂賢君惟恐視朝之晏，不得與大夫熟議國政；而賢夫人亦惟恐其夫之耽於逸樂，而不勤政，是以儆之勸之。知其事者，作此詩以美之也。序乃以爲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相成之道，謬矣。朱子不取哀公之說，而但以爲古賢妃，亦恐未然云。按，哀公荒淫，不見史冊，崔說近是。此外，如申培公詩說（魯詩）則以爲衛姬箴桓公好內；韓詩序說則以爲刺讒人（太平御覽引）亦皆臆度之言。齊國名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見左傳）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使魚鹽之利，故爲大國。今青，濰，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注釋】

- ① 馬瑞辰云：「古者，雞鳴而起。蠅於天將明時始鳴，實在雞鳴之後。箋以爲蠅聲早於雞鳴，誤也。」朝既盈，謂土已盈朝也。
- ② 東方明，則日出也。
- ③ 朱云：「昌盛也。」
- ④ 馬云：「月出之光，印古詩話以爲「月」當爲「日」字之誤，此二章皆極言其恐將晚。」
- ⑤ 薨，羣飛聲也。
- ⑥ 毛傳云：「會，會於朝也。」
- ⑦ 庶，幸也。無庶，即庶無之倒文。正義引定本，「予子情」作「與子情」與猶貽也。無庶與子情，即庶無貽子情也。

陟 岵 魏風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子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子弟，行役夙夜必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題解】

詩小序云：「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此詩也。」朱熹云：「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

魏，國名。其地陞陞，而民質俗儉。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公所滅。魏地入晉已久，其詩疑皆爲晉詩，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邯鄲之於衛。晉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云云。

【注釋】

○山無草木曰岵。○崑崙讀風偶識云：「父曰嗟子，行役夙夜無已。」當以上五字爲句，下六字爲句，於文既順，於韻亦諧。蓋「子」與「已」諧，「季」與「寐」諧，「弟」與「借」諧也。近世乃於「行役」處讀斷，失之矣。」今從之。  
○朱云：「上，猶尙也。」毛傳：「蔚，之也。」按上爲尙之假借字。蔚爲「之焉」二字之合音。○朱云：「孝子意父又視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按左傳：「戰於狐壠，止焉。遽於下道者，是以皆止。」是古代獲於敵皆謂之止。且若是死，下文不應重視之也。○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寐，

當爲沫之假借字，無沫，猶無已也。難題：「芬至今猶未沫。」招魂：「身服義而未沫。」王逸注並云：「沫，已也。」呂祖謙云：「母尚恩，故曰無濼，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 伐檀 魏風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滸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兮？彼君子兮，不素殮兮！

#### 【題解】

詩小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進爾。」崔述云：「伐檀，序以爲刺貪，朱子以爲美不素餐。然細玩其詞，二意實兼之。蓋惟賢人不得行其志，而相率遜於十畝之間，故在位者皆貪鄙之夫，不以無功受祿爲恥，其反覆

歌美於辭榮之君子者，正以愧夫尸位之小人也。」

【注釋】

○坎坎，伐檀之聲。檀，木可以爲輪者。○實，同置。干，河岸也。○朱云：「漣風行水成文也。猶與兮同，語辭。」○斷斷，猶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爲人猶」是也。○胡，何也。俞樾云：「廣雅釋詁：「綱」「纒」「纏」。並訓束，說文：「乘，禾束也。」然則三百困，三百廬，三百僮者，皆三百乘也。鄭箋於二章曰：「三百僮，禾乘之數。」不知三百者僮之數，僮猶乘也。○縣，同懸。毛傳：「貉子曰懸。」○毛傳：「乘，空也。」○箋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毛傳：「輻，檀輻也。」○毛傳：「獸三歲曰特。」○輪，伐木以爲車輪也。○毛傳：「潛，挂也。」○韓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朱云：「輻，鑄屬。」○熟食曰殮。

山有樞 唐風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日不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題解】

詩 經 伐檀 山有樞

詩小序云：「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庭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朱熹云：「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此蓋言及時爲樂。」按，朱說是也。詩序刺晉昭公云云，未有確證。且詩中廷內二字，乃指晉通堂室言之，非專指王庭也。內蓋對外言，虛字也。經義述聞謂廷與庭通，中庭也；內，堂與室也。夏小正傳：「燕操泥而就家，入人內。」此內字兼堂室言。晁錯傳：「家有一房二內。」此內字專指室言。此詩首章衣裳車馬，二章鐘鼓，皆二事平列，則廷與內亦當分爲二事。小序云有朝庭不能洒掃者，殆誤解詩意而言之歟。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周成王弟叔虞爲唐侯，改國號曰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對之號云。

【注釋】

- ① 樞，至也，刺榆也。
- ② 榆，曰榆也。
- ③ 毛傳：「婁，曳也。」
- ④ 宛，傳：謂死貌。朱云：「坐見貌。」按，宛，苑之假借，枯病也。
- ⑤ 朱云：「榜，山榜也。」
- ⑥ 朱云：「枉，攬也，可爲弓弩幹者也。」
- ⑦ 考，攷之假借字，擊也。
- ⑧ 永，長也。

蒹 葭 秦 風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題解】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詩小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朱云：「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指也。」按此詩疑係秋日懷人遠遊之作。

秦，國名。在禹貢雍州之域。初伯益佐禹治水，姓嬴氏，其後世居西戎。非子事周季王，封爲附庸，邑於秦。平王東遷，封秦襄公爲諸侯，遂逐犬戎而有周西都之地。至德公，徙於雍。按秦地在今陝西境。

【注釋】

○蒹葭，荻之一種。蒼蒼，盛也。○逆流爲洄，迺，向下也。水欲下，逆之而上曰溯洄。○毛傳：「順流而步曰溯游。」○宛，似也。馬瑞辰曰：「按，說文：『央，中也。』又曰：『央，旁同意。』詩多以中爲語詞，水中央，猶言水之旁也，與下二章水中沚，水中沚同意。若正義以中央二字連讀，則與下章沚沚句不相類矣。」○漘，水邊也。○毛傳：「漘，升也。」○馬云：「坻爲水中小渚，微高於水，實非陸阪可比，故曰漘也。」○采采，猶漘漘也。○毛傳：「涘，涯也。」○右，猶今人之言左，不相值也。昔右者，與涘沚爲韻。或云：「周人尙左，故以右爲迂迴。」○毛傳：「小渚曰沚。」

無衣秦風

詩經蒹葭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子與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子與師，修我戈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子與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題解】

詩小序云：「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朱熹云：「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氣，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按，此詩鄭箋以爲刺康公，詩義折中以爲美穆公勤王，助晉文公納襄王，平叔帶之亂。按此詩忠勇從戎之氣，昭然可見，讀之可作國民敵愾同仇之志。詩序以爲刺詩，無據。

【注釋】

① 戈矛，兵器。② 澤，說文引作「禪」，云：「禪，襲衣也。」按，劉熙釋名謂汗衣，近身受污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布，裁足覆胸背。汗衣滋澤，故謂之澤。③ 戟，兵器。④ 毛傳：「作，起也。」⑤ 毛傳：「行，往也。」

衡門 陳風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題解】

詩小序云：「衡門，誘僂公也，慙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朱熹云：「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崔述云：「今按『衡門』，賃士之居，『樂飢』，賃士之事，『食魚』，『取妻』，亦與人君毫不相涉；朱子之說是也。」

陳，國名。在禹貢豫州之東。武王封帝舜之曾於此，是爲胡公。按在今河南開封陳州。

【注釋】

○毛傳：「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或云：「衡門，陳城門名。」○棲遲，游息也。○毛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貌。」○樂飢，自樂而忘飢也。」○魴，卽鱮魚。○齊者，太公之後，姜姓。○正義云：「宋者，殷之苗裔。史記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

隰有萋楚 檜風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題解】

詩小序云：「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也。」朱熹云：「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朱說是。

檜，國名，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地，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後為鄭桓公所滅云。此朱熹之說也。按滅檜者為鄭武公，朱說不知何據。

【注釋】

① 萋楚，羊桃也。② 毛傳：「猗靡，柔順也。」按，萋楚之枝，柔弱蔓生，故傳箋並言其柔順，但下文又云華實，則不得謂之柔順矣。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阿然美貌，雖然盛貌。」阿難又作旖旎，九辯云：「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旖旎，盛貌。」阿難即婀娜，皆疊韻連語。猗靡，又為旖旎婀娜二語一音之轉。③ 毛傳：「天，少也。沃沃，壯佼也。」朱云：「沃沃，潤澤貌。」

下 泉 曹 風

冽彼下泉，① 浸彼苞稂，② 懷我寤歎，③ 念彼周京。④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⑤ 懷我寤歎，念彼京周。⑥

冽彼下泉，浸彼苞葍。⑦ 懷我寤歎，念彼京師。⑧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題解】

詩小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剝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朱熹以爲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共公。此乃天下之勢，非共公之罪也。故集傳云：「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菀稂見傷爲比，遂與其愾然以念周京也。」何楷詩世本古義據易林蠱之歸妹云：「下泉菀稂，十年無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謂此詩當爲曹人美晉荀繚納敬王於成周而作。

曹，國名。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滸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云。

【注釋】

○毛傳：「芄，寒也。」○毛傳：「菀，本也。稂，童粟。」按，本爲叢生之義。箋：「稂，當作「涼」。涼草，蕭書之屬。」胡承珙云：「稂，同莧，尾艸也。」○朱云：「愾，歎息之聲也。」鄭箋：「寤，覺也。」○孔廣森云：「稱成周不稱京師者，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此詩念彼周京，似王新遷成周，追念故京師王室之詞，自是諸侯不復勤王，故列國風詩，終於此。」○毛傳：「蕭，蒿也。」○朱云：「京周，猶周京也。」○毛傳：「著，草也。」○朱云：「芄芄，美貌。」○膏，澤也。○俞樾羣經平議云：「按焦循易林蠱卦云：『下泉菀稂，十年無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據此則三家詩當有作『四國無王，荀伯勞之』者。勞之，謂憂之也。淮南子精神篇：『竭力而勞萬民。』記論訓：『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勞，憂也。』三家詩必訓勞爲憂。

焦氏用其說，故曰：「憂念周京也。」以全詩語意求之，優於毛矣。」朱云：「郇伯，郇侯也，文王之後。」

### 鷓鴣風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掎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 【題解】

詩序云：「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朱熹云：「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鳥之愛巢者，呼鷓鴣而謂之云云，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按此詩作者，確係周公無疑。但孔安國以爲作於周公既誅二監之後。鄭康成以爲作於避居東都之時。朱子集傳，事本金縢，說從孔氏，故以居東爲東征，以鷓鴣爲致辟管蔡之後作也。而蔡氏書傳乃朱子晚年之說，又從鄭氏讀弗辟之辟爲避。考史傳外，秦以上諸書，並無周公居東，成王誅周公官屬事。且其時未營洛邑，安

得所謂東都而居之。故不必疑蔡氏舊傳以疑詩集傳也。

幽，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后稷之胄公劉，立國於幽，至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周公且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以戒成王，謂之幽風。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之云。按舊說謂變風終於曹，次之以幽，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以周之盛由周公也，故列於風雅之間。

### 【注釋】

○ 鷓鴣，穀鳥。○ 斯，語辭。翳，養也。閔，病也。○ 迨，及也。○ 毛傳：「徹，剝也。桑土，桑根也。」孟子滕文公引此詩，趙岐注：「徹，取也，與徹通。」又注云：「取桑根之皮也。」○ 綢繆，繼綿也。屬，窗也。○ 下民，箋云：「葉下之民。」○ 或敢，猶「寧有敢」也。○ 馬瑞辰云：「傳：『拊拊，械槁也。』釋文引韓詩云：『口手爲事曰拊拊。』按，說文：『拊，手口並有所作也。』正本韓詩爲說。」○ 朱云：「拊，取也。茶，萑菰，可藉巢者也。」○ 俞樾云：「傳：『租，爲。』釋文引韓詩云：『積也。』按，租當讀爲苴，漢書郊禮志：『席用苴積。』如淳曰：『苴，讀如租。』是苴租古字通也。召旻篇：『如彼棲苴。』傳曰：『苴，水中浮草。』然則手所拊茶，予所蓄租，予所拊取之茶，予所蓄菜之苴，兩句正一律。如毛之義，則與上句不倫矣。」○ 毛傳：「卒瘞，瘞病也。」馬瑞辰云：「卒當讀爲頓。爾雅：『頓，病也。』劉向九歎：『勛勞而瘞悴。』卒瘞，猶瘞悴也。則與上文拊拊相對成文。」○ 毛傳：「譙譙，殺落也。」○ 毛傳：「脩脩，或作修修，或作消消，散也。」○ 毛傳：「危也。」○ 毛傳：「嘒嘒，忿也。」

## 東山 豳風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燿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歎於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燿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題解】

詩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朱熹云：「成王既得鷓鴣之詩，又感雷

風之變，按事詳尚書金縢，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又云：「東山，所征之地也。」崔述云：「東山一詩敘室家離合之情，沉摯真切，最足感人，而絕無怨尤之意。」又云：「余按首章自敘途中情形，次

章代寫家中景象，皆未歸時事。第三章明言久別乍逢之喜。第四章乃言夫婦聚首之樂，而借新婚以形容之，然後以「其

新孔嘉，其舊知之何」兩句醒出主意。」

【注釋】

① 徂，往也。② 毛傳：「怛怛，言久也。」③ 零，落也。濛，雨貌。④ 日，事也。語餘。⑤ 制，即今製字。⑥ 馬瑞辰云：「通釋云：『勿士行杖，喜今之不事戰陣，序所云一章言其完者，此也。』按箋云：『行，陣也，杖如箠，銜以止語也。』毛傳：『土，事也。』」

⑦ 朱云：「娟娟，動貌。蠋，桑蟲。」⑧ 蚤，發語辭。⑨ 朱云：「敦，音堆，獨處不移之貌。」⑩ 果，藟，蔓草名。毛傳云：「枯樓也。」

⑪ 鹿，延也，音異。字，詹下。⑫ 朱云：「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⑬ 朱云：「蟪蛄，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

⑭ 毛傳：「叮嚀，鹿跡也。」說文：「田踐處曰叮嚀，禽獸所踐處也。」蓋因叮嚀下有鹿場字，故以鹿跡獸踐釋之。楊升庵云：「鹿跡獸踐可以解鹿場，不可以解叮嚀。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久不歸家，叮嚀之地，踐爲鹿場，非謂叮嚀卽鹿場也。按說文以叮嚀入田部，云：『凡田之屬皆從田。』考之他訓，左傳，石鼓文，毛伯敦銘所載，皆指田野，並無鹿跡之說。」

⑮ 毛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朱云：「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朱說，楊用修辯之，以爲宵行非蟲名，按本草綱目謂螢有三種：能飛者螢，長如蠶者曰蠲，亦名宵行；居水中者爲水螢。朱說正與此合。末章「熠燿其羽」言倉庚羽有光采，亦形容詞，不應本章忽作燐解。⑯ 俞樾云：「不可畏也，伊可懼也。」二句箋云：「是不足畏，乃可爲憂思。」按「不」與「伊」並語辭，不可畏，言可畏也。伊可懼，言可懼也。蓋言室中久無人，荒穢如此，可畏亦可懼也。箋義失之。」

⑰ 鶴，似鶴而頂不丹者。埤，小邱也。按薛君韓詩章句云：「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鶴鳥見之，長鳴而喜。」集傳亦采此說。⑱ 朱公遷云：「行者遇

雨，沾體塗足，室家思念，於此爲甚。」故云婦嘆於室。○窶，窮也。窶，塞也。窶，室中之鼠穴也。洒掃窶窶，當爲四動詞。○聿，語詞。○或，聚貌。○栗，薪係以栗木爲薪，見之而喜，則其久行而感深可知矣。○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于聿也。○之子，猶言此子，指新婦也。○黃白曰皇，赤白曰駁。○纁，巨巾也。女子嫁時用絳纁覆首，其母結之，揚升庵以纁爲纁，訓結爲脫，（反訓，猶亂訓治。）謂即土昏禮之「親脫婦之纁」。○俞樾云：「以十計者，止於九十，若再益以十，即當以百計矣。是不可復益之數，故爲至多之數也。若依正義分九與十而二之，轉不見其多矣。」（○孔，語辭。

### 常棣小雅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傷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儻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 【題解】

詩小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朱氏僅云：「此燕兄弟之樂歌，」蓋不取管蔡失道之說。故詩序辨說以國語書辰言常棣周文公之詩爲明驗。但左傳引宮辰言，又以爲召穆公作，仍未能定爲何人也。小雅解見前。

### 【注釋】

○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同鄂。鄭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古聲不稍同。」拊，亦作「拊」。朱云：「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誤。譚釋，光明也。韓音偉。○毛傳：「威，畏。」按，威畏古通。○俞樾云：「說文走部：『達，斂棗也。』求與達古通。爾雅釋訓篇釋文曰：『達，亦作求。』是其證也。哀訓棗，求亦訓棗，蓋以原隰之相棗，喻兄弟之相聚耳。」○青令，水鳥也。其性飛則鳴，行則搖，失水在原，鳴搖更甚。○箋云：「每，猶雖也。」○毛傳：「況，溢也。」朱云：「況，語辭，或曰，當作悅。」按，悅也，猶云愴然。永嘆，長嘆也。○朱云：「闐，許歷反，門很也。」○毛傳：「務，侮也。」按，爾雅釋言：「務，侮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及周語，引詩皆作「外禦其侮」。務侮古可通借。○毛傳：「烝，殖，或，相也。」○馬瑞辰云：「生，語辭也。唐人詩：『太瘦生』。及『凡詩何似生』之類，皆以生爲語助詞，實此詩及伐木詩友生倡之也。」○毛傳：「價，陳也。」箋，豆，盛肴之器，竹製。毛傳：「飶，私也。」說文云：「燕食也。」朱云：「飶，饗也。」

○朱云：「具，俱也。」  
 ○俞樾云：「孫當讀爲愉。爾雅釋言：『禱，禱也。』方音郭注：『禱字亦作禱。』並其證也。說文心部：『愉，樂也。』既言和樂而又言愉，猶和樂且澆，既言和樂而又言澆，澆亦樂也。」  
 ○毛傳：「翕，台也。」  
 ○澆，澆之假借字。說文女部：「懽，樂也。」  
 ○帑，同孥。毛傳：「子也。」  
 ○毛傳：「究，深；圖，謀也。」  
 ○朱云：「臺，信也。」

### 白駒小雅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絜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絜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 【題解】

詩小序云：「白駒，大夫刺宣王也。」朱熹云：「爲此詩者，言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

### 【注釋】

○朱云：「皎皎，潔白也。」  
 ○朱云：「場，圃也。」  
 ○朱云：「絜，紵其足；維，繫其轡也。」  
 ○焉，是也。  
 ○臺，臺也。  
 ○馬

端辰云：「釋文：『賁，徐音奔。』賁奔古通用。詩：『驅之奔奔。』表記呂氏春秋引詩俱作『賁賁』是也。考工記弓人鄭注：

「奔，猶疾也。貫然，蓋狀馬來疾行之貌。」思，語辭也。言爾宜爲公，爾宜爲侯也。按，毛傳：「爾公爾侯，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朱云：「言乘此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詩義折中謂爾之公，爾之侯，勤於王事，無逸豫之期，爾獨可逸樂乎？傳云：「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俞樾云：「按『期』當讀爲『養』。荀子書每用養字爲窮極之義。詩中言無期者，如南山有臺篇『萬壽無期』，及此篇『逸豫無期』，皆謂無窮極也。荀子固傳詩者，其書屢用養字，殆古詩說如此。毛謂無期以反，則是期日之期，失之矣。」慎，勿過也。毋勉，毋決也，過思，猶言去志。蜀，同蜀，阜也，所以飼馬。選心，遠遺之心。

### 何人斯 小雅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我言。我始者不如，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於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來之，云何其吁！

爾遠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來之，俾我祇也。

伯氏吹壘，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題解】

詩序云：「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按「蘇暴二公，據淮南精神訓注，是蘇信公，暴桓公；據風俗通引世本，詩疏引古史考，是蘇成公，暴辛公。朱彛云：「此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

【注釋】

○斯，語辭。○艱，險也。○毛傳：「逝，之也。梁，魚梁。」○兩「云」字皆語辭。○詩義折中謂「二人」已與暴公也。言二人同行，本亦相得。誰實先之，而爲此禍乎？按，朱謂二人指暴公與其徒，暴公之徒，上章已言，此處應以指己與暴公二人爲允。○朱云：「唁，弔失位也。」○毛傳云：「陳，堂塗也。」○毛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鄭箋云：「祗，適也。」○「不遠舍」，猶言不暇息。○「疾也」。○脂即支之假借也。支與播通。爾雅：「播，拄也。」楚辭王逸注：「軛，播車木也。」玉篇：「軛，礙車輪木。」脂爾車，即播爾車，亦以軛支而止也。○「壹，同一。」朱云：「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朱云：「易，說也。」按易，韓詩作施，施，善也。○「否，語助詞。否，雖知猶言難知。或謂此言選而不入，則其事不難知矣。」○馬瑞辰云：「傳：「祗，病也。」箋：「祗，安也。」當以箋義爲允。祗即諶之假借字。說文：「諶，安福也。」○壘，篪，皆古樂器。壘，或作壘。篪，音治。○俞樾云：「貫爲羈貫，昭十九年穀梁傳：「羈貫

成童。『范寧注云：』穉實，謂交午翦髮以爲飾，是也。甫田篇：『總角弟兮。』傳云：『弟，幼穉也。』賈即弟也。上文曰：『伯氏吹篳，仲氏吹箎。』言童稚兄弟相與嬉戲，此情好之最篤者，我與爾之情亦如是，故曰：『及爾如實。』言如總角時無猜忌也。』  
『毛傳云：』三物，豕犬雞也。』  
『詛，詛盟也。』  
『毛傳：』『城，短狐也。』  
『說文：』『城，短狐也。似鼯三足，以氣射害人。』  
俞越云：『文選李善注引漢官儀云：』『鼯，鬼也。』  
『鼯與城古通。此經城字，亦當爲鼯。鬼也，鼯也，一物也。傳以爲短狐，非是。』  
朱云：『視，面見人之貌也。』  
國語越語：『范蠡曰：』『余雖視然而人面哉。』  
章昭注云：』『視，面目之貌。』  
此言視然有面目與人相見，非如鬼域之不可得也。  
古視字多借作示字。極，中也。示人以罔中，即下文所謂反側也。』  
極，推究也。反側，不正直也。

### 蓼 莪 小雅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餅之馨矣，維臯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題解】

詩序云：「蓼，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朱熹亦云：「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

【注釋】

蓼，大貌。我，美菜也。蒿，賤草也。按我與蒿蔚本無美惡可分。此云「匪我伊蒿」，「匪我伊蔚」者，憂思替于中，瞻視

眩于外，正如黍離之不辨黍稷也。勛，勞也。蔚，牡蒿也，蒿之屬者。餅，酒器。疊，亦酒器。毛傳云：「餅小而疊

大。」蓋以疊喻父母，以餅喻子。朱云：「餅，寡也。」阮元云：「古餅聲近斯，遂相通借，鮮民當讀爲斯民。」方言：「斯，離

也。」說文：「斯，析也。」斯民，離析之民。怙，亦恃也。靡至，朱謂入則如無所歸。馬瑞辰云：

「說文：『親，至也。』靡至，猶云靡親耳。」毛傳：「鞠，養也。」拊，同撫。毛傳：「顧，旋視也。」毛傳：「復，反

覆也。」朱云：「腹，懷抱也。」鄭箋云：「之，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朱云：「言欲報之以恩，而

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按此言欲報是德，而昊天罔極，降此鞠凶，使我不得終養耳，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悲蓼莪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庶幾得之。烈烈，高大也。李富孫云：「釋文云：『飄本作票。』凡風之回旋者，

必輒揚而迅速。」毛傳云：「發發，疾貌。」鄭箋云：「駁，養也。」朱云：「我獨何爲遭此害也。」馬瑞辰云：「烈，即冽，弗發均沃之假借。律，即溧。溧冽同義，故烈烈猶律律，弗弗猶發發也。」朱云：「卒，終也，謂終養也。」

### 苕之華 小雅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 【題解】

詩小序云：「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朱熹云：「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若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自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 【注釋】

○毛傳：「苕，陵苕也。」○毛傳：「芸，黃盛也。」○朱云：「青青，盛貌。」按訓盛當讀若菁。○馬瑞辰云：「爾雅釋獸：『羊，牡粉，牝腓。』郭注謂吳羊白羝，夏羊牝牡皆有角，吳羊則牡粉有角，而牝粉有角之首，以喻必不可得，與人之不可飽。粉借爲墳，猶坊爲大防，字亦借作墳也。王氏詩總聞，羅氏爾雅翼，何氏詩古義，並謂墳即粉字，何氏引易林墳首作積爲證。」

傳訓填爲大者，蓋以填爲頌之段借字，然非詩義。」  
朱云：「鬻，鬻也，鬻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  
詳，詳也。

### 何草不黃 小雅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  
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  
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 【題解】

詩小序云：「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朱熹云：「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是詩。」

### 【注釋】

朱云：「將，行也。」  
玄，黑色。  
矜，古通借作鯨。箋云：「無妻曰矜。從役者皆踰時不得歸，故謂之矜。」此即白虎通所云「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也。  
此匪字同「非」。  
馬瑞辰云：「傳：『兕，虎野獸也。』箋：『兕，虎，比戰士。」



也。『瑞辰按，匪彼古通用。』『匪兕匪虎』猶言『彼兕彼虎』也。兕，野獸，固宜其率彼曠野，以喻征夫之不宜疲於征役也。傳箋不解匪字，正義訓匪爲非，失之。』  
① 率，循也。  
② 朱云：「芄，音蓬，尾長貌。」  
③ 棊車，役車也。  
④ 周道，大道也。

### 民 勞 大 雅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僭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述。無縱詭隨，以謹悻悻。○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繡絳。○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用玉

女，言是用大諫。

【題解】

詩小序云：「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朱熹云：「序說以此詩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大

滌，解見前。

【注釋】

① 汔，幾也。康安也。② 毛傳：「中國，京師也。」③ 毛傳：「四方，諸夏也。」④ 詭隨，疊韻連語，謂譎詐諷欺之人。隨，古讀

若譎，或作訕。左傳昭公二十年引詩作「毋從詭訕」。燕策曰：「寡人其不喜訕者言也。」方言曰：「虔，僂慧也。楚或謂之

誦，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誦，或謂之鬼。」⑤ 箋云：「謹，猶慎也。」⑥ 毛傳：「式，用；遏，止也。」⑦ 毛傳：「愬，曾也。」

⑧ 馬瑞辰云：「能與柔義相近。柔之義爲安，爲善，能亦安也，善也。易：『宜建侯而不寧。』鄭本『而』作『能』云：『能，猶

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師古注：『能，善也。』是其證矣。」⑨ 朱云：「定，順習也。」⑩ 昏傲，謹謹也。

釋文：「愬，說文作愬。」按，愬與滌爲同義字。逸周書注：「滌，莽亂也。」⑪ 毛傳：「休，美也。」⑫ 罔極，見根注。⑬ 毛傳：

「惡，惡也。」⑭ 毛傳：「愬，息也。」音器。⑮ 毛傳：「灌，去貌。」音異。⑯ 隄厲二字同義，羣也。⑰ 上章云：「無俾民憂。」

此云：「無俾正敗。」蓋民以人言之，政以事言之也。則此「正」字及下章「無俾正反」之正字，均當作政解。按，小雅正

月篇：「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即以正爲政也。⑱ 鄭箋：「戎，猶女也。」女同汝。⑲ 毛傳：「緝，絕，反覆也。」錢大昭云：

「纒當作緊。」楚辭九思云：「心緊兮傷懷。」王逸章句云：「緊，糾纏也，一作纒。」按，左傳「纒從公。」杜注：「纒，不離散也。」不離散，與毛傳反覆義通。言「干」作動詞用，實愛之意。

### 清廟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 【題解】

詩小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傳：「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朱熹集傳則釋爲「清靜之廟。」按詩序以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繫之周公者，因周公主其事也。尚書洛誥云：「王在新邑。」是成王在洛邑矣。曰：「汝其敬識百辟享。」是朝諸侯者亦成王矣。不當泥於周公踐阼之說，以爲皆周公事也。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孔穎達正義謂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於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云。

### 【注釋】

①毛傳：「於，歎辭。穆，美也。」②肅，敬也。雝，和也。顯，明也。相助也。③濟濟，衆貌。④秉，執也。⑤毛傳：「越，於也。」按：爾雅：「越，揚也。」越揚一聲之轉。對越，猶對揚也。大雅江漢：「對揚王休。」此句言對揚文武在天之神。對越之爲對揚，猶發

越之爲發揚，清越之爲清揚也。④朱云：「駿，大而疾也。」⑤不，借作不，古字通。丕，大也。尙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此亦以不顯不承美文武也。承當讀如「武王烝哉」之烝。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是其義。

有 駉 魯頌

有駉有駉，駉彼乘黃。①夙夜在公，在公明明。②振振鷺，鷺于下。③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駉有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駉有駉，駉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④自今以始，歲其有。⑤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樂兮！

【題解】

詩序云：「有駉，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朱熹云：「此燕飲而頌禱之辭也。」魯，少暉之墟，在禹貢徐州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

【注釋】

①駉，馬肥強貌。②謂所乘之黃馬。③朱云：「明明，辨治也。」馬瑞辰云：「明明，卽勉勉之假借。」④毛傳：「振振，羣

飛貌。「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同淵，鼓聲之深長也。鄭箋云：「于，於，胥，皆也。」朱云：「胥，相也。」按，「于胥」疑卽「於戲」之音轉。青驪曰駟。載，則也。唐石經「麟其有」下有「年」字，言有豐年也。○穀，善也。○詒，遺也。

## 那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執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執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蒸嘗，湯孫之將。○

### 【題解】

詩小序云：「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崩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朱熹云：「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其庶兄微子啟封於宋，以奉商後。七世，正考父得商頌，歸以祀其先王。是以商頌爲商代之詩。一說商頌實卽宋人之詩。商卽宋也。

### 【注釋】

○「猗」「那」皆美盛貌。○毛傳：「執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題鼓。」鄭箋云：「置讀爲植，植執

鼓者，爲楹，貫而樹之。」朱云：「簡簡，和大也。」④毛傳云：「衍樂也。」烈祖，指湯。⑤毛傳：「湯孫，太甲也。假，升也。」  
朱云：「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同格，言奏樂以格於烈祖也。」⑥周昌年云：「我所思者而心安，是以思成而緩我也。」  
嚴粲詩輯亦謂祭祀則思祖考，若神不來格，則所思不遂。今神明來格，則安我所思而成之也。」⑦淵淵，深遠也。⑧嘒嘒，清亮也。⑨於赫，盛也。箋云：「穆，穆，美也。」⑩庸，通鋪，大也。歌，歌然盛也。⑪奕，有次序也。⑫朱云：「夷，悅也。亦不夷，不悅也。言皆悅，皆也。」⑬格，敬也。⑭將，奉也。

## 楚辭略說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僅有屈原賦二十五篇，而無楚辭一書。朱買臣傳載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王褒傳載宣帝時，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可見西漢武宣之世，已有一「楚辭」之名。武帝曾命淮南王劉安爲離騷經章句，今已亡，且僅及離騷一篇。故楚辭之纂輯成書，始於劉向，今存注本，以東漢王逸之楚辭章句爲最古。劉向所輯楚辭，凡十六卷，爲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以上屈原）、九辯、招魂（以上宋玉）、大招（屈原或景差）及惜誓（賈誼）、招隱士（淮南小山）、七諫（東方朔）、哀時命（嚴忌）、九懷（王褒）、九歎（劉向）、王逸章句又加已作九思一篇。惜誓以下，皆漢人摹仿楚辭之賦，非先秦文學作品，可置勿論。（林雲銘）楚辭燈即將惜誓以下諸篇刪去。）前十篇中，據近人梁啓超考證，大招爲漢人所作，招魂爲屈原所作，九辯疑亦屈原作，九章九篇中惜往日一篇，亦疑漢人擬作。故以離騷、九辯各一篇，九歌十篇（今分十一篇，未

篇禮魂僅五句，不成篇，爲前十篇之「亂辭。」卜居、漁父、天問、招魂、遠遊各一篇，九章八篇（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思美人、橘頌、悲回風、懷沙）爲漢志所錄之屈原賦二十五篇（詳見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此問題異說頗多（例如王逸以九歌爲十一篇，九章爲九篇，加離騷、天問、卜居、漁父、遠遊爲屈原賦二十五篇；清黃文煥以九歌爲九篇，——山鬼、國殤、禮魂合爲一篇——故另加大招魂二篇；近人馬其昶以九歌爲十篇，故另加招魂一篇；——梁氏所考，極有研討之價值。按王逸已疑漁父非屈原所作，卜居作者，亦有疑之者，或屈原賦二十五篇，已有亡佚，亦未可知也。

隋書經籍志云：「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其後賈誼、東方朔、劉向、揚雄嘉其文彩，擬之而作。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此謂以創始之作者爲楚人，因而有此名稱者。宋黃伯思翼騷序云：「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許，謇紛僚佗」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蕙、芷、蘅者，楚物也。」（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引）黃氏所證，更爲詳盡。按史記屈原傳謂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史記屈原傳謂屈原作懷沙之賦，漢書賈誼傳謂屈原作離騷賦，是楚人謂之「辭」者，漢人謂之「賦」也。至梁蕭統



輯昭明文選，選錄楚辭，特立一類，名之曰「騷」。劉勰《文心雕龍》有辨騷篇，評論楚辭，以離騷一篇之名，統括楚辭，未免失之。

## 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搴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在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

怒。余固知。譽譽之爲患兮，昌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昌夫唯靈脩之故也。昌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昌初旣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昌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昌

余旣滋蘭之九畹兮，昌又樹蕙之百畹。昌畦留夷與揭車兮，昌雜杜衡昌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昌雖萎絕其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昌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昌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昌忽馳騫以追逐兮，昌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萼。昌苟余情其信娉以練要兮，長顛頷亦何傷。昌擘木根以結蔭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纏纏。昌譽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昌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昌長太息而流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譽朝諝而夕替。昌旣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昌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昌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昌忼鬱邑余侘傺兮，昌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止兮，余不忍爲此態也。昌鷺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昌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昌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及。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謇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岷岷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難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女嬃之嬋媛兮，詈申申其詈予。曰：「鮫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女何博謔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賡蕝蕝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僂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衎。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失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息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 陸。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脩。以。菹。醢。○ 曾。歎。歎。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常。○ 攪。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馳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飲余馬於咸池兮，搃余轡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 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予。○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閼風而縹馬。○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 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繆其難遷。○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遠棄而改求。○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

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余告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旣以遂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索藁茅以筮算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瑾美之能常。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鑿鑿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擊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華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薏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慝兮，櫟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019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糧。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遭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旻靄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

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𨾏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𨾏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𨾏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𨾏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𨾏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𨾏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 【題解】

本篇爲楚辭第一篇，屈原所作，舊題「離騷經」。王逸注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洪興祖補注云：「其謂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而名之耳，非原本意也。」按王逸楚辭章句序謂武帝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經」字逸之前已有之，疑卽劉安所加。一本自九歌至九思，皆目爲「離騷傳」。蓋漢人編纂楚辭，仿六藝經傳之稱，以示尊敬也。王說迂曲，當從洪說。又按史記屈原傳云：「離騷者，猶離憂也。」漢書揚雄傳云：「雄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曰反離騷；又旁借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宋祁云：「蕭該案，牢字旁著水，音語直作泔。章昭曰：『泔，騷也。』」又引王念孫云：「牢當讀爲側，廣韻：『側，怨也。』廣雅：『烈，憂也。』牢字古讀若劉，故與側通。牢，愁，疊韻字。畔者，反也。或言反離騷，或言畔牢愁，其義一而已矣。」今按：離、牢、烈，皆雙聲，一音之轉，義均爲愁，與騷之訓憂同。古云「離騷」，猶今語云「牢騷」耳。文選旁證引王應麟云：「國語楚語伍舉曰：『德

義不行，則近者騷離而遠者距違。」伍舉所言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孔子答葉公問政，謂近者悅，遠者來，「離」者，悅之反；「距違」者，來之反也。離與騷同義，故可倒言之。如舊說訓「離」爲「遣」，則「騷離」費解矣。王逸訓「離」爲「別」，亦望文生義。本篇作者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事國王，爲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議國事，出號令；出則接賓客，使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忌而讒之。王怒而疏屈原。原乃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嘗爲三閭大夫，奉使於齊。懷王既受張儀之給，復信佞臣靳尚、龍姬、鄭袖，而釋張儀。原反，諫悔已不及，後又不聽原言，應秦昭王之招，入關，客死於秦。子頃襄王立，令尹子蘭、司馬子椒、上官大夫、靳尚等，又共譖屈原，遂被放逐，卒自投汨羅而死。事詳史記本傳。按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楚辭目錄，自本篇以下，有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舊以爲皆屈原作。王遂以九歌爲十一篇，九章爲九篇，適符二十五篇之數；但又疑漁父非原自作。清黃文煥以九歌爲九篇，（山鬼、國殇、禮魂，合爲一篇），故謂大招、招魂亦在二十五篇之列。近人馬其昶則以九歌爲十篇（禮魂爲送神曲，十篇通用），故謂招魂當在二十五篇之列。意者劉歆、班固、蘇林、藝文時，原賦本存二十五篇，今存者已有亡佚歟？本篇則自宋學者皆公認爲原作。

淮南王安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云：「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於日月爭光可也。」（見史記本傳及班固離騷傳序引）宋祁亦云：「離騷爲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見洪興祖補注引）本篇及作者在文學史上之價值與地位，即此可見。



【注釋】

①高陽，古帝顓頊之號。顓頊之後有熊繇，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傳至熊通，僭稱王，是爲武王。武王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苗裔，澤孫也。方苞離騷正義云：「不近稱熊繇而遠溯高陽者，大夫不得祖諸侯之義。」馬其昶屈賦叢書云：「同姓之臣，義無可去，死國之志，已決於此。」②朕，我也。禮記曲禮云：「父曰皇考。」皇，美也；父死稱考。③爾雅釋天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正月爲陞。按：陞，星名，即營室東壁。正月，日在營室，日月會於陞，故曰「正月爲陞」。孟，始也；正月爲一歲之始，故曰「孟陞」。攝提，亦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貞，正也。屈原生於楚宣王二十七年正月，爲戊寅年，甲寅月。太歲在寅，又值寅月，故曰「攝提貞於孟陞」。④庚寅，日也。古以甲子記日。⑤皇，皇考，覽，觀也。揆，度也。「初度」之度，猶言時節。「余」下一無「于」字。⑥肇，始也。錫，賜也。⑦高平曰原，故屈子名平而字原。王夫之楚辭通釋云：「靈，善也。平者，正之則也。原者，土之善而均者也。隱其名而取其義以屬辭，賦體然也。」梅驥山帶閣楚辭注云：「古人有小名，有小字。蓋屈原名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按：司馬相如小名犬子，曹操小名阿瞞，吉利，均爲兩漢時人；先秦人有無小名，似於古無徵。按：以上自述家世，生，辰，名字。⑧紛，盛貌。內美，謂忠貞之性質，此由天賦。⑨重，增益也。脩能，謂脩治之才能，此由人力。⑩王逸云：「楚人名被爲屈。」戴震原賦通釋云：「江離，大葉芎藭也。芎藭之苗曰江離，小葉者謂之薺蕪。」朱駿聲云：「薺，讀爲薺，幽也。正當作蔭，今白芷也。⑪洪興祖引方言云：「紱，楚謂之紱。」秋蘭，即今澤蘭。⑫方言云：「汨，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此借水流去疾之詞，喻己之汲汲自脩。⑬擗，拔也。馳，傳說，山名。朱駿聲云：「馳當作

陸，高阜也。」一說，兩山之間爲阨，同岐。木蘭，木名，似楠，皮似肉桂。

「卷施，一作攬，采也。水中可居曰洲。爾雅釋草云：「卷施草拔心不死。」郭璞注云：「宿莽也。」藝文類聚引郭璞卷施贊云：「卷施之草，拔心不死，風平嘉之，遇詠以比。」

「久留也。」代，更也。序，次也。代序猶云代謝。美人，王逸、洪興祖、朱熹皆謂喻君；朱駿聲謂喻榮賢同志者；戴震、屈原賦注引紀昀，謂指盛壯之年。按此以美人自喻，言不及時用世，則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之感也。

「汪梧鳳離騷音義」謂漢唐舊本「撫」上無「不」字。按不發聲之詞，無義。左傳宣四年：「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尚書君奭：「爾尙不忌於凶德。」不字皆無義。詳見王引之經傳釋詞。楚謂壯年，穠，謂急行。周禮明云：「下文『此度』，即指『不撫壯而棄穠』之態度。若刪『不』字，則『此度』二字無所指，上下文義不貫矣。」說亦可通。「度」下一有「也」字。

「駝即馳字。」此謂及時而駕，用之則行。「路」下一有「也」字。道同導。吳汝綸云：「以上及時自修而致之君。」

「三后」一說謂禹、湯、文王，一說謂黃帝、顓頊、帝嚳。戴震云：「三后，謂楚之先君賢而昭顯者，故徑省其詞，以國人共知之也。其熊繹，若敖，勳，冒乎。」按熊繹爲楚始封君，若敖，勳，冒，楚人之所常誦，見左傳宣十二年。此述先君以戒後王也。戴說是。

「衆芳」喻賢臣。「申」山名。山海經西山經有申山。椒當作茱，香木也。茵桂當作箇桂，今肉桂也。凡經傳言桂，均非今之木犀。唐以後，始名木犀爲桂花。

「蕙」香草，即荅陵香，茵同芷，今白芷，皆香草。言集羣賢以致治，不獨專信一二人而已。

「耿」光也。介，大也。按介，即「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之介。耿介謂光明不苟。

「昌被」一作猖披，邪亂也。一說，昌被，衣不帶之貌。按昌同猖，狂也。被僻雙聲同義。昌被猶放辟，謂邪僻放蕩。

「捷徑」邪出小路也。謂不由正道，故所行困迫。

黨人，指羣小，偷苟且也。幽昧，不光明也。險隘，危而狹也。○憚殃，畏禍也。皇，君也。皇與，君所乘，以喻國也。車覆曰敗績。禮記

檀弓：「馬驚敗績。」是其證。上以車喻，故下云「敗績」。○忽，一作急。前王，指上文「三后」。○躡，足跟；武，步也。此言己之

所以急急奔走先後，馳驅輔翼，欲躡三后之跡而已。○昌荃，一音孫，一逕作蓀。朱熹集注謂即溪蓀，似石菖蒲，亦香草，時人

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章先生（嶽）云：「齋，火盛也。」○王逸云：「睿，睿，忠貞貌也。易曰：

「王臣睿，匪躬之故。」○洪興祖云：「今易作塞塞，蓋古今本或不同。」○王逸云：「九天，中央八方也。」按即淮

南天文訓所云：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朱駿聲謂是

「九重天。」以天問「天有九重，孰營度之」爲據。○景翰離騷箋云：「正，證也。」此猶言指天日以自矢耳。○王逸云：

「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朱熹云：「靈脩，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飾，蓋婦悅其夫之稱，亦託詞以

寓意於君也。」○黃昏者，古人親迎之期，儀禮所謂初昏也。羌，楚人發語之詞。一無此二句。洪興祖云：「王逸不注此二

句，後章始釋羌義，疑此爲後人所增。」○戴震謂係後人妄掇抽思文入離騷。按九章抽思云：「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

爲期；羌中道而罔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成言，抽思作「誠言」。悔，改也。遷，移也。○靈脩數化，謂君志數變。吳汝綸

云：「以上言事君不合。」○滋，讀爲蒔，種也；一作蒔，同栽。腕，王逸云十二畝，許慎云三十畝，班固云二十畝。○晦，古畷

字。○畦，隴種也。留夷，文選作菑夷。廣雅釋草：「擊夷，芍藥也。」王念孫疏證云：「擊夷即留夷，擊，留聲之轉也。最，揖法上

林賦云：「留夷，新夷也。」新與辛同。王逸注楚辭九歌曰：「辛夷，香草也。」郭璞注山海經曰：「芍藥一名辛夷。」然則鄭

風之芍藥，離騷之留夷，九歌之辛夷，一物耳。揭，一作藹，一作藹。爾雅釋草：「藹車，芍藥。」太平御覽草部引廣志：「藹車，香味辛，生彭城，高數尺，黃蕊白華。」杜衡，一作杜衡，似葵而香，葉似馬蹄，俗名馬蹄香。昌此以滋樹衆芳喻己之栽

植羣賢希冀，其枝高葉盛之時有所刈穫，即于逸離騷叙所謂一屏其譖，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蓋以長育人才爲己任也。昌此言衆芳萎絕，亦不足傷，所哀者無穢耳。衆芳蕪穢，即下文「昔日芳草，今爲蕭艾」之意。昌愛財曰貪，愛色

曰婪。楚人名滿曰憑，厭，足也。昌以心揆心曰恕，量度也。興，生也。害賢爲嫉，害色爲妬。言衆皆貪婪競進，復以己度人，而生嫉妬之心也。昌忽，急也。驚，亂馳也。昌冉冉，漸也。脩名，脩潔之名。此即論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意。昌英，華

也。此二句言己常以香潔自潤澤也。昌嫵，美也。練，謂所修之精，要，謂所守之約。頰頰，飢色，食不飽而面黃也；此承上飲露餐英而言。昌擊，持也。薜荔，香草，緣木而生，一名葦荔。矯，舉也。胡繩，蔓生，布地，一名結縷，俗呼鼓筆草。纒纒，索好貌。馬其超

云：「上四句言餐飲之清潔，此四句言佩服之芬芳。」昌響，發語詞；響光聲近，皆楚人語。下文「響朝諝而夕替」九歌湘君，「響誰留兮中洲」均與此同。前脩，猶云前賢。服，從也。昌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不聽，投水死。張惠言云：「彭咸之遺則，謂其道也；彭咸之所居，謂其死也。」俞疑彭咸爲彭祖後，與屈原同出高陽，故一再及之。昌臧庸拜經日記謂

「好」字因下文多言「好脩」而衍。朱熹云：「鞿，以馬自喻；鞿在口曰鞿，鞿緒頭曰鞿。言自繩束，不放縱也。諝，諫也。詩曰：「諝予不順。」今詩作訊，訊，告也。替，廢也。」如朱注，意謂余雖脩潔美好，不自放縱，乃朝進諫而夕見廢也。王念孫讀書

志餘：「雖與唯同，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列子力命釋文云：「諝，實讓也。」王夫之云：「替，虧之

也，謂讒語也。」惠棟云：「誓當作誓，或即諧字之省。」均與朱注異。此蓋言余唯好此脩潔美好之行，以自束縛，而羣小則朝加實讓，夕進讒言也。朱熹云：「纁，佩帶也。申，重也。此言君之廢我，以蕙蔭爲賜而遺之，如待放之臣，予之以玦，然後去也。然二物芬芳，乃余心之所善，幸而得之，則雖九死而不悔，況但殘誓而已乎？」馬其昶云：「上官大夫讒原自伐其功，既誓二句，正述讒言，謂其以善自矜也。」按馬說是也，似猶未盡。誓余以蕙纁，固證其伐功矜善，妄自高賢，申之以攬蔭，疑承上文滋蘭樹蕙四句而言，謂其樹黨。然脩身潔行，具育人才，皆余心之所善。雖九死其猶未悔也。「九」虛數，見汪中述學釋三九。浩蕩，無思慮貌。諺，謂無根之流言。朱熹云：「民，謂衆人。」朱駿聲云：「民，屈子自謂。」高先生步瀛云：「詩碩人：『螭首蛾眉。』蛾即娥之借字。方言曰：『娥，好也。』廣雅釋詁曰：『娥，美也。』漢書揚雄傳顏注曰：『蛾眉，形若蠶蛾眉也。』失之鑿矣。」蔣驥云：「此極言讒人之禍，非徒廢其身，又并其脩名而汙之也。」魯備，宵也。規，所以爲圓，矩所以爲方。錯，讀爲措，置也。繩墨，今木工所用墨斗繩，所以取直。競，周容，爭以苟合取容也。洪興祖云：「個，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宵繩墨以迫曲者，枉道以從時。」魯備，自念也。鬱邑，憂思也。侘傺，失志貌。魯渣，奄忽也。此態，指上文所云，個規矩，宵繩墨，競周容之時俗態度而言。魯鷲鳥，喻剛直之士，特立獨行者。周，合也。言一方一圓，豈能相合。魯詢，同語，一作垢。恥也。朱駿聲云：「擗，讀爲囊，囊垢，猶包羞也。」厚，重也。吳汝綸云：「以上言見排同列。」魯延，引頸佇立也。方苞云：「既反復審虛，謂舍死無他途，又復自悔，轉身以就死，亦相逼之不類也。處死不審，乃行之迷也。故欲回車復路，虛隱以埃時。」魯澤，曲曰阜，其中有闌，故曰闌阜。丘上有椒，故曰椒丘。步馳止息，必依闌椒，不忘芳香也。魯離，讀爲罹，遭也。服，事

也。按：上文云：「扈江離與辟芷兮，纫秋蘭以為佩。」以佩服香草，喻其修養。則下文所云芰荷之衣，芙蓉之裳，正所謂復舊初服也。似不必訓服爲事。☉說文云：「菱，芰也。楚謂之菱。」本草云：「蓮，其葉名荷，其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上

曰衣，下曰裳。以水中芰荷芙蓉爲衣裳者，喻其潔也。☉芰，芰，高貌。陸離，雙聲連語，參差下垂貌。一云，美好分散之貌。☉

芳，謂其衣裳之香澤，謂其佩玉之潤，亦雜也。昭質，光明之質，虧缺也。☉四荒，四方荒遠之處。爾雅釋地：「觚竹，北戶，西

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縹緲，盛貌，衆也。菲菲，猶勃勃。章，明也。☉人生氣習不同，故各有所好樂；我獨好脩，以爲常

行。朱駿聲謂「常」當爲「恆」，漢人避文帝諱，改如田常、常山之比。☉體解謂支解其體，懲，被創而悔改也。吳汝綸云：

「以上言窮無可入，欲變不能。」☉女嬃，有三解。舊說謂是屈原姊。說文云：「嬃，女字也。楚辭曰：『女嬃之嬋媛。』賈侍

中說：『楚人謂姊爲嬃。』水經江水注引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其地

曰姊歸。卽離騷所謂『女嬃嬋媛，申申詈予』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祠，擗衣石猶存。」

按：嬃夫人，呂嬃爲呂后妹，古人常以嬃爲女子之名，故說文云：「女字也。」謂姊爲嬃，是別一解。杜甫最能行云：「若道

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此詩作於居夔時，則夔州亦有屈原故宅矣。原之里居已不可考，兩處故宅，疑皆好事者

據傳說而爲之辭。又一解云，嬃同須，女須亦曰須女，猶言女侍也。史記天官書：「婺女」正義：「須女四星，亦曰婺女，天少

府也。須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是以女嬃爲屈原之女侍也。梁章鉅文選旁證引張雲楚辭集解云：「嬃者，賤妾之

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又引朱說云：「以下文『衆不可戶說』觀之，則女嬃自宜以黨人解之。若內被姊詈，不得

歸之於衆也。」此解最爲特異。嬋嬋，柔順也。一云，眷戀奉持之義。《玉》、《逸》云：「申申，重也。」朱熹云：「申申，舒緩貌。」或云，猶言丁寧。《玉》、《嬋》，一作悻，剛也。《賦》亦作蘇，堯臣，禹父。治洪水，婞直自用，久無功。堯乃殛之羽山。《洪興祖》云：「羽山，東裔，在海中，殛沒也。《縣遷羽山》，三年然後死，見《天問》。」《蘇所殛山》，在今山東鄒城縣東北十七里。《吳汝綸》云：「《文選》五臣注本『亡』作『方』，蓋讀身爲命，『方身』，卽《典》所云『方命』。《盤庚》：『汝悔身何極。』《漢石經》身作命，是身命通借之證。下始言殛乎羽野，此不應先言亡身。」《玉》、《博》、《廣博》而忠直也。《高先生》云：「《博》、《廣博》取審直之名，與好脩對文。」紛，盛也。《博》、《廣博》、《美節》。《玉》、《賚》，一作茨，蒺藜，布地蔓生，子三角形，有刺。《菴》，王芻，卽今淡竹葉。《菴》，蒼耳，形如鼠耳，叢生如盤。三者皆惡草，以比讒佞。《朱駿聲》云：「《賚》，草多貌。」按《廣雅》釋詁云：「《賚》，積也。」又云：「《菴》，聚也。」此謂積聚菴菴以盈室，與下文「蘇蕞壤以充幃」句法正同。《玉》、《管子》、《水地》云：「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韓非》、《難勢》云：「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義並同此。《玉》、《此句仍爲女婞之語，而余字則指屈原，余之者，親之也。《玉》、《朋》，黨也。《菴》，孤也。《子》，女婞自稱。《女婞之語止此。《洪興祖》云：「觀女婞之詞，蓋欲原爲寧武子之愚，不爲史魚之直耳。非實其不能爲上官椒蘭也。《女》之《言》有親親之義焉。」《馬其昶》云：「懼其婞直取禍，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玉》、《節中》，猶云折中。《惜誦》：「令五帝以折中兮。」《反》、《將折中乎重華》。義並同此。《方言》云：「馮，怒也。楚人曰馮。」《歷茲》、《猶云至此至今。《玉》、《沅、湘》，皆水名，在今湖南，入洞庭湖。《重華》，舜號，崩於蒼梧，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玉》、《啓》，禹子。《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墳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璞》注云：「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夏后開，卽啟也。《天問》云：「啓棘實商，九辯九歌。」亦用此。

夏康，舊注謂即啟子太康，蓋以「夏康」二字連讀。戴震云：「夏之失德也，康媿自縱，以致喪亂。康媿二字連文。」王引之云：「夏當讀爲下。言啟竊九辯九歌于天，因以康媿自縱于下也。墨子非樂引武觀曰：「啟乃淫佚康樂于下，飲食將將，銘鑿磬以力，湛濁于酒，偷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竹書紀年：「啓十年，帝巡狩，舞九招于大稷之野。」皆所謂下康媿以自縱也。」胡紹燦云：「夏當讀如尙書：「須夏之子孫」之夏。禮記鄉飲酒義：「夏之言假也。」釋名：「夏，假也，謂寬假也。」蓋假豫之義，即墨子所謂淫佚康樂者也。」魯齋說謂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家衛，一作家巷，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失其家衛，謂國破而家亡也。太康盤遊無度，田于洛南，十旬弗反。有窮后羿拒之於河，因以失國。僞古文尙書有五子之歌，即述此事。朱駿聲云：「五子，太康、仲康、武觀等五人也。」又云：「按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云：「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堯帝事，降須洛泗。」夏都今山西解州夏縣。羿之亂，太康避居洛泗，今河南陳州府太康縣。家衛，即爾雅所云：「宮中街謂之壘，言失河北之家而居河南也。」朱解略同舊說，惟不據五子之歌，以其爲僞古文耳。王念孫云：「失字因王注而衍。注：「失國，失尊位。」乃釋家巷二字之義，非以本文中有失字而解之也。」五子用失平家巷者，用平之文，與『用夫』『用之』同。……若云：「五子用失平家巷，」則所失者爲家巷矣，法何得云：「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一乎？……巷，讀如孟子『鄙與魯閭』之閭。劉熙曰：「閭，搆也。搆兵以闚也。」五子作亂，故云家闕，家猶內也。若詩云：「謏賊內訌」矣。……王注以家巷爲家居閭巷，亦失之。」見讀書雜誌餘論。魯齋有窮國之君，夏諸侯，善射，敗獫狁也。封狐，大狐。浞，羿相。夏亂，羿代之爲政。羿敗將歸，浞使蓬蒙射殺之，又取羿婦爲妻。家，室也。魯澆，浞取羿妻所生



子強國，以強力繫人也不忍，謂不能自忍其然。澆滅殺夏后相，後卒爲相子少康所殺。魯遂，謂背道也。馮，猶於是也。樂爲湯所放，夏亡，故曰逢殃。魯后辛，討也。蘼菜曰菹，肉醬曰醢。史記殷本紀：「紂醢九侯，并脯鄂侯。」呂覽行論：「紂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韓非雜言：「翼侯矣，鬼侯脯，梅伯醢。」淮南傲真：「紂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紂爲武王所誅，殷宗遂絕。自啟九辯以下至此，皆言失道之君之致禍。魯懼，畏也。祗，亦敬也。周，指文王武王。頤，偏也。此四句當得道之君之致福。魯焉，乃也。錯，置也。輔，佐也。下土，指天下。魯相，察也。相親連文，猶云觀察。朱贖聲云：「計當爲既，實爲訖，猶終也，謂興亡之究竟。」吳汝綸云：「計極，猶紀極。」魯服，亦用也。魯陷，危也。危死，猶云幾死。言雖危余身而幾死，反觀初衷，未有悔意。魯史記孟荀列傳云：「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司馬貞索隱云：「方柄，是筍也；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爲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王逸云：「正，方也。」前脩，謂先賢。言不量度鑿孔之圓而爲方柄，固先賢所以被菹醢之禍也。魯高先生云：「曾增字通。」一說，發語聲。獻，哀泣之聲。鬱邑，憂也。生不逢聖世，故悲憂耳。魯茹，柔也。浪浪，流貌。吳汝綸云：「以上因女嬃之言，就正於舜，言得道則興，失道則亡，從古如斯，故不敢阿諛以苟安。」魯敷，布也。衽，衣前，所以掩裳際。耿，明也。言陳辭以就正於舜，明吾已得此中正之道也。魯馴，乘也。虬，龍子。鬻，鳳類，五采鳥。濇，忽也。埃，疑當作培。培，讀爲滄，乘也。言忽乘風而上行也。魯軌，播車木。發軌，猶今云開車。蒼梧，舜葬所。虞舜陵，相傳在今湖南寧遠縣東南。魯縣圃，在崑崙山上，見淮南墜形。魯靈，神也。瑱，門鐘也。靈瑱，神所居。見山海經。此以喻君所。魯羲和，日御也。節，策也。弭節，止策勿前也。洪興祖引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注云：「羲和，天地

始生，主日月者也。」又淮南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

《山海經西山經》云：「烏鼠同穴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掩嶷之山。」郭璞注云：「日沒所入山也。」

《說文》：「攬，攬也。淮南天文：「日出于陽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高先生云：「扶桑，神木，日所出也。」扶

搏之借字。」淮南地形云：「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光照下地。」此西極之若木。朱駿聲云：「若讀為殺，」

《說文》：「殺，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發搏桑杪木也。」此東極之若木。段玉裁云：「離騷扶桑若木二語相聯，蓋若木即扶桑，扶

若字即搏桑字也。」拂，擊也。朱駿聲云：「此與悲回風「折若木以蔽光」同意，拂讀為蔽也。」

韻連語，道與相，道與羊，又為雙聲，皆徜徉自適之義。廣雅釋天云：「月御謂之望舒。」又云：「風師謂之飛廉。」屬

連也，隨也。《說文》：「鳳，鳳之佐，皇，今作鳳，雌鳳。」廣雅釋天：「雷師為豐隆。」《說文》：「風，風同蜺，郭璞云：「雄曰

虹，謂明盛者；雌曰蜺，謂暗微者。」屯，聚也。帥，率也。御讀為逆，迎也。此二句以喻佞人。《說文》：「總，總，猶忽忽，言紛紛然乍離乍

合也。」班，雜亂也。《說文》：「帝，天帝；閼，主門者；閼闔，天門也。」《說文》：「曖，曖，昏昧不明貌。罷，音皮，極也。」《說文》：「溷，亂也。《說文》：「溷，亂也。《說文》：「溷，亂也。」

《說文》：「以上言君之不可求，歸罪於左右之蔽障。」淮南地形：「白水出於崑崙之山，飲之不死。」按：今本作丹水。

《說文》：「閼風，山名，在崑崙之上，見水經注。《說文》：「高丘，指閼風山上。王逸云：「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顧念楚

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也。」朱駿聲云：「高丘喻在高位之臣。」《說文》：「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此下言不得於西，則

求於東。高先生云：「水經河水注：「崑崙，其一角正東曰崑崙宮。」春宮蓋指此，非青帝舍也。或言指東宮闕，亦非。」漢

齊司馬相如傳顏注引張揖云：「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液。」  
〇〇〇 爾雅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舊注：下女，謂神女之侍女。李光地云：「下女，喻賢人之在下者。」相，視也。詒，遺也。  
〇〇〇 豐隆，見前，一云雲師。處妃，伏犧氏女，溺於洛水而死，遂爲洛神。曹植有洛神賦。此以喻隱士。  
〇〇〇 纁，佩帶。洛神賦云：「願誠素之先達，分解玉佩而要之。」與此同意。王逸云：「蹇脩，伏羲之臣。」廣雅釋言云：「理，媒也。」下文「理弱媒拙」，九章抽思，思美人均謀理並舉。  
〇〇〇 緯繡，數儘之借字。廣雅釋訓云：「數儘，乖戾也。」離遷，謂其意不可移。此言又見拒於處妃，明同志之難得。  
〇〇〇 次，舍也。淮南墜形云：「弱水出於窮石。」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朱熹注謂即后羿之國，非。滑，水名，上有大石盤陀，故曰滑盤。王逸引禹大傳云：「出崦嵫之山。」  
〇〇〇 文選五臣注云：「淫，久也。」此肥遯之賢，不可強起者，晨門荷蓀之流，子路所謂「欲深其身而亂大倫」者也。故曰「雖信美而無禮」。  
〇〇〇 覽相觀三字同義疊用，與左傳之「繕完葺牆」，戰國策之「不拊愛子其民」同例。四極，四方極遠之處。  
〇〇〇 瑤臺，玉臺也。偃蹇，高貌。有城，國名。淮南墜形云：「有城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舊誘注：「在瑤臺，帝嚳妃也。」佚，美也。釋文作妖。呂氏春秋云：「有娥氏有美女，爲之高臺以飲食之。」  
〇〇〇 煇，惡鳥，羽有毒，可殺人。譏佞疾賢，故詐云不好。  
〇〇〇 雄鳩，鷓鴣，似山鷓而小，多聲，一名鳴鳩。何焯讀書記云：「拙如鳩者，猶惡其佻巧，言佞人之多也。」  
〇〇〇 猶豫，雙聲連語，卽遊移。狐性多疑，故曰狐疑。  
〇〇〇 高辛，帝嚳之號。詒，遺也。朱熹云：「鳳皇又已受高辛氏之詒而來求之，故恐簡翟先爲帝嚳所得也。」蔣驥云：「鳳皇受詒，則已獲良媒矣，而恐高辛氏玄鳥之詒已在我先。」  
〇〇〇 少康，夏后相子。有虞，姚姓國，舜後。以二女娶少康，事見左傳。  
〇〇〇 吳波綸云：「自『欲

少留靈瓊』至『結幽蘭而延佇』言多方以救楚國之將亡而爲小人所隔自『朝濟白水』至『導言不固』言廣求賢，卒無一得而各以溷濁妨蔽束之然後以『閨中遠適』結求賢以『哲王不寤』結危亡之無救，總束二事。』

索，取也。葢，同瓊。茅所以占貴之，故曰瓊茅。筮，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下曰蓍。』以，借作與，言索取葢茅與筮尊也。

靈氣，古之善占卜者。』以下仍爲靈氣之詞。一人言之而加曰字，古有此例。』一本無『孤』字。女同汝。』

以上爲靈氣言之，勸其遠逝，猶司馬遷所云『以彼之才，游諸侯，何國不容』也。』幽昧，不明，眩曜，惑亂。吳汝綸云：『兩其字皆讀作登。』此蓋言世人皆醉，猶吾大夫，故不必去也。』艾，蒿屬。要同腰。』一本無『覽』字。理，美玉。當合也。』

史記淮陰侯傳：『樵蘇後爨。』裴綱集解云：『蘇，取草也。』韓謂之滕，即香囊也。梅曾亮云：『以上答靈氣之辭。』言去亦無益。』

巫咸古神巫之通名，散見各書，不能確指其時代。椒，香物，所以降神。精，糯米，所以享神。要同邀。』

騶，蔽也。纘，猶云紛紛。九疑，山名，九峯相似，故名，在今湖南寧遠縣南六十里，此謂九疑之神。』皇，尊神之詞。刻，刻有光貌。吉故，前事之吉者。』

強也。渠，一作炬，讀法度也。孫詒讓《禮疏》謂『同』當作『周』，與下句『調』叶韻。』

引淮南汜論：『有本於中而以知矩矱之所周也』爲證。梅曾亮云：『靈氣之言，勸其去而之他；巫咸之言，勸其留以求合。勉升降二句，求合之大旨也。』

墊，伊尹名，湯相。晉綏即臯陶，舜禹時士師。調，合也。』

傳，地名，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博說操版築於此。武丁，殷高宗，因夢得說，以爲相。』

呂望，太公也，姓姜氏，名尚，因居朝歌，鼓刀而屠。後釣於渭濱，周文王遇之，載以歸。』

寤，威，衛人。嘗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寤威力飯牛，扣角而歌曰：『南山梁，白石爛。生

不逢與舜譚，短衣單布適至軒。從昏飯牛薄夜牛，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載歸，以爲客卿。晏，晚也。未央，未盡也。

鶉鷄，王逸謂卽子規，以春分鳴；服虔謂卽伯勞，以秋分鳴。朱駿聲謂鶉鷄卽子規，鶉鷄卽伯勞。王念孫廣雅疏證云：「離騷言此者，以爲小人得志，則君子沉淪；野鳥羣鳴，則芳草衰歇。假借爲文，不必實有其事。」朱熹云：「巫咸之辭止於此。」

偃蹇，孤傲貌。薜然，隱蔽貌。容臭，謂徒容外美。舊說謂蘭指令尹子蘭，非。惜，淫也。舊說謂椒指司馬子椒，亦非。撥似茱萸而小，赤色。

王引之云：「祇之言振也，言不能自振其芬芳。祇振音近，故字或相通。皋陶謨曰：『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祇作振。」

茲佩，卽上文所云瓊佩。上文「委厥美以從俗」，是自棄其美；此云「委厥美而歷茲」，是人棄其美。言雖委蕩至今，而芬芳猶未虧損沫滅，此茲佩之所以可貴也。按以上答巫咸之辭。大旨言昔日滋蘭樹蕙，今皆流從時俗，變易芬芳，惟瓊佩偃蹇，又恐爲黨人所折，築燼離，同何可留也。

和調度三字同義疊用。歷，算也。選也。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齋戒。」蓋同饒，所進食也。精鑿也。麤，屑也。糗，糧也。瓊枝蕤靡，謂物之珍者。

瑤，美玉。象，象牙。此承上二節言之。蓋去而他適既不可，留而苟合又不可，則惟有浩然長往，遠逝自疏而已。雖似從靈氛之占，實無適他國之意也。

遠，轉也。西山經云：「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遠適崑崙，卽遠遊一篇之旨，與孔子乘桴浮海之歎相近。李光地梅曾亮等謂以西方喻秦，非。

李周翰云：「曉，旌旗蔽日之貌。」蓋以雲霓爲旌旗。按上文飄風帥雲霓來御，以雲霓喻佞人。此云雲霓曉，正譏語蔽聰之象。揚，謂擲去之。

鸞，鑾之借字，樂鈴也。著於衡，以爲車行之飾，以玉爲之，故曰玉鸞。啾啾，鳴聲。

天津，析木之津，謂箕斗之間，漢津也。王逸云：「天津，東極。」

離

〔周禮春官司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按二者對舉則有別，散言則可通。翼，敬也。鳥飛翼一上一下曰翹，直刺不動曰翔，翼翼，小心貌。〔尚書禹貢〕云：「東漸於海，西至於流沙。」此指西方沙漠之地。〔水經〕云：「赤水，出崑崙東南，谷與游戲貌。」〔梁津〕爲津上之梁，猶穆天子傳謂周穆王叱螭鼉以爲梁也。詔，告也。西皇，西方之主神。或云：指少皞。〔山海經〕云：「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西海，西極之海。騰，過也。徑，行也。由徑，行以相待也。〔委蛇〕，雙聲連語，亦作逶迤，徐行貌。蛇音移。〔九歌〕，禹樂，韶，舜樂，假借也。〔陸陸〕，同義連文。皇，皇天，赫戲，光明貌；戲，同噦。由高視下，故曰臨睨。蜺，鄉，指楚音移。〔雙聲〕，亦雙聲連語。猶云屈曲，輾轉。〔亂者〕，總理一篇之終也。凡樂之終曰亂。論語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詩爲樂章，賦出於詩，故亦有亂辭。〔國無人莫我知〕，爲一己言；「莫足與食美政」，爲國家言。去既不可留，又不能計無復之不得不死矣。張湛言云：「願侯時乎吾將刈」，「延佇乎吾將反」，「吾將上下而求索」，「吾將遠逝以自疏」。『吾將從成彭之所居』五句爲全篇層次。

### 九章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而事君兮，及離羣而贅疣。忘儂媚以背衆

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諠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哈也。○紛逢尤以離謗兮，審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余侘僚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僚之煩惑兮，中悶替之惛惛。○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羹而吹整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矯直而不豫兮，○鮪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屬維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償個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臍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繫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

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搖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缺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將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舲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溱浦余徊徨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援狄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曾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蠹吾以行。曾發郢而去閭兮，惘荒忽其焉極？楫參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曾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曾心嬋媛以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躔。曾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曾淩陽侯之汜濫兮，忽翩翩之焉薄。曾心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曾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曾今道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曾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曾當陵陽之焉至兮，森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曾孰兩東門之可蕪？曾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曾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感。外承歡之澆約兮，諶荏弱而難持。曾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彰之。曾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曾憎愷愉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曾衆蹇蹀而日進兮，曾美超遠而踰邁。亂曰：「曼於目以流觀兮，冀一返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曾信非吾衆而棄遂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

浮浮。數惟孫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懷憂。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憐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愴愴。茲歷情以陳辭兮，葆詳豐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吾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橋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來兮，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既惻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長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尙不知余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沅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崑崙，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窘容，實沛祖兮。愁曠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

不遂，斯言誰告兮——抽思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永哀兮，汨徂南土。眇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剗方以爲圓兮，常德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賊。巧倖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曠睽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譬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笱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明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遇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一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馬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吾將以爲類兮——懷沙。

思美人兮，墮涕而竚。眇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中且以舒中情兮，志沈寃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辰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憑心猶未化。靈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旣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遂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嶠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擘大薄之芳茵兮，攀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蕭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倜傥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兮，揚厥憑而不跋。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遼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負

臣而日嫉。○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激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賊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罪兮，被讟謗而見尤。慚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靡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數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靡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寧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進求。封介山而爲禁之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詭譎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妖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靡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薰若其不可佩。○妬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媵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願陳情以自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淪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以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靡君之不識。○——惜往日

后皇嘉壽，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剌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脩，媠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橘頌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兮，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兮，魚鼈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貶兮，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兮，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歔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亂思心以爲纒兮。編愁苦以爲膺兮，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兮，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兮，撫佩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兮，歲習習其若頽兮。時亦冉冉而將至兮，蘋蘩槁而節離兮。芳已

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以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嗟而  
拭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  
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戰戰而不開兮，氣繚轉  
而自絳。○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邈漫漫之  
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翮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  
所居。上高岩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儻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  
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激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  
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  
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滂滂其前後兮，○仲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  
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  
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慙慙。○浮江  
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  
○心結結而不解兮，忍蹇產而不釋。——悲回風

【題解】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梁啟超謂九章之文，後人哀集，做辭賦之名，九者盈數，非定爲九篇。太史公舉哀郢與離騷並書，足見九章本皆散篇。又謂其中惜往日一文，文氣拖沓靡弱，與他篇不類，疑漢人所擬。此蓋後人所加以足九數者。本篇亦選自楚辭。

【注釋】

○惜者，愛而有所忍之意，誦言也。致，極也。愍，憂也。言始者愛惜其言，忍而不發，以致極其憂愍之心也。○「非」一作「作」，「忠」下一有「心」字，皆非所，誓詞，正證也。古誓辭往往首冠「所」字，左傳中此例最多。如晉重耳入國渡河時與舅犯誓云：「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古誓辭又常指天日爲證。如論語孔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詩：「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折」一作「析」，一作「析」，折中者，事理有是非，執兩端而折其中也。史記孔子世家謂「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即其一例。五帝，五方之神，東太皞，南炎帝，西少昊，北顛頊，中央黃帝也。○六神，一云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一云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云天地、春、夏、秋、冬；一云天、三、日、月、星、辰、地、三、太、山、河、海也。誓，對也。服，服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也。櫛對者，對面聽取其言。○御，侍也。○告，蘇，即阜陶。舜之士師。明五刑，善聽訟者。○贅，肱，肉外之餘肉，莊子所謂「附贅縣肱」也。○儂，輕薄也，音許綠反。○相，察也。即左傳所謂「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也。○彘，亦衆也。衆，猶云衆庶。「仇」「讎」下一本均無「也」字。○壹，專也。豫，猶豫；一云詐也。按：豫，虞也，謂逆意。



其許。𠄎疾，力也。俞樾謂「疾」當作「侯」。古文侯作「疾」，與疾形似。侯，語詞，無義。𠄎「忠」一作「知」。言我思君意，常謂羣臣莫有忠於我者，故忘己之賤賤而效力也。一云，言人之思君，莫有忠於我者，似有未安。𠄎「志」一「哈」下，一本均無「也」字。俞樾謂「志」卽「知」也，引禮記鄭玄注「志猶知也」爲證。哈，調笑也，楚語。𠄎離，同罹，審語辭。此謂尤謗不可解釋。𠄎鬱邑，佹僚，並見離騷注。「情」字未叶，朱熹謂「中情」當作「善惡」。𠄎煩，亂也。煩言，左傳所謂「嘖有煩言」也。貽，贈也。思美人「言不可結而貽」，抽思「結微情以陳詞」，結言以貽，謂綴辭以遺之。𠄎悶替，雙聲連語，中情閉塞，無以自明之謂。怵怵，憂貌。𠄎「杭」一作航，古通。詩河廣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𠄎虞，主殺伐之神。左傳，晉侯夢大厲，祭法有秦厲、公厲、族厲。𠄎旁，輔也。言夢登天而無杭，其占爲但有心志勞極而無輔助也。𠄎衆口可以銷鑠黃金，言衆譏之可畏也。殆，危也。𠄎整音齋，隨齋所和，細切爲整。鑿熱而整冷，懲於羹之熱而吹其整，言戒心之深也。𠄎極，至也。同極，謂同事一君，異路，謂忠佞殊途。𠄎申生，晉獻公太子，爲驪姬所讒而死，事見左傳。𠄎嬖，絃以婢直亡身，見離騷注。𠄎忽，忽略。始吾聞人言，作忠造怨，忽略之以爲過言也。𠄎左傳云：「三折肱爲良醫。」九三，皆虛數。𠄎縉，射鳥短矢。弋，繳射也。機，張機以發矢也。屬羅，捕鳥之網。𠄎張，弧張之張。辟，機辟，亦作繫。此言讒人設弧張之機辟以娛君，使人動輒得咎，雖欲側身以處，亦無所也。𠄎儻，儻同遑遑，猶紆回也。僚，察之借字。千僚，猶云求察。離同福。言欲紆回委曲以求君之明察，又恐重遭患而罹罪尤也。𠄎罔，猶妄也。女同汝。之，往也。𠄎謂欲橫奔妄行，失路違道，則余志已堅，心亦不忍也。𠄎膺，胸也。腴，半分也。胸背半分，噓其痛楚之甚。紆，縈也。軫，痛也。𠄎搆，舂也。燹，秣也。鬻，舂米使

精也。木蘭，蕙，甲椒，江離，滋，均見離騷注。

糗，糲也。乾飯屑。

擗，舉也。媚，愛也。謂所愛之道與節也。一云，媚，美也。指上木

蘭，江離等而言。曾，重也。遠身，免害也。

惜，誦也。當為原初掩罪時所作，尚在郢都。

欽，劍也。

陸離，下垂貌。切雲，

高冠之名。崔嵬，高貌。

明月，珠名。璐，美玉。

虬，蟻，皆龍屬。

重華，帝堯，均見離騷注。

郢渚，今湖北武昌，欽

嘆也。同喚。藉風，餘風。

騶，至也。方休，地名。

船音等。船有屬者曰舫。一曰小舟也。沅，水名。上溯流而上也。齊，衆用力也。

榜，權也。吳榜，猶云越船。蜀艇，汰，水波。

容與，雙聲連語，猶「由與」，遲回不進貌。淹留也。曙，一作「洛」，枉渚，襄陽

皆地名。水經言：沅水東經辰陽縣東南，合辰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辰陽，在今湖南辰谿縣境。灑，水名。古曰序

水，源出湖南灑浦縣境，西北流經辰谿縣南，入沅水。浦，濱也。一云：文選五臣注云：「灑亦浦類。」甘甫詩云：「舟人漁子入

浦灑。」灑即浦也。蓋謂循水濱而行耳。如，往也。

杳，深遠也。狝，猴屬。

霰，雪珠。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字，屋宇。

接輿，楚狂，論語所稱歌「鳳兮」而遇孔子者。髡，去髮也。被髮佯狂，後乃自髡也。桑扈，即莊子之子桑戶，或謂論語

之子桑伯子，亦即此人。羸行，赤體而行也。家語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以，用也。伍

子，名員，字子胥，楚人，為吳臣。諫夫差不聽，被殺，盛以鴟夷而浮之江。史記有傳。比干，商王紂之叔父，亦因直諫被殺，剖心而

死。菹醢，見離騷注。

稟，謂之借字。

董，正也。重昏，謂重復暗昧。

亂，見離騷注。

露，未詳。或云，謂暴露而申

長之。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

御，進也。薄，迫近也。

此篇似南遷時作。濟，江湖，乘鄂，鄂車，方林，上沅水，枉渚，宿

辰陽，終於灑浦，嶺，山林獨處，流徙之地，約略可見。歛歛之緒風，紛霰雪其無垠，謫居之時，儼約可指也。純，有常而不

不雜也。震，驚也。愆，咎也。魯王逸謂原遷徙時與家室相失。朱熹謂原被放時，適逢凶荒，人民離散，原亦在行中，憫其流離，

因以自傷。魯，通，循也。江，大江；夏，夏水。或謂自江而別以通於漢，遷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入江處即夏口。魯

軫，痛也。甲，甲日。孟，開朝，旦也。魯，鄆都，楚都，今湖北江陵縣。惻，同情，恨也。一無「招」字。魯，塗，搗，並舉也。魯，楸，梓也。桑

梓，樹父母之鄉，喬木深故國之思，故瞻望太息也。淫，淫流貌。魯，夏首，即夏口。龍門，一名雀門。一曰鄆之東門；一曰楚都南

關三門之一。魯，輝，媛，牽戀之貌。眇，遠也。躑，踐也。魯，焉，乃也。洋洋，猶云茫茫。魯，陽侯，大波之神；相傳謂陽國之侯，溺水

而死者。汜，溢，水波大作之狀。焉，安也。滯，止也。魯，結，音，靈，懸也。王念孫謂結亦結也，結結雙聲。蹇，產，諸曲貌。魯，終，古所居，

謂祖國也。魯，水，中高者曰墳。詩「遵彼汝墳」之墳，與此同義。魯，州，土，屬邑也，介，間也。悲，遺風，句，王逸謂「遠涉大川，

民俗異也」。朱熹謂「遺風指故家遺俗之善者」；是均以風俗釋「風」字也。王念孫謂「遺風」之「風」當作「風

雨」解。文選李善注：「遺風，風之疾者。」是其義。蓋屈原回憶故都之康樂，悲江邊風物淒厲，愈感傷也。魯，洪，與祖謂：陵

陽，地名，仙人陵陽子所居。大人賦「反太一而從陵陽」，是以陵陽為仙人也。陸時雍以為下和封為陵陽侯，即是森音妙，

汪洋無際也。夏，大屋；丘，荒墟。魯，朱熹云：「兩東門，鄆都東關有二門也。蕪，穰也。言懷王曾不知宮殿之夏屋當為丘墟，又

不知兩東門亦先王所殿以守國者，豈可使之至於蕪廢耶。懷王二十一年，秦遂拔鄆而楚徙陳，不知在此後幾年也。」按

史記，秦拔鄆在襄王四十一年，朱云懷王，誤。此二句蓋謂楚王曾不知與晉無常，夏屋可為丘墟，以為方城漢水，可以無憂，

孰可使兩東門蕪廢也。至鄆都拔，夷陵焚，則原不幸而言中矣。魯，朱熹云：「一無「去」字，或恐去字上下有脫誤。」洪

興祖云：「考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秦約懷王與會，原諫止之。不從，懷王遂死於秦。頃襄王立，復放屈原。此云九年不復，不知的在何時也。」按新序第十：「秦欲吞滅諸侯，兼并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斷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于外。」近人陸侃如據此，因謂此次放逐，在懷王十六年張儀至楚時，正與洪注相合。惟子蘭爲令尹，明在頃襄王時，新序此節，係舉前後事概括言之，未可據以推斷放逐之年也。史記本傳初述上官大夫之譏，則曰「王怒而疏屈原。」繼述懷王受張儀之給，欲得儀而甘心，及儀至楚，又聽鄭袖而釋之，即繼之云：「是時，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反譏懷王。」云云。此下即敘懷王聽信子蘭，不納屈原之諫，入秦不返事。復敘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屈原既嫉之，雖放流，瞻懷楚國，繫心懷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未乃述屈原行吟江畔，與漁父問答，作懷沙之賦，自沉汨羅。所謂「屈原既疏，不復在位」者，謂不復在左徒之位，非此時即被放逐也。若「不復在位」爲放逐，而其下即接以「使於齊」，文理尙可通乎。竊意原爲三閭大夫，似在此時，蓋三閭大夫爲掌王族之官，非復政治之要津，故曰「疏」也。原之被放，實在頃襄王初立之時，後又被遷而益遠耳。放逐僅一次，故無所謂「復召用之。」遷徙非一地，故作品中背景不同。原之自沉，據種種推測，當在頃襄王九年。此云「至今九年而不復」，疑被放即在元年也。①汨，音綽。汨約，柔順貌。諶，誠也。在，亦弱也。汨約承歡，在弱難持，皆言小人之媚態。②溘，厚貌，正與汨約在弱相反。被離，卽披離，猶云紛紛，言其多也。③瞭，昭明也。杳杳，遠也。薄迫也。「被以不慈之名」，卽莊子所謂「幾不慈」也。④心所

蘊積曰愠，思求曉知曰愉。君子愠愉，不遠如也。小人貌爲抗傲，人輒好之。○陸蹀同蹀蹀，行貌。○首丘，以首

枕丘而死。禮曰：「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又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

死正丘首。』仁也。」○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也。回極，猶云回旋。或云：指天極回轉，浮浮，言其運轉之速。○

數計也。蓀，荃蓀，香草，指君。懷憂，愁也。○遙赴，遠行也。一作「搖起」，疾起也。興橫奔相對爲文。此王念孫說。鎮，定也。止也。

○矯，舉也。○憊，同驢，覽，示也。○夷，由，雙聲連語，猶猶豫也。憊，憊，心不安貌。○詳，伴之借字。○切人，懇切之人。

○獨樂，王逸本作「毒藥」，無「斯」字，誤。○三五，謂三皇五帝，或云謂三王五伯。彭咸，見離騷注。像，法像；儀，儀型。

上句指君，下句指己。○「少」，一作「小」。朱熹云：「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儷詩亦有『小歌』，卽此類也。」○

與，爲也。言爲美人陳辭也。并日夜，言旦暮如一也。無正，言無與平其是非也。○放，同傲。○倡，同唱，亦歌之音節。○胖，

離別也。○「北山」，一作「南山」。○營營，獨往無與俱之貌。○從容，疊韻連語，暇豫自適之貌。○水

淺曰瀨，急流曰湍，逆流而上曰汜，同溯。○朱熹云：「軫石，未詳。超回隱進，亦不可曉。」按軫石，謂石之方者，如車軫也。

一云，軫石，猶云磐石。威鬼，卽摧鬼。蹇，猶阻也。行，猶「且」也。隱，痛也。言雖蹇音願，而超回吾之志度，且茹痛而進也。○

北姑，蓋地名。○督容，謂督亂之意見於容貌也。徂，往也。言欲沛然而往。○道思，且行且思也。○滔滔，史記作

「陶陶」，汨，疾也。○「陶兮杳杳」，一作「陶杳杳兮」，「陶杳杳兮」，「陶杳杳兮」，「陶杳杳兮」，「陶杳杳兮」，「陶杳杳兮」，「陶杳杳兮」，

甚也。○紆，紆也。軫，痛也。離，同罹，遭也。感，痛也。鞠，窮也。○撫，循也。效，猶取也。○朱熹云：「易初，謂變易初心，本迪，未

九

章

九三

詳。「按：「迪」史記作「由」，一本無「初」字。「易本迪」謂變易其所本由之道也。一云，「本」疑當作「變」。

畫，規畫墨，謂繩墨之痕，志，識也。規畫章明，繩墨可識，前所圖畫，固未改也。思美人云：「廣途前畫兮，未改此度也。」與此意

略同。史記作「內直實重兮，大人所盛。」賦，盛美也。倕，倕，書作垂，舜時為共工。言巧倕不使斲，誰能察其所揆

度之正乎。玄文，黑色之文。有降子而無見曰曠，無降子曰曠。史記「幽處」作「處幽」，「無」曠「字。離婁

古之明目者，瞻盼也。瞽，盲者也。箴，箴，籠也。「因」，史記作「妬」，臧，善也。瑾瑜，美玉。示，施也。言懷才不

得施也。非，毀也。文質，其文不黜也。疏，迂闊也。內音訥，木訥也。一說，謂文疎而質訥。朴，未斲之質。委積

言其多也。選音迓，遇也。史記作「悟」，疑為「晤」字之譌。謂聖主賢臣不並世也。像，法也。

次，舍也。大故，死也。史記作「懷情抱質」。朱熹云：「『匹』當作『正』，字之誤也。以韻叶之，及以哀時命

考之，則可見矣。『無正』與『并日夜無正』之『正』之意同。伯樂，善相馬者。程，量才試用也。『驥馬』一作

「驥焉」，焉，於是也。史記作「人生有命」，一作「萬民之生」。錯，置也。安也。曾，重也。爰，古通。咄，方言：「凡

哀泣而不止曰咄。」此王念孫說。朱熹云：「此四句（曾傷爰哀……不可謂兮）若依史記移著上文「懷質抱情」

之上，而以下章「知死不可讓」承「余何畏懼」之下，文意尤通貫。但史於此又再出，恐後人因校誤加也。」類

朋也。懷沙者，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林西仲以為篇中「進路北次」為趨汨羅，因斷定此篇為絕命詞云。按史記本傳錄此

文後，即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而死。」荆楚歲時記謂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本篇首云「滔滔孟夏」，其時序正

與傳說不甚遠也。近人斷魯國王時就貶之作，由誤謂原在懷王頃襄王時被放兩次之故。○豐隆，猶云拭淚。○矜立，視也。○且明也，申且猶今云申明。○堯音鬱，積也。○豐隆，雲師。○辰，古盛字。○高辛，見離注。○憂，心憂懣之心。○造父，善御者，周穆王時人。○邁也，邁也。邁次，邁逡趨也。此卽離所謂「抑志弭節，假日媮樂」也。○幡冢，山名，漢水所出，見尚書禹貢。○縹，淺絳也；日將入時，色縹且黃也。按縹黃卽昏黃，一音之轉。○猶抽思，所謂「黃昏以爲期」也。○薄，蒼薄，宿莽，見離注。○蕭蕭，蕭蕭也，似小梨，赤莖，生道旁。○蕭蕭，蕭蕭之叢生者。○交佩，左右佩也。○蕭蕭，雜菜，皆非芳草。故言解去此二物，備以芳茝宿莽爲交佩也。此朱烹說。○言所居雖蔽，名聞則章也。○林西，仲云；「不服，猶俗云不慣。」○邁，借爲邁，幽深也。罷同疲。「遠」一作「處」。○莞，莞，彭咸，均見離注。○會信，謂曾見信任。昭時，謂昭明時政。先功，謂先王之功。○屬，付也。娛與嬉通，所謂「逸於得人」也。○言參與密勿，謹諱於心，雖有過失，亦蒙寬恕也。○龐，厚也。灌，漏也。清激，猶云明察。○史記本傳云：「懷王使屈原造爲靈令，屬草蕞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王怒而疏屈原。○言盛氣督過之也。○光景，猶云形跡。備之，謂備具誠信也。○水深則色黑，故曰玄淵。○離，古壅字。○懷，人壅君之罪，不昭著也。一云，惜君將終受壅蔽而不明。○無度弗察，王逸曰：「上無檢押以知下也。」○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著矣。」○蔽，淨幽暗，故曰蔽幽。○爲，乃也。恬，安也。不聊，不苟生也。○百里奚，春秋時虞之大夫。虞亡，爲晉所虜，以媵秦穆夫人。奚亡去。楚之鄢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羊之皮易之。授以國政，號曰五

殺大夫。 ㊦ 伊尹初以玉鼎烹鵠鳥之羹，因說湯，卒為相。即孟子所辯割烹要湯之傳說也。 ㊧ 二事均見離騷注。

㊨ 味，審其美惡也。子胥事見前涉江。 ㊩ 晉文公重耳出奔，介之推從。行道乏食，割股以進。文公返國，賞不及焉。介之

推隱綿上之山中。文公悟而求之，弗出。因焚其山。推抱樹而死。文公哀之，因名曰介山。禁民樵採，置田奉祀，素服哭之。寤同

悟。優游，大也。一云，「親身」為「割身」之誤。 ㊪ 訑，欺也。 ㊫ 妖同妖。 ㊬ 若，杜若，香草。 ㊭ 蓼母，古之醜女，

相傳為黃帝妻。西施，古美女。越王句踐獻之吳王夫差者。 ㊮ 自行，自明行之無罪。不意，出於意外也。 ㊯ 汎，編竹

木以渡水者。 ㊰ 心治，以私意為治也。辟同譬。此指無嚮街而乘，無舟楫而渡者。 ㊱ 譏音志，記也。 ㊲ 后皇，一云

指楚王；一云，后土也。徠同來。 ㊳ 不遷，禮記所謂「橋逾淮則為枳」也。生南國，漢書所謂「江陵千楸橋」也。 ㊴

曾同層。剝，剝也。搏同團。 ㊵ 「任道」一作「可任」。言外精內白，似有道也。 ㊶ 朱熹云：「死而復生曰蘇。」一云，

蘇，悟也；悟今作迓。蘇世，猶言迓俗。 ㊷ 「閉」一作「閑」。或疑是衍文。 ㊸ 言終身與友也。并謝，永謝也。

㊹ 淑，善也。離，離立。猶云孤特。文選江淹詩：「寂歷百草晦。」注云：「寂歷，影疎貌。」淑離，猶寂寞也。此命體說。 ㊺ 儵，

法也。伯夷，義不食周粟，采薇首陽而餓死。孟子稱為聖之清者。言橋之高潔，可比伯夷，立以為法也。屈原頌橋，蓋以自喻。

㊻ 回風，飄風也。 ㊼ 物，指蕙。聲，指風聲。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無形，實為之倡。 ㊽ 覽，莫之借字。蓋，掩也。 ㊾

其，枯草。比，合也。 ㊿ 葺，整也。 ㊽ 茶，苦菜；薺，甘菜。詩所謂「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是也。 ㊿ 佳人，或云，原自謂也；

或云，指楚王。更，代也。 ㊽ 眇同渺。浮雲，自喻身世。相羊，見離騷注。 ㊽ 言已介然懷微渺之志也。所惑，在前途之不可



知。〇〇〇 糾結也。纏帶齊胸也。〇〇〇 若木，見離騷注，仍因也。〇〇〇 髣髴，雙聲連語。言君王音容存心目中，然髣髴不

可得見。若湯，心沸熱如湯也。〇〇〇 案同按，抑也。言撫衽抑志，超然而起，惘惘遂行也。〇〇〇 習習，同忽忽。頽，衰頽。時謂衰

老之期，猶離騷所云「老冉冉其將至」也。〇〇〇 「蕪」一作「蕪」，「蕪」一作「蕪」。〇〇〇 「蕪」一作「蕪」。〇〇〇 「蕪」一作「蕪」。〇〇〇 「蕪」一作「蕪」。

〇〇〇 「此心」一作「爲此」。〇〇〇 隱，痛也。昭明也。〇〇〇 山小而銳曰巒。眇同渺，眇眇，遠也。默默，寂也。〇〇〇 景同影。

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

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

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

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

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

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

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

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

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

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〇〇〇 景同影。

「黃棘，棘也，枉曲也。以棘爲策，既有芒棘，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舊注以爲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爲策，以求于推伯夷之故迹是也。」孫詒讓札遂云：「黃棘多刺，又策當直而今反枉，皆言其不足用。」  
明吾心之無所適從耳。此猶夷齊采薇作歌，有「晉安適歸」之歎也。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沉於河。」淮南注云：「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自沉於淵。」  
文選江賦注云：「任石即懷沙也。」

## 九 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兮，天高而氣清；淒淒兮，收潦而水清。慳慳兮，薄寒之中人；愴愴兮，去故而就新。坎廞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惻惻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宋漠而無聲；雁靡靡而南遊兮，鷓鴣啁啾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壘壘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

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謁而歸，言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軫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露。賦：愴慨絕兮，不得中，替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忤忤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欲際而沈滅。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拏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葡櫨慘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擊騁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伴。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倥傯。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矯旋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梁闌閉而不通。皇天淫盜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漑。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云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踟跳而遠去。○鳧雁皆喙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圓鑿而方柄兮，吾固知其鉏鍤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營被君之渥洽。○大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餒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宋漢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尙委其弗濟。○○霰雪霧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壅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何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羨申包胥之氣展兮，恐時世之不〔固〕同。○○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嫌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塞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靚杪秋之遙夜兮，曷心繚悞而有哀。曷春秋遑遑而日高兮，曷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曷明月銷鑠而滅毀。曷歲忽忽而逾盡兮，老冉冉而愈弛。曷心搖悅而日喬兮，然怛悵而無冀。中潛惻之悽愴兮，曷長太息而增歎。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嶮廓而無處。曷事聲聲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汜濫之浮雲兮，焱靡蔽此明月。曷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霧噎而莫達。曷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黜黜而汙之。曷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曷彼日月之照明兮，尙黯黯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曷被荷禡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旣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愠愴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踳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曷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而蕪穢。事繇繇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尙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儻忽而難當。卒靡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休惕。築騏驥之瀏瀏兮，曷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曷遭翼翼而無終兮，惓惓惓而愁約。曷生天地之若過。

兮，冒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尙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恟愁而自苦。冒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翺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棄兮，焉皇皇而更索。寧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冒無伯樂之善相兮，誰使乎譽之！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惝惝之願忠兮，妬被離而郢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藥精氣之搏搏兮，鶩諸神之湛湛。騁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茭茭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冒前輕輶之鏘鏘兮，後輻乘之從從。冒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冒計專專之不可化兮，冒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題解】

九辯，宋玉作。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是九辯爲古樂章名，宋玉仿其體而作此也。玉，楚大夫，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此以述其志。梁啟超氏疑此篇爲屈原所作，其原因：（一）經典釋文原列在離騷九歌之間；（二）王逸釋「九」之義，不見九章九歌，而在此篇下；（三）離騷：「啟九辯與九歌兮。」或辯歌同爲古代韻文，屈並用之。

【注釋】

① 蕭瑟，雙聲連語，與蕭颯、蕭索同。 ② 懷慄，雙聲連語，猶懷愴也。言秋氣悽愴，如在客中送人歸去也。 ③ 沉音血。沉寥，猶寒廓也。曠蕩空虛之貌。 ④ 宋廖，同寂寥，猶寂寞也。川水春夏濁，至秋而清。 ⑤ 慄慄，雙聲連語，與悽悽、悽愴同。中去聲。 ⑥ 愴愴，懷恨皆疊韻連語，失意貌。去故就新，時序易也。一云，指離故土。 ⑦ 坎廞，同坎壞，不平也。猶云坎珂。 ⑧ 廓落，空寂也。按廓落亦疊韻連語。莊子云：「廓落無所容。」此言羈旅無友，落拓無所依也。 ⑨ 翩翩，燕飛貌。 ⑩ 宋淡，即寂寞。 ⑪ 靡靡，同靡離，雁飛且鳴也。詩：「靡靡鳴雁。」 ⑫ 鷓鴣，似鴉，黃白色。嗚嘶，聲繁細貌。 ⑬ 憂憂，首尾進貌。過中，猶云過半。蹇，語訛，羌之音轉。 ⑭ 廓空也。釋，解也。一云同憚，悅也。 ⑮ 徠，同來。薄，止也。 ⑯ 食事，食與事也。 ⑰ 躡，丘傑反，去也。 ⑱ 軾，車前橫木，人所憑者。輪，車軾下縱橫木，以其交錯，故曰結輪。 ⑲ 怛怛，心急貌。 ⑳ 廛，同廛。 ㉑ 奄忽也。離披，紛散貌。 ㉒ 轔轔，入也。 ㉓ 藹藹，繁茂也。 ㉔ 恢台，廣大貌。然，猶乃也。歆同坎，陷也。際，止也。 ㉕ 於邑，同於邑。一云，傷懷也。煩挈，攪亂也。 ㉖ 淫淫，漸也。器同疲。 ㉗ 削同棺。樛樛，同蕭森，猶云蕭索。瘠，腐也，敗也。 ㉘ 駢，驛馬。下節，按節。 ㉙ 道，追也。將，長也。 ㉚ 徑擗，疊韻連語，狂遽貌。一作「徑勤」，一作「越囊」。 ㉛ 灣，發語詞。容輿，雙聲連語，猶徘徊也。倚立也。 ㉜ 叩同仰。 ㉝ 會，重也。敷，布也。旒旒，音倚尼，猶云婀娜。都，大也。房堂也。朱熹云：「即詩所謂『背』」（焉得護草，言樹之背）。古人植花草之處也。 ㉞ 重，深念也，軫痛也。 ㉟ 書云：「鬱陶乎思君。」天子九門，謂闕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 ㊱ 漶同乾。 ㊲ 枚，馬所銜，狀如箸，橫銜之，兩頭有續，結於項後。渥，厚也。洽，澤也。 ㊳ 朱熹云：「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即舉肥之意也。」 ㊴ 委，一作「幸」。 ㊵ 泊，平也。壘，一作「壘」，皆「野」字。 ㊶ 一作「顧自往而徑遊」。

分。〔壓〕一作「壓」。壓按，自抑止也。學誦，王逸以爲吟詩禮。此四句，一本作「然中路而迷惑兮，悲隨蹤而無歸；性愚陋以褊淺兮，自壓按而學詩；蘭蓀難於蕭艾兮，信未達其從容。」〔盛〕一作「盛」。固，當作「同」。申包胥，楚大夫。伍子胥得罪於楚，將亡之矣。見申包胥，謂曰：「我必亡楚。」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後子胥果以吳兵伐楚，破郢，昭王出奔。申包胥求救於秦，立秦庭，哭七日夜，秦師乃出，卒復楚國。詳見史記。〔詩伐檀〕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餐，謂無功食祿。〔朱麻〕云：「充偈，記作充譏；注謂喜失節貌。」〔觀〕一作「觀」。同靜。杪，末也。〔緣〕，雙聲連語，同緣慄，慄例。〔遠〕，連音卓，遠也。按：遠，疑與迢迢同。春秋，指年歲。〔晚〕，景晚也，亦雙聲連語。〔銷〕，銷滅，謂虧缺也。〔言〕，老將至而愈自放也，即下句「搖悅日幸」之意。〔慄〕，慄，悽愴，皆雙聲連語。〔廓〕，廓，空寂也。〔森〕，森，猶忽也。離同壅。〔霧〕，音陰，雲覆日也。一作「霧」。噎，陰風也。〔默〕，丁感反，垢澤也。黠，垢汗沾辱也。〔以上四句，略同九章哀郢。〕〔膠〕，戾也。按：疑與交加同。〔以上四句，略同九章哀郢。〕〔瀾〕，瀾，狀駢驥之疾馳。〔介〕，甲也。〔選〕，行不進也。翼翼，恭慎貌。詩所謂「小心翼翼」也。約，窮約。〔若過〕，言如過客，不久留也。〔恂〕，恂，音選，愁音茂，疊韻連語，愚也。一云，恂音拘，愁音務，亦疊韻，猶拘迂也。〔見離騷注。〕〔菱〕，菱，飛揚貌，音施。躍，音躍，音躍，音田。銜，行貌，音五乎反。通，一作「道」。〔雷〕，飛廉，見離騷注。〔輕〕，輕，車之輕而有銜者，輕，一作「輕」。非，棘音涼。鏘，鏘，從從，皆車鑿聲。輶，輶，車前衣車後者也。一云，輶，輶，即所謂後車。後車從從與下文扈從屯騎容容對文，猶云從容也。〔言〕，自計此心專壹，不可變也。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彰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排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將惴惴款款，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粟斯，啾啾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輓乎？將隨鴛馬之迹乎？寧與黃鶴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誰知吾之衷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題解】

屈原疾當世邪佞得志，忠正見疏，故設爲與卜人問答之辭，而作此篇。或以此篇首云「屈原既放」明爲他人之辭，且風格又絕不類離騷諸篇，疑爲後人僞託云。

【注釋】

① 大卜，占卜之官。鄭詹尹，人名。② 策，著莖，正之，將以策也。龜，龜甲，拂之，將以卜也。③ 悃欵，雙聲，誠實懇執之貌。④ 媮，同偷，舊音俞，非。⑤ 「粟」一作「梁」，一作「慄」，「儒兒」一作「嚙呢」。朱熹注云：「促督，以言求媚也。粟，從來，說韻也；其從木者，籟飭也，非是。斯，辭也。嚙，呻儒兒，強語笑貌。婦人，蓋謂鄭袖也。」俞樾云：「呢，督，即趨趨；韓昌黎文『足將進而趨趨』，即本此。梁，斯，即擗擗，古禁罪人之具。呢，督，梁，斯，猶言如加桎梏，不敢妄動也。儒兒，即嚙嘴；韓昌黎文『口將言而嚙嘴』，即本此。」⑥ 朱熹注云：「突，梯，滑澁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軟也。絜，櫛，木，詳。或疑絜如大學『絜矩』之絜，謂圍束之也。櫛，屋柱，亦圓物，又以脂灌韋而絜之，是以突梯滑稽而無所止也，未知是否。」⑦ 汜，同泛，鳧，野鴨。⑧ 亢，舉也。輓，車轅前衡也。⑨ 鷖，鴨也。⑩ 三十斤曰鈞。⑪ 黃鍾，謂鍾之律中黃鍾者，器大而聲宏者也。⑫ 「知」下一本有「此」字。

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

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淪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歃其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首，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 【題解】

漁父，屈原作，蓋亦假借之辭。或疑亦出後人依託。屈原既放流，瞻懷楚國，繫心懷王，令尹子蘭又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既至江濱，行吟澤畔，乃遇漁父，與爲問事。詳史記本傳。

### 【注釋】

① 三閭大夫，掌宗室之官，司王族，屈昭景三姓者。② 一本二「我」字，上均有「而」字，「放」字下有「爾」字。③ 史記作「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淵，濁亂也。④ 鋪，食也。歃，飲也。糟，酒滓也。醢，以水舂糟，薄酒也。⑤ 史記作「何故懷

瓊瑜而自令見放爲。」  
察察潔白也，汶汶沽辱也。  
史記作「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  
「塵埃」史記作「溫蟻」。溫蟻，猶憎憎，音之轉也。  
莞爾，微笑貌。  
鼓，動也。楫，楫也。  
滄浪，淡水之下流，見尚書夏禹。纒，冠素。  
按滄浪歌亦見孟子。

### 附 荀子賦篇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潘潘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脩，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脩潔之爲親，而難汙之爲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

者邪？血氣之精，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謂之君子之知。——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忽兮其極之遠也，據兮其相逐而反也。印印兮天下之威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悒悒，通於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可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窕，窕而不可塞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託者，與？往來悒悒而不可固，固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可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雲

有物於此，儻儻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耆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

而惡雨。蠶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蠶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晝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遑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旣以縫衣，又以連理，夫是謂之箴理。」——箴

天下不治，請陳儷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懲革武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詘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蜻蛉爲蝦蟇，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剗，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閤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璇玉瓊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閤姬子奢，莫之媒也。媼母力父，是之喜也。以

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繼其同。——僂詩

【題解】

荀子有賦篇，合禮、知、雲、靈、箴、五賦，及僂詩而成。或云荀子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而已。漢藝文志既於諸子儒家錄荀子三十二篇，復於詩賦錄荀子賦十篇。此僅六篇。荀子中又有成相，亦賦之流，或分爲五篇，合以賦篇，共爲十一。蓋漢志脫「一」字也。荀子名況，趙人。荀本作郗，郗伯之後，後去邑作荀。時人尊之，謂之荀卿，猶荆軻稱荆卿也。又或謂之萊卿，荀孫音近，猶荆軻稱愛卿也。嘗游齊，居稷下，三爲祭酒。後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因家陵蘭。史記有傳。

【注釋】

① 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也。② 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③ 粹，純也。④ 駁，作也。伯，同霸。⑤ 文，文飾。采，華采。⑥ 不同否。⑦ 雅，正也。似，謂似續古人。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⑧ 隆，重也。⑨ 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⑩ 甚順而有體，言易行也。⑪ 隆，猶備也。王念孫曰：「隆與降同。」物，萬物也。⑫ 王念孫云：「示本作『施』，俗音之誤也。」廣雅云：「施，予也。」⑬ 王念孫云：「帝本『常』字之誤也。」物」字，即指智而言，言皇天降智以予下民，厚薄常不齊均，故有桀紂湯武之異也。⑭ 藝文類聚引此，正作「皇天隆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⑮ 溚溚，思慮昏亂也。俞樾云：「淑當讀作『淑』。」文選長笛賦：「驅蹶攪爪。」注云：「蹶，迫蹶貌。」海賦：「蕩華蹶溚。」注云：「蹶，溚，蹶也。」蹶，蹶之誼，亦猶是耳。⑯ 皇皇，皇穆，言緒之美也。⑰ 崇，充也。日，一日也。按詩蟋蟀「崇朝其雨。」河廣「曾不崇朝。」崇，終

也。崇日猶云終日。『陌』柳下惠之弟，太山之盜也。按，古以盜陌泛指大盜，猶以扁鵲泛指名醫。『參』參天，言其大可與天

參也。『言』言其小也。此猶謂放之可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者也。『暴』暴，即暴字。足窮，使窮

者足也。『寧』寧，當爲泰寧，安也。『寬』寬平則安，險隘則危。『王』王念孫云：「親，近也。狄讀爲逃，逃，遠也。此言智之爲德，近

於脩潔而遠於雜汙也。」『衿』衿，襲也。音奄。『精』精，靈。『榮』榮，華。『王』王引之云：「疵，知爲韻。疵下也。字涉上文而衍。」

『周』密也。『業』業，極也。鉅，大也。『此』此即上章「大參乎天」之意。『藝』藝，文類。『大』大，齊。『作』作，大齊。

『雲』雲能致雨以生萬物，故云德厚幾禹也。『言』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王』王念孫云：「宋錢佃校本云：『諸本作充盈乎

大寓，非。』案，作充盈者是也，下文充盈大字而不寤，即其證矣。『寓』寓同「宇」。『三』蒼云：「四方上下爲宇。」『藝』藝，文類。『引』引，作

「充盈乎天字。」『王』王念孫云：「忽，電貌。」『王』王念孫云：「擲者，雲氣旋轉之貌，反亦旋也。」『印』印，高貌。俞樾云：

「寤當讀爲擲。方言：『擲，取也。』雲行雨施，澤被天下，天下皆有取也，故云印印。今天下之咸擲也。下文德厚而不捐，即承

此而言。」『捐』捐，棄也。『愔』愔，猶暍也。『言』言變化不測也。『極』極，讀爲亟，急也。『門』門，謂所出者也。『王』王引之

云：「意，度也。」『禮』禮記禮運：「非意之也。」管子小問：「君子善謀，小人善意。」均謂意度之。『雲』雲氣無實，故曰不塞。『

王』王念孫云：「寤者，間隙之稱，言充盈大字而無間隙也。廣雅云：『寤，寬也。』呂覽常注：『寤，不滿密也。』義並與此同。」

『寤』寤，穴，較穴也。偪，不容也。『王』王念孫云：「訊下『者與』二字，蓋因上下文而衍。『訊』字不入韻，上文『充盈大字而

不寤』，『寤』字亦不入韻也。」『訊』訊，書問也。『蓋』蓋，蔽也。『王』王念孫云：「億，讀爲意，疑也。言暴至殺傷，而無所疑忌也。」



器王念孫云：「置，讀爲德。私置，私德也。逸周書官人篇：『有施而弗德。』禮記文王官人作『有施而弗置。』器備，讀如「保」；「備備，無羽毛之貌。器楊倞曰：『倭暴者亦取名蠶食，故云。』王引之云：『如楊說，則蠶下必加食字，其義始明。』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懼。蠶懼擊近，故曰：『與暴爲鄰。』器備成見殺，是身廢；絲窮繭盡，是家敗也。器弃，即棄。書老蛾也。器後世種也。器占，驗也。五泰，五帝也。宋本皆作「五帝」。器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器壯得其養，老而見殺。器爲蠶之時，未有牝牡。器俞樾云：「游，疑滋之舞，滋，長也。」器生長於夏，先暑而化。器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也。太平御覽引作「疾溼而惡雨」。器蠶之成長時期，三眠然後吐絲。器郝懿行云：「理者，條理也。」詩云：「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戰國時其俗尤甚，故荀卿感而賦之。器知，讀爲智。器論語：「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集解：「穿，穿壁；窬，窬牆。」器見，猶顯也。器鐵，巨箴小。器長其尾，謂練也。剝，末也，謂箴之鋒也。器銛，利也。郝懿行云：「趙之爲言趙也。禮天子傳：『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猶趙虜。』是也。趙，練，搖掉，疊韻字。」器結尾，言繫練也。器遠，遠迴，行難也。器簪形似箴而大，管所以盛箴。俞樾曰：「簪當爲鑽。禮記喪大記：『用雜金鑽。』正義曰：『鑽，釘也。』磨之琢之，釘方成箴，故云。」器理，義理也。箴即今鍼字。器俛，詩，俛異激切之詩。器鄰，同隣，方也。器言百官地職。器盲，不明也。器王念孫云：「幽晦，元刻作幽闇，是也。」楊法：「謂幽闇之人，登昭明之位也。」器王念孫云：「反見縱橫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見謂縱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以從橫見謂於世也。」器言欲在上位行至公以利百姓，非謂重樓疏堂之榮貴也。器怒，同敵，備也。王念孫云：「貳兵，當爲戒兵之誤。戒兵與怒革同義。」器王念

孫謂將將，集聚之貌。與詩十月之「讒口鴛鴦」同義。⊗幽險，幽暗凶險也。⊗英，質也。⊗說文：「螭

如龍而黃。」蝦蟇，守宮也。⊗剗，剗也。比于，村之臣，諫之不聽，被剗。⊗匡，國名，在今河北長垣縣境。論語：「子畏於匡。」

⊗郁郁，有文貌。⊗拂，遠也。此二句當作：「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皓與吳同。⊗言

天道善福，故曰不忘。⊗楊倞云：「共讀爲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

治也。俞樾云：「此二句乃望之之辭，言聖人於此亦拱手而待之耳，所謂千歲必反者，此時殆將然耳。楊說非。」⊗反辭，

反覆敘說之辭，猶楚詞之「亂曰。」⊗行，饒也。⊗服，用也。本或作「讒人般矣。」般，樂也。俞樾云：「此章蓋遺春申君

者，仁人細約，暴人衍矣。諸句，實譏楚也。不敢斥言楚國，故託言遠方之國有如此耳。此荀卿之危行言孫也。」⊗藟，赤玉

瓊，美石。⊗王念孫云：「此謂布與錦雜陳於前，而不知別異，言善惡不分也。」⊗閭，古之美女。漢書音義章昭曰：

「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子奢即子都，鄭之美人。詩所謂「不見子都」是也。⊗嫫母，黃帝時人，力父未詳，皆醜者。⊗

鄒懿行云：「以危爲安，韓詩外傳作『以是爲非。』」⊗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誰其與同。」盧文弨

曰：「此章在遺春申君書後，此書但載其賦而不載其書。」按：戰國策楚策客有說春申君一文，文後有賦，與此略同。

## 戰國策略說

戰國策一書，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鉅二百四五十年間事，蓋紀當時縱橫說士之言行，及諸國之事迹者，其作者已不可考。司馬遷作史記，多採其事。其文辭之宏俊，辯說之詭異，後世尙之，如漢之賈誼，宋之蘇洵，明之唐順之，情之魏源，皆祖其文者也。其編製分東周、西周、秦、齊、燕、楚、趙、魏、韓、宋、衛、中山，計十二國。

此書之哀集，始於漢之劉向。向之原序云：「中書餘卷，錯亂相糅，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重複，得三十三篇。」則向編此書，本據諸國之記，刪併重複，排比成帙，所謂三十三篇者，實非原來之次第，所記者亦因而有詳略也。此書漢魏以後，復有散佚，宋代崇文總目止云十有一篇。曾鞏采求原書，正其魚魯，疑其不可考者，重加校定，復爲三十三篇之舊，凡四百八十六首。即今存之本也。

「戰國策」之名，亦劉向所定，其序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沿用至今，仍稱之曰「戰國策」焉。「策」依劉氏序文，以爲「策謀」之策，蓋因紀戰國時事縱橫家之計策而名者。然「簡策」之「策」，本與「冊」通。或云：「戰國策者，紀戰國時事之書冊也。」亦是一說。

戰國策一書，既述縱橫家言，文辭佚麗豪放，又記史實，故或目之爲子書，或據之爲文章，或以之爲史冊。漢書藝文志，戰國策與史記爲一類，同附六藝略春秋類後，是以此書爲史冊也。蘇洵挾而讀之，以揣摩文體，是以此書純爲文章者；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入子部縱橫家，文獻通考因之，則以此書爲子書矣。按戰國策稿爲史籍，四庫書目錄亦入史部雜史類，分類甚允。然此書在文學上之地位，固不能泯，棄其實事，賞其文辭，亦無不可。

### 蘇秦以連橫說秦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

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也。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爲天下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

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惜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滕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黎黑，狀有歸色。歸至家，妻不下紉，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

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以隨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十雙，黃金萬溢，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

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

盜爲用，轉穀連騎，炫熿鬻於道；山東之國，鬻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捲橈，鬻之士耳，伏軾搏銜，鬻橫歷天下，鬻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鬻

將說楚王，路過洛陽。鬻父母聞之，清宮除道，鬻張樂設飲，鬻郊迎二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虵行匍伏，鬻四拜自跪而謝。鬻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鬻可忽乎哉！」

### 【題解】

蘇秦，東周洛陽人，與張儀俱從鬼谷子學縱橫術。初說秦惠王以連橫，不見用。往說趙，合六國之從，同盟拒秦。蘇秦爲從長，趙封之爲武安君。後仕齊，被刺死。史記有傳。連橫之說，蘇秦始主之。以不見用，乃主合從。關東之地，楚燕趙魏韓齊居之。合關東南北六國以拒秦，故曰合從。從同縱。關西之地，秦獨居之。連楚趙韓魏，西向事秦，故曰連橫。橫亦作衡。張儀所主。秦，蘇姓，伯爵，伯益之後，傳至非子，周孝王封爲附庸而邑於秦，今甘肅天水，故秦城也。秦靈公討西戎，平王賜以岐豐之地，列爲諸侯。其後歷經遷徙，至孝公，徙都咸陽，今陝西咸陽東三十里有故城。周顯王四十四年，惠文王始稱王。及秦始皇乃統一六國。

### 【注釋】

秦惠王諱惠文，亦稱惠文君。巴蜀二國名。巴，即今四川巴縣。蜀，即今四川成都縣。漢中，郡名，秦置，即今陝西終

南山以南，舊漢中興安及湖北鄖陽諸府皆屬之。有二說：一，貉，東北方三韓之屬。代，馬代郡，馬邑也。二，胡，今山西北部

地，出貉，貉似狐之獸，其皮可爲裘。代，代縣，出馬。巫山，在今四川巫山縣東。黔中，故楚地，今貴州東北部，湖南北部

西部皆是。肴，賈生過秦作殺。在今河南洛寧縣北。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兵卒之能奮擊者百萬。沃

野，土肥之地。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府，聚也。」呂覽簡選注：「教，習也。」奏，言也。效，驗也。高誘戰國策

注：「文章，旌旗之文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按文章與彰彰通。一說，法令也。時方誅商，疾辯士，故不用

神農，古帝名。又稱炎帝，亦曰烈山氏，少典子。補遂，國名，或作輔遂。黃帝，古帝名。一曰軒轅，亦曰有熊氏。涿鹿，山名，

在今察哈爾涿鹿縣西。蚩尤，九黎之君，一曰亂臣。堯，姬姓，名曰放勳，封於陶，國號唐，故曰陶唐氏。驩，堯時司徒，堯放

之於崇山。舜，姚姓，號曰重華，亦曰有虞氏。三苗，國名。即今湖南澧洞諸苗，種族不一，故曰三苗。禹，姒姓，舜以其治

水有功，禪以天下，國號夏。共工，本官名，舜時爲此官者，霸於水火之間，乃流之於幽州。湯，子姓，名履，夏桀無道，湯放之

南巢，即天子位，國號商。文王，名昌，紂時四方諸侯之長。崇，國名，今陝西鄠縣。崇侯虎，道，紂爲惡，文王伐之。武王，名

發，文王之子，滅紂即位，國號曰周。齊桓公，名小白，春秋五霸之一，僖公之子也。伯同，穀，輻所漢也。通飾，

巧也。矯飾之意。科，條，章程也。稠，多也。濁，亂也。聊，賴也。謂明者之言，章顯之理。俸服，儒士之服也。

死，敢死之士。綴，連也。厲，磨礪也。五帝有三說：一，太昊，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也；二，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三，



少昊，顛頊，帝嚳，舜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宋襄公也。○同，同也。○凌，駕也。萬乘，大國，可出車萬乘者。○同，同也。○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元。○高誘云：「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高誘注云：「高誘注云：『高誘注云：』」

○高誘注云：「高誘注云：』」

○高誘注云：「高誘注云：』」

○高誘注云：「高誘注云：』」

○高誘注云：「高誘注云：』」

○高誘注云：「高誘注云：』」

○高誘注云：「高誘注云：』」

○高誘注云：「高誘注云：』」

○高誘注云：「高誘注云：』」

○高誘注云：「高誘注云：』」

○高誘注云：「高誘注云：』」

○高誘注云：「高誘注云：』」

○高誘注云：「高誘注云：』」

蘇秦以連橫說秦

### 鄒忌諷諫齊王

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映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吾孰與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孰與徐公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諂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之謂戰勝於朝廷。

【題解】

鄒忌，齊臣，或作驪忌子，封下邳，號成侯。汪應麟困學紀聞云：「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修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願謂其妾。妾曰：『佞。』將出問，問其從者。從者曰：『佞。』過於淄水，自照，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佞。』問從者，從者長臣，諛臣曰：『佞。』臣至臨淄水而觀，醜惡甚焉。今王察之，齊國治矣！』」與鄒忌之言略同。洪景廬謂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多矣。齊王，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世仕於齊，以諫為氏，亦曰田氏。數傳至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周安王命和為諸侯，是為田齊，有今山東之地。都於臨淄，今山東臨淄縣。周顯王十七年，威王始稱王，傳至王健，為秦所滅。此齊王指齊威王，田齊桓公子，各因齊，自稱為王。

【注釋】

①脩長也。②「身體映麗」鮑本作「而形貌映麗」。高誘戰國策注云：「映，讀曰逸。」逸，猶絕也。按映，映之錯字。映，美也。③續十二國史作徐君平。④一本無客字。⑤執，熱之借字。熱，細視也。⑥一本無「於是」二字。⑦以，謂之借字。猶云「以為」。⑧高誘注：「下人蔽王甚矣。」⑨刺，舉其失也。⑩諛，鮑本作「讒」。

馮諼客孟嘗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

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

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答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慳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差，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驅而之辟，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辭，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

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賈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賈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

於宗廟之崇，沈於詔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

馮諼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

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題解】

馮諼，史記作「馮驩」。史記采此事入孟嘗君傳。孟嘗君，田文，嗣其父嬰，封於薛，號孟嘗君。時爲齊相。好客，與魏之信陵君、趙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齊名。

【注釋】

○一本「客」上有「魚」字。○簿記。○猶今云「會計」。○「責」古債字。薛，故城在今山東滕縣東南四十四里。○憤，心亂也。憐，憐也。○市，買也。○「起」一作「赴」。○拊，同撫。子愛之如子也。拊愛子三字義同。賈，讀若古。○「賈利之」，謂取其利如商賈也。○說同悅。○魏都大梁，故又稱梁。○文車，彩繪之車。服劍，佩劍。

顏觸見齊宣王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

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土，與使觸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土。』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又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此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

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簏，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南西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不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

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曰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曰何不吉之有哉？曰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曰願請（受）曰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曰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曰「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曰非弗寶貴矣，然夫曰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曰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曰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真正以自虞。曰制言曰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

觸知足矣。歸反撲，則終身不辱也。曰

【題解】

王闢之師道戰國策補注云：「春秋後語作王觸，黃不烈戰國策札記云：『不烈按，古今人表中上作顏歎，其下歎別在後，未知後語何據以爲一人也。』齊宣王名辟疆，威王子。」



【注釋】

①前進也。因坐遠而使之即已也。②說，通悅。③忿然，怒貌。④鮑本無令字。⑤柳下季，春秋時魯人，姓展字禽，名獲，食采柳下，諡惠，亦稱柳下惠。孟子稱之為聖之和者。⑥藝，葬也。禮：「適墓不登壘。」⑦二十四兩為鎰。⑧千乘之地，能出車千乘者也。孟子：「千乘之國。」其義同。⑨一百二十斤為石。鍾，河鐘。鮑本作鑿，懸鐘磬之直木。⑩役，為之使；處，在其位。⑪今本百下有姓字。⑫徒步，布衣之稱。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則大夫始出必乘車矣。⑬鄙，小邑。野，郊外。監門，謂守門者也。周官司門之屬有監門。注云：「監門，門徒。」園里，猶言鄉里。言監園里之門。魏公子無忌，客侯生為夷門監者，監門，賤役也。⑭孟子：「舜發於畎畝之中。」按舜徵時耕於歷山，故云。⑮音請侯多，由得士之故；今失士，故誅滅而寡；得失之計在此。⑯晁本無「滅亡無族」四字。⑰鮑改「以爲」而「吳曰：「恐當作而。」⑱據，通倨。⑲約，窮也。語：「不可以久處約。」⑳高士傳作「渥」。按，渥，厚漬也。㉑鮑本無「華」字。㉒九佐，九官也。⑳續十二國史云：「陶元亮集聖賢羣輔錄引戰國策：「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禮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也。㉓楚辭八師三后外，有益，稷，皋陶，垂，契。㉔瀟書伊尹仲虺二相外，有伯仲，伯苦，厚外。㉕壘，數也。㉖形，鮑本作刑，改爲形，吳氏曰：「當作刑，古書字通。」無形，無端，俱指實德而言。㉗明學，學之明者；上見下通，聖明之事。㉘不吉，指前所云之削，辱，禍，誅，滅而言。㉙史記老子傳：「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索隱云：「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也。」按，李耳，楚苦縣人，嘗爲周柱下史，有道德經五千言，亦稱老子。㉚細人，小人也。㉛鮑本無「受」

字。呂氏春秋注云：「牛羊豕之閑曰牢，故三牲具謂之太牢。」魯麗都，美麗也。魯制，裁斷也。魯「夫」鮑本作「太」。魯遂，達也。易：「不能退，不能遂。」魯晚食，遲食，飢而後食也。飢者甘食，故可當肉。魯虞娛，同，樂也。魯制言，聽羣臣之言而裁斷之也。魯黃氏戰國策札記云：「『陶』上鮑本有『日』字。『撲』，鮑本作『璞』。鮑本又於『日』上補『君子』二字，『歸』下補『真』字。」吳師道曰：「日者，陶既辭而又自言也，上言太璞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云云，文意甚明，添字謬。」按，此記者評陶之辭。

### 莊辛說楚襄王

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

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鋸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

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已。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條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已。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啄鱸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葺，慮治其繒，織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磔磔，引微繳，折清風而振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已。南游乎高陵，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陂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

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臯塞之內，而投己乎臯塞之外。」

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執珪而授之，封之爲陽陵君，與以淮北之地也。

### 【題解】

莊辛，楚人，莊王之後，以諛爲氏，諛王，卽頃襄王，名橫，懷王子。

【注釋】

○莊辛諫襄王，不聽，去之趙。留五月，秦取楚，巫，黔，中地。襄王乃徵莊辛於趙。此言「莊辛至」，自趙返至楚也。○鄙語，俗

諺也。○菟，當作兔。○裁其長以補其短。○蜻蛉，時蜓。○俛同俯。○鈇，同鉛。調鉛膠絲，鑄鉛爲小丸，繫絲兩頭，又

膠其絲，投之空中也。「鉛」鮑本作「鉛」。鉛，錫糖，有膠性。○八尺曰仞。一云四尺。○已，本作「以」。舊運下讀，今從

王念孫說改。「因是」猶此也。○白粒，指米類。○攝，取也。○以其同類之鳥招誘之也。今捕鳥者尙用此法。吳師道

云：「一本標後語云：「以其頸爲的。」按李善注詠懷詩引同。○按，上文既云調乎醜賊，則既烹之矣，何以又加此語

乎？一本無此十字，是。○一無「黃」字。○淹，留也。黃，鵠水鳥，故云。○鱗，鮑本作「鱗」。一本作「鱣」，皆魚名。○

蔭同菱。衡同衡，皆水中植物。○翮，羽翼。○莽，鮑本作蓬，音波，以石爲矢鏃也。盧，黑弓。黃不烈云：「莽當讀爲蒲，左氏所

謂「董澤之蒲」也。「蒲」可爲箭，音縮，音之借字，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韞，音酌，生絲縷也。○劇，音檻，利也。一作「礪」。○

礪，同礪。○扞，同限。○一本無二「乎」字。○鼈，鼎屬。○「聖」鮑本作「靈」。按蔡靈侯名軫。楚子誘殺蔡侯般，

在春秋魯昭公十一年。新序作「蔡侯」。文選詠懷詩注引作「蔡聖侯」。○高陂，即高丘。○巫山，卽巫峽，在今四川

巫山縣東。○始，漢，在巫山縣城北。一云，飲，飲馬也。○湘，陂，湘水之濱。○高蔡，卽今河南上蔡縣。○子發，楚公子

葉疾也。○宣王，鮑本作「靈王」。史記云：「靈王召蔡侯，醉而殺之。」按淮南子云：「子發伐蔡，宣王郊迎。」新序亦作

葉疾也。○宣王，鮑本作「靈王」。史記云：「靈王召蔡侯，醉而殺之。」按淮南子云：「子發伐蔡，宣王郊迎。」新序亦作

「宣王。」「宣」一本無「以」字。按無「以」字，「已」當作「以。」 四，人，襄王幸臣。州，今湖北監利縣；夏，今湖北夏縣；鄆陵，今河南鄆陵縣；壽陵，未詳。一說，鄆陵君即安陵君；安陵，在今河南鄆城縣南。聲從，謂聲出則以二人從。 四，四方所貢府庫之金也。 雲夢，澤名，在今湖北安陸縣。本爲二，江北曰雲，江南曰夢。 秦相魏冉，封穰侯。穰，在今河南鄆縣東南。秦王，昭王。穰，即穰，在今河南信陽縣南。時白起破鄆，燒夷陵，在穰塞南，故曰內。楚王出亡於陳，在穰塞北，故曰外。填，阻絕也。 此句疑有缺文。按新序云：「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後語云：「而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鮑本無「與舉淮北之地也」六字。

### 豫讓爲知伯復仇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

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知伯報仇耳。」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

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

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

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以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以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以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豫子之爲知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

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

【題解】

豫讓，見本文。知伯，知襄子名瑤，晉大夫。知國語作「智」。知氏，春秋時晉大夫荀懿之後，食采於知，遂爲知氏。

【注釋】

① 畢陽，春秋時晉大夫畢萬之後。② 范氏，晉卿士會之後，食邑於范，因以爲氏。中行氏，晉卿荀林父之後，林父將中行，以官爲氏。二家皆爲知伯所滅。③ 說同悅。④ 三晉，韓趙魏也。三家滅知氏而分其地。⑤ 襄子，名無恤，簡子太子。初，簡子使無恤將圍鄭。知伯醉，以酒灌無恤。歸，語簡子，使廢無恤。簡子不從。及襄子嗣立，知伯請地於趙。襄子不與。知伯率韓魏之衆，圍晉陽，凡三年。復決水灌之。故最怨知伯。⑥ 飲器，棹棹之屬。一云，謂溺器。虎子之屬。韓魏叛知伯，與趙共滅知氏，殺知伯，以其頭爲飲器以洩憤。⑦ 將其頭，史記刺客傳作「漆其頭」。⑧ 修其容色也。⑨ 刑人，受刑而殘其身之人。⑩ 厠，便溺之所。入癩子之宮，爲其塗圻厠所。⑪ 如，往也。⑫ 「扞」當作「朽」。朽，塗之具。刃，施刃於朽，欲以行刺。⑬ 風與癩通。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若癩病然。按此蓋以漆塗其身，僞爲病癩者耳。舊說迂。⑭ 「往乞」史記作「行乞於市」。⑮ 謂吞炭以變其音，非真瘡也。⑯ 無此，猶云無如此者。⑰ 質，讀作贊。委贊，執贊以見，爲之臣也。⑱ 舍，置勿誅也。⑲ 以通「已」。⑳ 「故」通「固」。㉑ 而通爾，豫讓自謂也。按「而」與「乃」通。言所望已遂，乃可以報知伯於地下矣。

### 虞卿議割六城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

樓緩曰：「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如何？不與如何？』」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矣。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王恐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子之。」王曰：「諾。」

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



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

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敵，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乎？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取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價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不與，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

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

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敵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

虞卿聞之，又入見於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題解】

虞卿，趙卿，食邑於虞，後與魏齊去趙，困於梁，著書自見。史記有傳，趙孝成王（名丹）四年，秦攻趙，趙將廉頗軍長平，不能下。

【注釋】

六年，趙信秦間，使趙括代廉。秦將白起大破長平軍。括死，趙降卒皆被坑。乃使人索割六城。虞卿與樓緩爭議於趙王前。

○長平，趙邑，在今山西高平縣北。○樓緩，趙人，嘗仕秦。一云魏人，即樓子文侯弟，亦作樓昌。○一云此句當讀作「與

秦城何如不與，」下「何如」二字衍文。○一本無「人」字。○公甫文伯，魯大夫公父歆，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

子，其母敬姜。「甫」，國語作「父」。○一作「二人」。○吳師道謂史記及新序並作「二人」，八字乃人字之譌。按下文

明云十六人，當作「二八」。○禮記檀弓載此事，與此不同。辨士之言，或過其實。○相室，傅姆之類。一云家相也。○

之，此也。○言而如也。「而言勿與」，「如言勿與」也。古書多借而為如。○孟子：「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也。」如而

對文，亦借而為如。○邯鄲，趙都。今河北省邯鄲縣。○此二十四字衍文，當從黃不烈校刪。○資，助也。○樓同講。

○負親，謂棄絕情好。上文言「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攻趙，是負所親也。○敝，史記作「弊」，新序作「幣」。

敝，幣，古通借。齊，同也，言交秦與韓魏同。○不取於秦，言不為秦所取而又見攻也。此假設之辭。○而，史記作「終」，新

序作「亦」。○罷，同疲。○此句及下文「王以五城賂齊」，得「王五城」。○鮑彪本均改「五」為「六」。○資，一

作「貴」，今從鮑本。史記新序均作「功」。○言割地之計不止也。○說同悅。○齊秦嘗爭為帝，故曰深讎。○

本無「也」字。○趙與齊合，則秦亦乞和於趙矣，故曰「結三國之親」。下文云：「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正

可為此句作證。

## 魯仲連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魯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魯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任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

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此圓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圓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令魯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魯之國也，權使其土，虜使其民。魯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魯則運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猶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之。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斬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猶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

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紂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爭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舍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天子，筦鍵，攝社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至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 【題解】

魯仲連，名連，齊人。史記有傳。

### 【注釋】

○ 邯鄲，趙都。○ 董同儔。安釐王名。○ 蕩，一作湯。蕩陰，今河南湯陰縣。按史記魏公子傳云止於邯。○ 新垣，姓，衍名。新，一作辛。上云客將軍，疑衍非魏人。秦軍迫邯鄲，故從間道入。○ 名勝，趙武靈王子，封於平原，在今山東平原縣南。○ 孝成王。此事在孝成王九年。○ 周赧王二十七年，齊潛王稱東帝，秦昭王稱西帝。潛，一作閔，與齊同。史記作潛。○ 齊潛王從蘇代言，去帝號，秦因之亦去帝號。○ 此時齊君爲襄王，疑「潛王」二字衍。○ 一無「昭王」二字。○ 見雜錄注。○ 魯指長平之敗。○ 魏都大梁，故又稱梁。○ 禮云紹介而傳命。凡禮，實至，必因介以傳辭。介不僅一人，故曰紹介。紹，繼也。古云紹介，今云介紹。○ 鮑焦，周之介士，抱木而死。見莊子及韓詩外傳。言世人以焦爲不能自寬容而死，皆非也。○ 令，一作「今」。○ 魯上同尙。秦制，爵凡二十級。戰時以所斬之首多少計功賜爵，故云首功。○ 權，詐術，虜，奴虜。○ 魯過，謂尊之太過。正天下，爲政於天下也。○ 魯名嬰齊。○ 烈王名喜。天子死曰崩。○ 魯赴，告喪也，今作訃。○ 魯上句指烈王之崩，下

句指烈王子安，王騰寢苦居廬。○斷音促，斬也。○此罵之之辭，而同爾。○鮑彪於「然」下補「則」字，黃丕烈云：「凡古言然，與今言然則同。」○鬼侯，一作九侯，史記同。按鄆縣有九侯城，鮑本無「之」字。按之，與也。考工記：「作其鱗之而。」謂作其鱗與而也。○子，女子也。○牖里，亦作羨里，在今河南湯陰縣北。車，鮑本及史記均作「庫」。舍，置也。舍之死，置之死也。舍，鮑本及史記均作「令」。○維，今山東濰縣，古萊夷之地，故曰夷維子。策，馬鞭。○辟同避。辟，舍言不敢居正朝，避居外舍。筦，鑰也。「于」字疑衍。○投簫，不啟關也。○薛，小國，今山東滕縣西南，有薛城。○假涂，即借道。鄆，小國，今山東鄆縣。○倍同背。○事養，謂事老養幼。以米實死者口中曰飯，以珠玉實死者口中曰含。鄆魯弱小，拒齊，且有滅亡之憂，故云。○無忌，昭王少子，封信陵君。晉鄙，救趙留軍不前。無忌用侯嬴計，請如姬繆，魏王兵符。因燔命奪晉鄙軍以救趙。史記有傳。○以金帛贈人曰壽。

### 觸龍說趙太后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笑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題解】

觸龍，本作觸讐。讐音攢。吳師道云：「史作龍。按說苑，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讐以別之。」黃不烈云：「吳說非也，當作龍。古今人表中云：『左師觸龍』即此。『言』字本下屬『顧見』讀，誤合二字爲一。史記云：『觸龍言顧見』不誤。』今從黃校改。趙太后即趙威后，惠文王之后。

【注釋】

① 秦攻趙，在趙孝成王元年。② 長安君，惠文后少子之封號，名不詳，封於饒。質音管，人或物置以爲信者，曰質。③ 左師，官名。從黃校，分讐爲龍言二字。④ 揖，史記作「胥」。胥通須，待也。胥，兼作骨，譌爲骨，後人又加手爲揖。⑤ 一本無「而」字。⑥ 鄰同隙。體有所隙，諱其病，意謂太后亦病足耳。故下句答云「恃聲而行」。⑦ 覆，同粥。⑧ 者同嗜。⑨ 賤息，自謂其子。⑩ 少，幼也。⑪ 黑衣，衛士之戎服，此即以指衛士。「王官」，史記作「王宮」。⑫ 沒死，史記作「昧死」。⑬ 觸云冒死也。⑭ 填溝壑，自謂死也，諛詞。⑮ 媼，音奧，老婦之稱。燕后，太后女，嫁於燕者。賢，勝也。吳師道云：「媼，一本作太后。太后稱媼，非也。春秋後語並作太后。」黃不烈云：「吳說非也。史記並作媼。考高祖紀云：『母曰劉媪。』漢書孟康注引此。又云：『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最爲得之。小司馬（貞）云：『近有人云母媪氏。』此不達媪字義耳。其所云

班固泗水亭長古碑，必出賈道。不然，固既云爾，何其撰漢書乃仍云媼也？  
「有」一作「爲」。呂指顧侯化家爲國。呂「主」一作「王」。呂，謂相繼爲侯也。呂奉國節，重器，謂金玉寶。  
呂山陵崩，謂太后歿，諱言之耳。呂子義，趙之賢士。

## 聶政刺韓傀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爲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解救。

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恠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且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蠹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驢，豈敢以有求邪？」聶政

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魯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該，魯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魯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

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嫫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於之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冒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

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冒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 【題解】

黃丕烈戰國策札記云：「吳師道云：『史記作韓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又曰：『韓非子傀作龐，藝文類聚引作『韓累。』』不烈按，傀、龐同字。考索隱在韓世家，單刻本下有「侯」字。疑俠侯是其爵號，傀累爲聲之轉也。」

### 【注釋】

① 韓，姬姓，侯爵，晉之支族。春秋末，韓趙魏三分晉國，韓康始爲諸侯，國於平陽，今山西臨汾縣；後徙都鄭，今河南新鄭縣。周顯王時，宣惠王始稱王。傳至王安，爲秦始皇所滅。② 嚴遂，字仲子。③ 政通正。④ 軼，今河南齊源縣有軼村，深井里，里名。⑤ 陰交，私交也。⑥ 事今薄，言今日所以事君者尙不厚也。⑦ 恠，同怪。⑧ 甘脆，猶言甘旨也。⑨ 辟，避也。辟人，屏

人也。○黃不烈云：「夫鮑本作丈。吳補：一本作夫人，史同。章昭云：『古者尊大嫗爲夫人，又或作大人。』不烈按，文字當是，顏氏家訓有說。」按，顏氏家訓風操篇：「吾嘗問周弘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稱爲丈人。』」史記刺客傳作「將用爲大人蠶糲之賈。」按，蠶糲，食米之不精者。○驢，同獸。○史記注謂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使將貨物於井邊貨買，曰市井。白虎通以爲人至市有所鬻買者，當於井上洗滌令潔，乃到市。○史記「徒幸而養老母」句，作「幸以養老母。」禮記曲禮：「父母存，不許友以死。」○鼓刀見離騷注。○廣雅釋詁云：「枉，屈也。」○睡毗，怒目相視也。○嗥然，猶默然也。○漢陽，故城在今河北漢陽縣南。○史記此句作「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鮑本無「爲誰」二字，下有「請得從事焉」五字。○韓君烈侯也。○鮑本作「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章昭國語注：「益，多也。」○生得，生而被擒也。黃不烈戰國策札記云：「吳氏補曰：『索隱云：『策作無生情，言所將多人，或語生異情，故語泄。』今本無此文。』不烈按，考索隱云：『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語泄。』亦兩俱通也。是史記本作「生得。」策文本作「生情。」按，古人文中，有二字相反而疊用，實只用其一義者。史記扁鵲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緩急」猶云「急」也。太史公報任安書：「無所短長之效。」無所短長，猶云「無所長」也。此句當解作「不能無生失，生失則語泄，如此則辭義瞭然矣。參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仗，持也。○東孟，地名。○黃不烈云：「鮑改『哀』爲『烈』，下同。不烈按，此則世家之烈侯，策文謂之哀侯，一人耳。世本又作武侯，引見索隱，非世家所謂韓嚴弒其君哀侯也。吳氏補以爲二事，是矣。其必謂之烈侯，未審於史記策文不同也。」按史記正義政刺韓相俠累，在韓

烈侯三年。烈侯十三年卒，子文侯，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爲韓殿所弑，其間先後幾二十五年，未知孰是。 〇黃不烈云：

「皮面，鮑本作面皮。吳氏補曰：『列女傳作披，史記作決。』不烈按，皮披同字，決決同字，作面皮誤。」 〇縣同懸。縣金幕識之者也。 〇姊，同姊。史記作政姊榮。鮑本姊下亦有榮字。蓋政姊之名也。 〇矜，自持也。 〇不顯其名者，恐累姊也。

〇列女傳：「非獨彘政之勇，乃其姊亦列女也。」 〇道，酢菜也。醢，肉醬也。

## 左傳略說

左傳，春秋左氏傳之簡稱，相傳爲左丘明釋孔子春秋之作。春秋三傳，左氏最晚出，劉歆校中祕書，始得之。故左傳之著錄，始見於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原注云：「左丘明，魯太史。」漢以後，經學諸儒，三傳各有所宗，中唐以前左氏勝，自啖助趙匡出，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然亦說經者如此耳。以文學的目光視之，則其他二傳，固遠不如左氏多矣。

至於此書是否確爲左丘明所作，尙成問題。王安石有春秋解，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今其書不可見，不能臆說，朱熹亦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有紀事終於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之論。瑞士人阿羅儷倫 Bernhard Karlgren 根據左傳之語助詞及介詞，以爲左傳作者非魯人；或以其中言晉事者多，卽云作者爲晉人。按，以此書爲左丘明作，始見七略，亦見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崔述史記探源以爲十二諸侯年表中語係竄取七略。且孔子之以春秋授左丘明，是書見，非口授。左



丘明見於論語，當與孔子同時，而左傳稱智伯之證，畢萬之興，預言三家分晉之兆，又一「不更」一「庶長」，直書戰國時官名，則作者當爲戰國時人，決非論語之左丘明也。朱葉之說，雖四庫書目提要駁之，然其論終屬勉強，不足以爲左氏作左傳之明證。至於阿氏之說，亦非篤論，蓋古今方言之各異，古人亦有不以方言入書者，不能執一而斷。晉大國，紀事較多，亦當然之理，則以此書爲晉人所作者，亦不能深信也。故左傳作者，究爲何人，只能闕疑而已。

春秋紀事至獲麟，左傳紀事則下及智伯，左傳是否釋春秋經者，本成問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論，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下文又列舉釋氏微，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玩其詞，則以左氏春秋爲春秋之一種，故宜與孔子之春秋並列也。梁任公曾謂左氏有無經之傳，有有經而不釋之傳，有釋不書於經之傳，有釋經而顯違經意之傳，足證左傳本非解經。如此，則春秋左氏傳之名，亦於義未安。

自朱葉疑左傳，其後劉逢祿康有爲等又言左傳係國語之一部，劉歆校書，將國語魯惠隱迄哀悼間之一部抽出，加以釋經之文，以爲左傳。其餘卽今之國語。按，史記自序及報任少卿書，均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余觀春秋國語。」司馬遷所論，常提國語一書，鮮及左傳，而各篇所引，又以左

傳之文爲多。又劉歆上左傳，其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直欲因此罷官，師丹復奏歆改辭舊章（見漢書劉歆傳）。則司馬遷所見之國語，或左傳卽在其中。引左氏釋經，蓋始於劉歆，而竄亂之處，亦在所難免。則劉康等所發之論，似屬有據。梁任公云：「今本國語與今本左傳，若折而爲二，則兩書皆可謂自亂其例，不足以列於著作之林。若合而爲一，則西周末東周初三百餘年間一良史也。」又云：「其書分國爲紀，並非編年。」以憑意度之，左氏之文與國語之文，文體各異，而史記又明言有左氏春秋一書，則此書是否本爲國語中之一部，未可斷言。而左傳非釋春秋者，劉歆加釋經之語而竄亂之說，可信也。

左傳之真僞及作者既如上述，但其文章之優美決不因其真僞及釋經作者等問題而減少其價值，以史學言，爲我國古代有名之史書，以文學言，則爲先秦文壇上一燦爛的作品，不能等閒視之也！

## 城濮之戰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蔞，終日而畢，鞭七

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鬻買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代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

晉侯齊侯盟於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僖負羈氏，魏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東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僖以爲戎右。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鬬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鬬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鬬盡知之矣。鬬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鬬天之所實，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鬬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鬬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氏之六卒，實從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鬬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鬬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鬬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鬬我曲楚直，其衆素飽，鬬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憇次于城濮。

楚師背鄢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晉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

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晉車七百乘，韞鞬鞅鞞。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

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文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題解】

城濮，衛地。今山東濮縣南臨濮故城。城濮之戰，在春秋魯僖公二十八年。

【注釋】

〔〕楚子，楚成王顧也。〔〕子文，楚令尹。〔〕睪，音圭，楚邑。〔〕子玉，成得臣字，爲楚令尹。〔〕楚邑。〔〕蕉盾左傳補疏引程大昌演繁露云：「軍法以矢貫耳爲聒，音恥。」說文引司馬法：「小罪聒，中罪到，大罪到。」〔〕國老，卿大夫之致仕者。子

文，前令尹圖穀於菟也。○蕩賈，伯贏孫叔敖之父。○僖公二十三年，子文以子玉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以靖國也。」蓋子文恐其矜功為亂也。○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此言子玉才小，不能任重也。○晉僖公二十七年冬

也。○公孫固，即大司馬固，宋莊公之孫。○先軫，即原軫，晉大夫，時為下軍佐。○報施救患，報宋贈馬之施，救宋被圍

之患也。○狐偃，字子犯，文公舅。○曹，今山東曹州境，衛今河北大名以西，至河南之衛輝懷慶屬之。○前年，楚使申

叔侯戍穀以逼齊。○蒐，治兵也，被廬，晉地名。○大國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趙衰，趙夙弟，字

子餘。○卻縠，一作卻縠，亟聞，數聞也。○俞邁，羣經平議云：「邁，謹按，敦，治也，猶言治詩書也。詩閔宮篇：『敦商之旅。』

鄭箋曰：『敦，治也。』是其義。」○夏書為虞書，符稷篇，以虞書為夏史官作，故稱夏書。見惠棟春秋左傳補注。○賦，取

也，庸，功也。取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卻縠，穀族人。○狐毛，狐偃之兄。○欒枝，

貞子也，欒賁之孫。○荀林父，即中行桓子，魏驪，即魏武子。○晉侯，文公重耳也。僖公二十四年即位。○襄王於僖公

二十四年因母弟子帶之亂出奔，居于鄆。二十五年，晉文公逆王納之。○懷生，俞邁羣經平議云：「懷，安也，言民安其

生也。」○宣，明也。○僖公二十五年，晉圍原，命三日糧，不降，命去之。原將降，軍吏請待之。文公不肯失信，退一舍而原

降。○大彬經傳考證云：「易讀為通功易事之易。」○共，同恭。○執秩，主爵秩之官。○初，楚使申叔戌穀。子玉圍

宋。○從汲縣南渡，出衛之南而東伐曹。○五鹿，衛邑。○胥臣，即司空季子。○齊侯，昭公潘也。敝孟，衛地，在今河北

濮陽縣境。○衛侯，成公鄭也。○襄牛，衛地，即今河南睢縣之襄邑廢縣。○公子買字子叢，晉大夫，嘗欲與衛，故成焉。



魯僖公懼晉，殺買，謂晉則曰：「買戍衛，故殺之。」謂楚則曰：「買戍衛不卒，故殺之。」見孔穎達《左傳疏》。魯門，攻其城門也。魯與人，衆人也。魯稱，揚言也，舍幕將爲發冢。魯兇，猶洵洵。荀子天論：「君子不爲小人洵洵也，輟行。」說文：「兇，擾恐也。」魯將所得晉人，棺斂其尸而出之，欲見好於晉人也。魯數之，數其罪也。魯軒，大夫之車。魯獻狀，責其逼浴觀狀之罪，即觀狀也。惠棟春秋左傳補注引顏縉說，謂猶云：「我今來獻駢脅之狀耳。」若云：「謂秦人拜賜之師也。」魯僖負羈，曹大夫。文公出奔過曹，僖負羈饋盤飧而置璧，故以此報之。韓非十過：「文公令人告僖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依僖負羈之閭。」魯二子從亡甚勞，未得厚賞，辭有恨公之意。魯燕，燒也。魯杜預注云：「言不以病故自安寧。」惠棟春秋左傳補注云：「劉炫規過以僖爲寧，古人多反語，如甘爲苦，治爲亂。」魯孔穎達左傳正義云：「詩稱魚躍，易言龍躍，則躍是舉身向上之名。禮記：『婦人踊不絕地。』則踊亦向上之名。詩云：『踊躍用兵。』則踊躍二事，勢相類也。說文云：『躍，越也。踊，跳也。』然則躍以疾生名，故以距躍爲超越；曲踊以曲爲言，則謂向上跳而復折下，故以曲踊爲跳踊耳。」百，有三說：（一）百猶阡陌之陌，蓋躍踊之度。（二）洪頤煊《叢鈔》云：「百與拍同。」（三）王引之《經傳述聞》引廣韻：「百，同趙，越也。」魯甸，示衆也。商子賞刑，謂因後至見殺，顏初有寵於文公。魯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此以代魏驪。魯門尹，官名。般，人名。宋襄泓之戰，門官殲焉。哀廿六年有門尹得鄭，周禮謂司關爲關尹，則門尹即周禮之司門矣。魯藉，借也。魯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也。魯說，同悅。魯申，在方城山內，故曰入。魯文公五年奔狄，三十四年歸國，計十九年。魯情，誠也。魯獻公之子九

人，唯文公一人在，故曰：「天假之年。」魯除惠懷呂也。魯軍志，兵書。尤當則歸，無求過分之意。魯伯葵，即門越椒。

門伯比之孫。魯執除德明經典釋文引韓詩云：「執服也。」魯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云：「宣十二年傳，欒武子說楚。」

事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楚有左右廣也。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文元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是東宮兵也。周禮司馬凡制：「百人爲卒。」知六卒，六百人也。」魯君取一

指釋宋圍，臣取二，指復衛侯，封曹侯。魯與許也。魯攜離也。魯待勝負決而後定計也。魯國語章昭注云：「老，罷也。」魯宋久，帥罷河也。

杜注：「亢，當也，離，楚也。」王引之經義述聞云：「亢，扞蔽也。其離指宋，謂楚之離也。晉語曰：「未報楚惠而抗宋。」其明證矣。昭元年：「苟無大害於社稷，可無亢也。」又：「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其義並同。」魯惠棟左傳補注云：「周書武稱曰：「直勝曲，飽勝飢，武之勝也。」杜訓直氣盈飽，非。」魯宋公，成公王臣也。國歸父，齊癸

權天，齊大夫，小子懲，秦穆公子。魯鄆，音奚，陸險名。魯杜注：「高平曰原，喻晉君（三井氏考文，足利本作軍，）美盛若原田之艸，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患。」按，說文：「岸，艸盛上出也。從中母聲。」魯晉國外河而內山，故曰表裏山河。

魯漢陽，漢水之北也。言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魯擗，門也。荀子富國：「是猶烏獲與焦僇擗也。」魯惠棟左傳補注引余仁仲云：「伏字絕句，已音以鹽，林注，噓也。」焦循左傳補疏云：「鹽，借爲蠱。昭元年傳：「皿蟲爲蠱。」杜注云：「器受蟲害者爲蠱。」噓即噓字，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蟲食曰噓。」鹽蠱通用，見孔穎達詩緝羽正義：「俞越羣

經平議云：「服氏蓋讀鹽爲餽，餽從古聲，鹽亦從古聲，故得通用。餽之義爲食。說文食部：「餽，寄食也。」蓋以隱公十一年

經平議云：「服氏蓋讀鹽爲餽，餽從古聲，鹽亦從古聲，故得通用。餽之義爲食。說文食部：「餽，寄食也。」蓋以隱公十一年

經平議云：「服氏蓋讀鹽爲餽，餽從古聲，鹽亦從古聲，故得通用。餽之義爲食。說文食部：「餽，寄食也。」蓋以隱公十一年

經平議云：「服氏蓋讀鹽爲餽，餽從古聲，鹽亦從古聲，故得通用。餽之義爲食。說文食部：「餽，寄食也。」蓋以隱公十一年

經平議云：「服氏蓋讀鹽爲餽，餽從古聲，鹽亦從古聲，故得通用。餽之義爲食。說文食部：「餽，寄食也。」蓋以隱公十一年

經平議云：「服氏蓋讀鹽爲餽，餽從古聲，鹽亦從古聲，故得通用。餽之義爲食。說文食部：「餽，寄食也。」蓋以隱公十一年

經平議云：「服氏蓋讀鹽爲餽，餽從古聲，鹽亦從古聲，故得通用。餽之義爲食。說文食部：「餽，寄食也。」蓋以隱公十一年

傳，餽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實非達詁。昭公七年傳，正考父鼎銘亦言餽口，豈亦寄食之謂乎？據爾雅釋言云：「餽，饋也。」隱十一年，正義曰：「餽，是餽，齎別名。今人以薄饗塗物，謂之餽紙餽帛；則餽者，以饗食口之名，故云：「餽其口也。」此說得之，饗謂之餽，而食饗亦謂之餽，古義引申，往往有此。如飯字有「符禺」「扶晚」二切，即其例也。得此說，則訓典傳義均可貫通矣。此傳言餽其臚者，臚亦柔物，噉之與饋饗同，故亦言餽也。因段鹽爲之，而其義遂晦矣。」臚，所以柔物。焦贛云：「齒剛臚柔。」關，勃，字子上。林堯史謂得臣輕用民命，乃解作戲弄之戲。王引之經義述聞謂戲字作兵器，作旌髦解，均不合。戲，角力也。晉語：「少室周請與牛談戲。」章注：「角力也。」宋國楨，湧，幢小品十二，解戲字云：「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軍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馮，同，懸，軾，車前橫木也。得，臣，子玉名，寓目謂觀覽。二三子，指子玉子西等。詰，朝，平旦也。趙宣光，說文長箋：「壽，古文哲，者作詰，借明也，又誤爲詰。」說文引輶作輶，顯之古文。在背曰輶；在胸曰輶；在腹曰鞅；在足曰鞅，皆馬飾也。墨子尚賢：「伊鑾爲有莘氏之私臣，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春秋輿地圖云：「在曹縣北十八里。」按，今山東曹縣有莘城，當以後說爲是。萃，北，即戎。子西，圖宜申也。陳，察，屬楚右師。旆，大旗也。三軍，中，惟中軍得完。館，舍也，穀，楚軍之糧。雍，雅，即垣雍，鄭地也。今河南武原縣西北五里有衡雍城。踐，土，今河南滎澤縣西北十五里，去衡雍三十餘里。鄉，說文引作彘，云「不久也。」正義曰：「致其師者，致其鄰國之師，許以佐楚也。」桓公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子入氏，則明爲語之後也。馬，被甲曰駟介。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也。醴，甜酒也。宥，通

脩。 ㉔ 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侯伯，諸侯之長。 ㉕ 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正義云：「大輅之服，當謂鷩冕之服，戎輅之服，當謂章弁服。」 ㉖ 彤弓，赤弓也。 ㉗ 旅弓，黑弓，音盧。服虔云：「矢千，則弓十，章昭國語及三國志，袁紹傳注引，並作旅弓十，旅矢千。」 ㉘ 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齒，器名。正義引詩江漢篇，述宣王賜召穆公云：「秬鬯一卣，告于先人。」鄭箋云：「賜之使祭其宗廟，告其先祖也。當賜之時，實之於卣，其祭則陳之於彝也。」 ㉙ 天子卒曰「虎賁」。賁，奔古通。詩：「鶉之奔奔，」亦作賁。賁，漢書百官志云：「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 ㉚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叔父。 ㉛ 正義曰：「逖，漢釋詁云：「糾者，繩治之名。有惡於王者，敢繩治之，而使遠於王也。」惠棟補注云：「魯頌：『狄彼東南。』鄭箋云：『狄當爲剔，治也。』逖與狄同，古文作逖，又與邊通。」 ㉜ 不，大也。休，美也。 ㉝ 策，策命，始至而受禮，去而辭，凡三。 ㉞ 要言，要約之言也。 ㉟ 獎，助也。 ㊱ 渝，變也。 ㊲ 俾，使也。隊，隕也。通墜。 ㊳ 克，能也。祚國，延其國祚。

### 邲之戰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

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能勞，君爲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蓋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止。」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斃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齊。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斃

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處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六人同之，猶愈乎！」師遂濟。

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敢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

晉師在敖郟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處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之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

「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繳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篤，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爲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觀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而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答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陳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甯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欒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靡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右射以鼓，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葵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

「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葵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善辭，君子也。」既免。

晉魏錡之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

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戰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

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

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蕤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

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

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蕤子不可。士季使

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侯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

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

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

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中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

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聘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

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千乘，以先啓行。」先之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薄人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適不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王先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恭之，脫局少進，馬還又恭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甲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倭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綬，以。免。明日，以表尸，皆重獲在木下。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車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蔽，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善子

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聲。

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能定功？所遘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題解】

郟之戰，晉楚爭也，楚莊之所以霸也，郟，沈欽韓左傳地理補注云：「京相璠曰：『在散北。』元和志：『郟城在鄆州管城縣。」



與底軸上，左右各一，外出向前。【騶，騶也。沈欽韓引通典李靖兵法曰：「移營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旂，以鼓王數應之，令相聞。」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列鐵鎖，大通索。」雜記：「御極以茅。」謂以茅旌爲前導也。楚軍疊

之法，以茅旌爲和門，如漢之旄頭在前，豹尾在後，故太子車不得近之也。慮無者，章昭注國語云：「晝則候遮，夜則扞衛，謂

羅闔狗附也。」見沈欽韓左傳補注。【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也。【言親疏並用。【洪亮吉左傳詁引周書武稱

解：「井小春亂，解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善也。」又引爾雅曰：「味，冥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語見仲虺

之誥。【言，即詩頌酌篇。李富孫左傳異文釋云：「詩序作酌字，案正義云：「詩經無酌字。」序云：「能酌先祖之道，以養

天下，故以酌爲名焉。」詩疏云：「酌，左傳作灼，古今字。」【鏘，鏘也。於，贊嘆辭。【集解云：「善，致也。致討於味。」俞樾

羣經平議云：「致討於味，不可但曰致味。釋文：「善，徐音旨。」今以義求之，當從徐音，讀爲善老之善。善者，養也，此引詩遠登

時晦而釋之。味字釋詩晦字，則善字釋詩養字可知矣。善得訓養者，善猶艾也。爾雅釋詁曰：「善，艾長也。」是善與艾同義。

又曰：「艾，養也。」艾爲養，則善亦得爲養矣。惟經典無徵。然此傳以善味釋詩養晦，即其塙證也。【武，詩經周頌武篇，競

疆也。烈，業也。【言言當從武王兼弱攻昧，以務功業之所。【夫，丈夫也。【子，佐中軍，故獨帥其佐之軍濟河。【服

服，謂坎爲水，坤爲衆，又互體震，震爲雷，雷鼓類，又爲長子，長子帥衆鳴鼓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爲澤，坤爲地，而俯仰於

澤，臨下之義，故名爲臨。【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也。否，不也。臧，善也。【坎爲衆，今變爲兌，兌柔弱。【坎爲川，今變爲

兌，兌爲澤，是川壅也。【如，從也。有律，言師之有法，欲使其下從己也。九家易曰：「坎爲法律，今變爲兌，則律不從己。」

張惠言曰：「初失位，不變，故不用律。」蠲，敗也，律敗，故不善。蠲，而以竭，水以故爲功，以竭爲敗也。天且不整水遇天

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蠲，水變爲澤，成端卦，有不行之象。蠲，杜注云：「言鬻子之違命，亦不可行。」蠲，遇敵也。

蠲，服虔云：「主此禍也。易師卦：『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

而專之以帥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蠲，文選注引作「罪孰大焉。」蠲，沈欽韓云：「鬻子中軍之佐，故云失

屬，杜預以爲鄭國，非也。」蠲，杜注：「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蠲，即慶，水經注：「慶，延下有延津。」按，在今河

鄭縣境。蠲，沈尹，杜預云：「沈或作寢，寢，縣也。」蠲，據云：「杜意以孫叔敖封於寢丘，故謂之寢尹。呂覽當染篇，謂莊王染

於孫叔敖，沈尹，蒸。」注云：「孫，沈，其二大夫，則此沈尹也。」又說苑雜言：「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據諸

文，則實有沈尹其人也。蠲，子重，公子嬰，齊也，莊王弟。蠲，子反，公子側也。蠲，河，黃河，飲馬黃河以示威也。蠲，伍參，

伍員曾孫。古今人表作王參，廣韻注：「王，姓。」於伍字不言姓，是古多作王也。蠲，南轅，迴車南向，施軍前大旗。蠲，廣雅：

「復，狠也。」蠲，林堯叟曰：「其上中下三軍之師，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蠲，管，郡國志河南郡中牟有管城。按，在今河

南鄭縣。蠲，詩小雅：「搏，獸於敖。」按，元和志：「敖，山在鄭州榮澤縣西十五里。」圖經：「榮陽有敖亭。」見沈欽韓左傳名補注及洪

釋文：「鄭，山名。」郡國志又云：「榮陽有敖亭。」劉昭注：「晉師在敖，鄭之間，秦立爲亭。」見沈欽韓左傳名補注及洪

亮吉左傳詩。蠲，皇，戊，鄭人。蠲，詩毛傳：「承，繼也。」蠲，庸，小國，本周楚，魯文公十六年，率羣蠻叛楚，楚滅庸。蠲，馬融

論語注：「討，治也。」蠲，子，同，吁。蠲，軍實，軍器也。申，重也。敵，戒也。蠲，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蠲，算路，柴車。藍，纁，敝衣。

服虔云：「言其纒破藍藍然。」李貽德云：「按，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爲藍藍。』破敝則纒稀散矣。藍藍當是漢時方言，故以狀衣之纒破也。」  
《書》：「啓，方言作耳。啟山林，猶啟土也。」  
《書》：「楚君作箴以訓民也。」  
《書》：「見城濮之戰注。」  
《書》：「纒，要也。」  
《書》：「戎，親兵也。」  
《書》：「服虔云：『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廣有卒爲乘也。』杜注：『十五乘爲一廣。』又云：『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歸法。』服虔又引周禮疏云：『五十人爲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合。故曰卒偏爲兩。洪亮吉謂杜注司馬法與周制不合。當從服說。」  
《書》：「杜注：『每日右廣雞鳴初駕馬，數其時刻，至日向中而止。右廣則代而受之，至於日入，昏黃而止。』」  
《書》：「釋文：『本夜作次。』」  
《補注》：「內官若中射耶尹之屬，見韓非淮南書。」  
《書》：「師叔潘庭，爲楚人所崇也。」  
《書》：「原，趙司，屏，趙恬，皆指箕子。」  
《書》：「實，猶充也。長晉國，猶言執晉國之政。」  
《書》：「少宰，官名。」  
《書》：「二先君，指楚成王穆王。」  
《書》：「訓，教也。定，安也。」  
《書》：「淹，留也。」  
《書》：「率，遵也。」  
《書》：「候，候望敵者。」  
《書》：「吳語注：『濞，轉退也。』」  
《書》：「辟，同避。」  
《書》：「求和也。」  
《書》：「周禮：『環人掌致師。』」  
《鄭注》：「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  
《書》：「師，偃也。字當孫左傳異文釋云：『御，覺，引旌作旂。』」  
《左傳》：「爾雅云：『摩，近也。』」  
《淮南王書》：「物類之相摩近而無門戶者。」  
《按》：「鄭康成云：『摩，猶迫也。』」  
《義》：「亦同。」  
《書》：「服虔云：『凡兵車法，射者在左，御者在中，戈盾在右。』」  
《洪亮吉云》：「鄭玄儀禮注：『蒲葦，牡蒲葦也。』」  
《按》：「此則蒲葦可爲矢矣。下傳云：『董澤之蒲。』是也。」  
《杜注》：「葦，矢之善者。」  
《蓋望文生訓。」  
《書》：「豳棟云：『鄭康成周禮環人注引，作柎馬。』」  
《釋文》：「引徐仙民云：『或作柎。』」  
《按》：「此則兩本柎字，故杜服訓爲飾。古文省，故作兩。邵瑛以爲掉兩馬之鞅，非也。」  
《洪頤煊經義叢鈔云》：「周禮環人注引作柎，通作柎。說文：



害之，而督人乃脫局拔旆投衡而去，非也。爾雅：「悉，教也。」  
服虔云：「局，橫木，有橫木投於輪前。曰局，車前橫木。」沈欽韓左傳補注：「十昏禮注：『局，所以扛鼎。』張衡西京賦：『旗不脫局。』薛綜注：『局，闔也。建旗車上有闔制之。」

令不動搖。然此下有拔旆投衡之事，則脫局不爲止旗橫木也。服虔云：「車間橫木」者是也。  
杜注：「還，使旋不進。」

衡，轅端橫木。  
俊，說文：「老也，變，或作俊。」惠棟云：「安與俊同，見漢書無極山碑。」按，卽今叟字。

下，下車也。  
杜注：「止汝尸於此木。」  
綏，輦也。  
杜注：「表其所指木，取其尸。」  
兄弟累尸而死，故曰「重獲」。

族，集解曰：「家兵，俞謨軍經平議云：『族者，部屬也。其字從扌從矢，扌所以指麾也，矢所以自衛也。』」

國語楚語曰：「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昭注曰：「族，部屬也。」此說得之。  
厨，武子卽魏鑄。洪云：「按厨當屬武子采邑。」

僖十六年傳：「秋，侵晉，取狐厨。」杜注：「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則厨又別一地可知。  
郡國志：「河東郡聞喜有董池阪，古董澤。」

洪亮吉按，墜既古字同。詩毛傳：「墜，取也。」廣雅同。  
獲其尸也。  
公子穀臣，楚王子。  
終夜有聲，兵多將不能用也。

衡雅，見城濮之戰注。  
武軍，培疊之屬。  
京，大也；觀，示也。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詩周頌邁之辭。詩毛傳：「戢，聚也。橐，韜也。」

齊孔傳：「肆，途也。」爾雅：「夏，大也。」九，倍也。  
周頌武之辭。耆，致也。  
第三篇名賓。詩，鋪作數。廣雅：「鋪，布也。」詩毛傳：「時，是也。釋，陳也。思，辭也。」

第六篇名桓。爾雅：「綏，安也。」說文無屢字，當作毛傳作婁。漢書皆以婁爲屢。杜注云：「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梁履繩云：『此婁未經孔子刪定。』似爲得之。」

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  
爾雅：「幾，危也。」  
杜注：



「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林注：「取而殺之，以七封其尸骸，以爲大戮辱，以戒來者。」李富孫左傳異文釋云：「說文魚部引作鯨鯢，漢翟義傳引同。按說文，鯨正字，鯨或字，師古注：「鯨，古鯨也。」文選羽獵賦：「騎京魚。」注：「京魚，大魚也。」五經文字並改鯨鯢二字，注云「同。」春秋左傳詁引廣雅云：「魴，鯢也。」林注：「晉罪無所犯也。」王引之經義述聞云：「余謂可卽何字也。此言古之京觀，所以懲有罪也，今晉實無罪也，則將何以爲京觀乎？既曰：『何以和衆，何以豐財，何以示子孫。』又曰：『何以爲京觀？』何以，文同一例。唐石經作可者，何之借耳，非有兩義也。又襄三十一年傳：『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按，『不可以終』本作『可以終世』，可卽何字也。上既言『不能終矣』，此又言『何以終世』，作問詞以申明之，正與上文相應也。」

## 呂相絕秦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

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穆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汝。』狄應且憎，晉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晉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用痛心疾首，晉唯晉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邀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晉俾執事實圖利之。』晉

### 【題解】

呂相，晉魏絳之子。賈逵云：「晉大夫。」呂相絕秦事，在晉成公十三年。秦晉相伐不已，因盟於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晉厲公怒秦之反覆，故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

### 【注釋】

○晉侯，厲公胡也。○秦桓公也。○逵，自也。○武，僖經禮考異云：「僖按，此凡兩讀，以音逵我獻公及僖公爲句，「相好」連下，「戮力同心」讀一讀，以「相好」屬上，「穆公」爲句，「戮力同心」爲另一句。」戮，即勤，併力爲勤，音訓；字林音逵。國語：「戮力一心。」賈逵云：「併力也。」陸文賦：「非余力之所勤。」注：「勤，并也。」○晉文公重耳以僖公五年奔狄，又十二年如齊。晉惠公夷晉以僖公六年奔梁，僖公九年入秦。二公出奔，皆因驪姬之難，故云「天禍晉國。」

卽世，卒也。獻公卒於僖公九年。①僖十年，秦納惠公。②僖公十五年，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③爾雅：「集，成也。」僖

公二十四年，秦納文公。④林氏叟云：「撮，貫也。在身曰甲，在首曰冑。」⑤詩毛傳：「草行曰賊。」⑥林云：「秦居西

方，故以諸侯爲東。言東方諸侯，皆四代之嗣，諸侯朝秦事無所考，想是時，必有往朝於秦者，因文致之耳。」⑦事在僖

公三十年。⑧爾雅：「詢，謀也。」⑨疾，惡也。⑩綏，撫綏；靖，安靖。⑪鄭玄易注：「造，成也。」⑫所謂秦，秦在晉西也。⑬

俞樾羣經平議云：「按，用，善也。」⑭李富孫左傳異文釋云：「釋文云：『本或以『我』字在『死』上，非。』」唐石經作

「蔑我死君。」按，石經從或本，亦是。惠氏曰：「僖三十三年傳，『其爲死君乎？』可謂死君乎？」尋文義當云：「蔑我死

君。」鄭易注：「蔑，輕慢也。」或從石經初刻，作「蔑我先君」亦通。」⑮高誘呂覽注：「寡，少也。」按，謂以我襄公爲

孤寡而輕視之也。⑯迭疑與，隱九年「侵軼」之「軼」同。故陸氏釋文竝云：「直結反，又音逸」也。杜云：「軼，突也。」

玉篇云：「車相過也。」秦欲襲鄭，道過晉之殺地而侵突之。⑰王引之經義述聞云：「檀弓：『遇負杖入保者息。』鄭注：

「保，縣邑小城。」月令：「四鄙入保。」晉語：「抑爲保障乎？」鄭章注竝曰：「小城曰保。」莊子盜跖篇：「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按城保之保今作「堡」。⑱費滑，國名，滑都費，故曰費。秦滅滑，在僖公三十三年。鄭道元曰：「緱氏縣治

故滑，春秋滑國所都也。」⑲雅：「撓，亂也。」滑，晉同姓國，故言兄弟。滑鄭皆從晉國，故云同盟。⑳隕，覆也。㉑殺

之師，在僖公二十三年。㉒王引之經義述聞云：「引之按，敕與釋同，釋，解也。故杜注曰：『晉欲求解於秦。』釋敕古同聲

故說文：「敕，從赤聲。」赤釋聲相近也。家語正論篇作「以求舍罪」。舍亦與釋同。㉓詩衛風：「來卽我謀。」爾雅：

「卽，尼也。」郭璞注：「尼，近也。」  
○杜注云：「秦使門克歸楚求成，事在文公十四年。楚試攻王，在文公元年。」  
○文公

六年，晉襄秦穆皆卒。  
○魯文公六年，秦康公立，次年，晉靈公立。  
○康公，晉獻公女伯姬之子。  
○林注云：「闕，猶掘也；

截斷之也。」  
○晉穆，食未盡也。杜云：「謂秦納公子雍也。」  
○令狐，地名。文公七年，晉敗秦於令狐。  
○後，改也。

黃河千里而一曲，河曲，晉地，即令河壑。  
○統志：「涑水源出絳州絳縣陳略，伏流，至柳莊，復出，西入聞喜縣界，經南

門外，又西南入解州夏縣北，經縣西三十里。」  
○方輿紀：「涑水城在蒲州東北二十六里。」  
○王官，驪馬，皆晉地名。

○河曲之戰，在文公十二年。  
○晉在秦東，故云東道不通，言兩國絕交往也。  
○君指秦桓公，即位在宣公五年。  
○沈

欽韓左傳補注引詩傳云：「惠，順也。」  
○魯宣公十年，晉方滅赤狄潞氏，時秦乘機伐晉。  
○箕部，晉二邑，焚，火攻之

也。  
○小爾雅：「夷，傷也。」按釋文作瘳，說文云：「瘳，傷也。古者作夷。」音義同。  
○李富孫云：「陲，唐石經作垂。說文云：

「垂，濱邊也。」  
○陲，危也。二字義異，今通作陲，非。段氏曰：「俗書誤垂字作陲，乃由用垂爲聲，不得不用陲爲垂矣。」

方言爾雅並云：「虜，殺也。」  
○爾雅：「劉，殺也。」  
○輔氏，地名。輔氏之戰，在宣公十三年。章昭國語注：「聚，衆也。」  
○輔氏

之聚，猶云「輔氏之師。」  
○爾雅：「廷，長也。」  
○徵，求也。  
○伯車，秦桓公子。  
○李富孫曰：「我寡君是以有

令狐之會。注云：「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  
○釋文云：「寡君，讀石亦作寡人。」按劉炫以稱寡君以規杜過。正義

隱十一年，鄭伯告許大夫云：「假手于寡人。」今呂相稱厲公之命，選與自稱無異，亦當云我寡人，故知稱寡君爲誤。

陸氏彙曰：「按上文，我是以有令狐之役等句，則寡君當爲衍字。」  
○宣公十一年，令狐之役後，盟於河西，秦伯歸而背

晉成。魯及與也。白狄與秦同居西方雍州。魯季隗，盾告如赤狄之女，白狄獲之，納之文公。魯士念孫曰：「廣雅：『應受也。』言狄人受君之言，且憎君之無信，是以來告我也。」魯秦三公，穆、康、共也；楚三王，成、穆、莊也。魯此不穀乃楚共，魯自稱。魯疾，痛也。魯暱，親也。釋文作昵，杜注：「承君之意，以寧諸侯。」魯不致斥言君，故云布之執事。執事，左右執事之人也。魯呂相絕秦之後，五月，秦晉戰於麻隧，秦師敗績。

### 鄆陵之戰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

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丞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執厲，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濱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遇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返，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日，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郟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唯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

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嚙，合而加鬪，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楚子登吳車而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聘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矣。」甚嘯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各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

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踰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



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二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

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囊問之以弓，囊曰：「方事之殷也，有棘草之附注，君子也，囊識不殺而趨，囊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冑，囊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囊敢肅使者。」三肅囊使者而退。

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囊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澤。」乃內旌於弝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丈，囊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箴。

欒鍼見子重之旌，嘗請曰：「楚人謂失旌，子重之壓也，彼其子重也！」曰：嘗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嘗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嘗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嘗造於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嘗使者而復鼓。

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嘗補卒乘，繕嘗甲兵，展嘗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嘗秣馬利兵，嘗修陳固列，嘗蓐食由禱，嘗明日復戰。」乃逸嘗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嘗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嘗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嘗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云謂嘗。」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嘗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嘗亦問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嘗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

之，弗及而卒。

【題解】

鄆陵之戰，春秋三大戰事之一。晉楚之爭也。鄆陵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方輿記要云：『鄆陵舊城在開封府鄆陵縣西北四十里。』」李富孫春秋異文釋云：「鄆陵，五行志作陽，續漢郡國志引同。淮南人間引作鄆陵（昭廿八年傳，鄆滅）釋文，鄆舊音烏戶反，又音偃地名，在周者從烏，餘皆從焉，字林亦作鄆，音同。」汜論又作陰，注同。水經渠水注引作偃，案說文無鄆字，此亦別體。特穆邑旁從阜爾。記鄆世家：「段出走鄆。」正義作鄆。鄆，陰陽，皆以字形相近而亂。春秋辨疑引映助傳解：「鄆當作鄆，鄆地也。左氏曰：『王取鄆劉蕩邗之田於鄆。』是也。傳寫誤為鄆字。」杜注：「今潁川鄆陵。」誤甚矣。」按，鄆陵之戰，在魯成公十六年。

【注釋】

○左傳：「成公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鄆，鄆叛晉。」按，晉侯，厲公也。○見呂相絕秦法。  
○賈逵國語注：「逞，快也。」○見呂相絕秦法。○荀偃，字伯游，夷子，代卻錡。○見呂相絕秦法。○孟獻子，魯大夫。姚句耳，鄆大夫，與往，非使也。○司馬，杜注：「子反也。」○令尹，杜注：「子重也。」○右尹子辛，杜注：「公子壬夫。」○林注：「祥也。」正義亦云：「祥，祥也。古字同。」顯矣武左傳杜解補曰：「李涪曰：『福之善也。』」○杜注：「極，中也。」○詩頌思文之詞。詩毛傳：「烝，衆也。」○詩毛傳：「敦，厚也。」爾雅：「厲，大也。」○林注：「和同一心，惟君上。」

之爲黷。」杜注：「闕，戰死者。」洪亮吉春秋左傳解詁云：「崔杼易注曰：『灑，古黷字。』傳皆以灑爲黷。按，虞翻易註云：『灑，亂也。』」服虔以外絕其好，爲刑不正邪也；食語言，爲義不建利也；疲民以逞，爲信不守物也。呂底，詩毛傳「底，至也。」此與秦蹇叔哭師，所謂「吾見子之出而不見其入」同意。俞樾羣經平議曰：「范文字欲反，則直逃，楚矣，何偽之有？僞當作爲，僞爲二字通用。成九年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並曰：「僞本作爲。」是其證矣。爲，猶如也。呂氏春秋長見篇曰：「臣之御座慮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猶言如不能聽也。古書以爲字代知字者，甚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所引凡十數事，可證。我爲楚，可以紓憂，言我如逃楚，可以紓憂也。疑古本作爲，後人不達爲字之義，又增人旁耳。」淮南汜論訓高誘注云：「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詳見註一。杜注云：「不復故道。」顧炎武云：「謂不復從事於楚。」沈欽韓云：「按不復從者，謂晉之餘師不能軍。或說荀罃爲楚師所獲，不復從軍而歸。」按，秦晉韓之戰，惠公被俘，晉狄箕之戰，先軫死焉，故云。爾雅：「亟亦數也。」李富孫云：「晉詐作外患，按，上云：『唯聖人能內外無患，』則作患竝通。」杜注：「歷，管其未備。」陳，同陣。句，土雙字。李富孫云：「釋文云：『句本又作巧。』呂覽開春注，晉世家，音義並同。案說文云：『句，乞也。』雍卅一年傳，釋文：『范宣子名句，或作巧，俗字。』」毛傳：「夷，平也。」賈逵云：「夷，毀也。」沈欽韓云：「惠云：『司馬法，凡陳行惟疏。』淮南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注云：「疏，分也。」欽韓按，行首，領隊者也。吳語：『陳士卒百人，以爲衛行，行頭皆官師，鐘鐸拱稽。』此在軍中整隊之事也。行頭即行首。」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杜注曰：『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閉營爲戰道。』按，

下文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則塞井夷竈，正所以疏行首，非決閉營壘之謂也。首當譯爲道，疏通也。謂通陳列隊伍之道也。井夷已除，則隊伍之道，疏通無所窒礙矣。古字首與道通。逸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首。」擊書治要作稽道。史記秦始皇紀：「追首高明。」索隱曰：「會稽刻石文，首作道。」  
 魯爾雅：「佛，偷也。」  
 林云：「子電子反，痴相惡，一間也；王卒以舊，二間也；鄭陳而不整，三間也；變軍而不陳，四間也；陳不遠晦，五間也；在陳而躡，合而加躡，各顧其後，莫有鬥心，六間也。」  
 鄭玄周禮注：「躡，躡也。」  
 晉語作躡。  
 李富孫云：「九經字樣，登作乘。釋文云：『巢，說文作輦，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字林同。按，乘與登音近義通。說文引此傳作輦，今作巢者。」  
 王符引作州輦。  
 王逸楚辭章句：「騁，馳也。」  
 杜注：「騁，走也。」  
 義亦同。  
 魯公，晉侯。  
 說苑引作豐盆黃。  
 臧書經義雜記云：「杜注：『晉侯左右，皆以伯州掣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志異。』正義曰：『麗虔以此「皆曰」之文，在州掣賁皇之下。』解云：『賁皇州掣，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軍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掣言晉疆，故云皆曰也。』  
 若如服晉，賁皇既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爲此言，以憚伯州掣耳。按此當從服注，上文軍吏患之以下，是分敘晉事；楚子登巢車以下，是分敘楚事；下文苗賁皇言於晉侯以下，又分敘晉事。此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者，即所謂伯州掣以公卒告，苗賁皇亦以王卒告也。苗賁皇正以楚之王族不可當，故請先分良以擊其左右，與下文正合。乃杜氏忽以皆曰之文屬下，以爲晉侯左右之言，此臆故舊義，失之甚焉者也。」  
 詩毛傳：「萃，集也。」  
 震下坤上，復無變。服虔云：「復，反也。陰盛於上，陽動於下，以喻小人作亂於上，聖人興道於下，萬物復萌，制度復也。」

理，故曰復也。」【詩毛傳】「賦，促也。」【鄭箋】「聲聲，縮小之貌。」【爾雅】「賦，縮也。」按聲，猶云蹶也。頃度以為陽氣觸地

射出，為射之象。【呂沈字林】曰：「潘，其曰滯。」【說文】「滯，泥也。」【案經音義引倉頡】「滯，深泥也。」【章昭國語注】

「違，辟也。」【見呂相絕秦注】「賦，載公為侵官。」【去將而御，失官也。】【杜注】「違其都曲為違局。」【說文云】

「掀，舉出也。」【廣雅】「掀，舉也。」【釋文】「一本作潘，潘之子。」按注云：「潘，潘炀之子也。」則傳文不得有子字。

【惠棟春秋左傳補注云】「躡，古文作踳，猶立也。」七札：鄭康成謂七札，一甲之度也。【揚雄太玄曰】「比札為甲。」賈公

彥周禮疏云：「一葉為一札。」呂覽愛士篇云：「韓原之戰，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穆公之甲，中之者六札矣。」言六

札者，惟一札未陷耳。知甲以七札為數也。徹七札者，猶貫甲也。」【杜注】「猶言當以豎死也。」【杜注】「箭自入泥，

亦死象。」【說文】「戣，弓衣。」【焦循春秋左傳補疏云】「循按，風亦如馬牛其風之風，謂走兔，兔胃而趨風，即兔胃

而趨走也。」【惠棟云】「穀梁傳云：聘弓，鐮矢。」【糜信曰】「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故左傳云：「楚子問郤至以弓。」

【鄭玄儀禮注】「殷，盛也。」【棘草，賈逵云】「染曰棘。」【說文】「棘，茅蒐染草也。」【附注】賈逵服虔並云：「跗，謂足跗，注，屬

也。跨而屬於跗。」【鄭玄雜問志云】「棘草之跗注，不讀如跗，跗，幅也。」【惠棟云】「識，當作適。」不殺，國君自稱之詞。

【洪亮吉云】「按杜注：問，近也。」今考莊九年，昭廿六年，杜注並云：「問，與也。」則此傳亦宜訓與為是。謂與於甲胃之

事耳。又高誘淮南注云：「問，遠也。」問，無近義可知。」【詩毛傳】「不寧，寧也。」劉炫以為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

傷也。答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云】「不有寧也。」以傷為寧，此與魏禮語相似。【王引之曰】「事為楚子

使人來問之事。」周禮：「大祝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其手，今時禮是也。」國從，逐也。國注云：「欲遣輓

兵單進以距鄆伯車前。」焦循曰：「按雅，謀與置鄆同訓，驛置鄆，疾速。謂從間道迎之，取其輕疾，故以輕兵解鄆字，細作

出入於敵中，亦以其輕疾，故必謀也。」國癸之戰，在閔公二年。國杜注：「敗者魯大，謂君大崩也。石首執御，當御君

以退。國小爾雅：「薄，迫也。」國叔山冉，楚人。國林注：「殪，死也。」國李富孫曰：「晉語作王子發，按詩「其旂棧

棧」，釋文作伐，考工記注：「伐之言發也。」正義云：「蓋一名一字也。」國墨子旗幟篇曰：「建旗，令皆明白知之曰

某子旗。」國「日」字以下，仍爲誠語。一人之辭而曰字，古有此例。國惠棟曰：「唐石經初刻無「以」字。」國集

解曰：「攝，持也。持飲往，飲子肅。」俞越軍經平議云：「攝之言代也。」國駁文：「棧，酒器也。」詩鄭箋：「承，猶奉也。」

國高誘呂覽注：「識，記也。」國章昭國語注：「免，脫也。」國服虔云：「金創爲夷。」國索隱音義引三蒼：「繕，治

也。」國周禮司市賈逵注：「展之言整也。」國爾雅：「蒐，聚也。」國林注：「秣，穀戰馬，修理兵器。」國毛傳：「固

聖也。」國林云：「食於膳，尊之間。」爾雅：「申，重也。」國呂瓚漢書注：「逸，放也。」欲楚囚歸告，故逸之。國韓非子

呂覽准有王莽史記堯苑，並作豎穀陽，或作豎陽穀。國杜注：「食楚粟三日也。」國侯，才也。國周書康誥之詞，勝無

常命，惟德是與。國邨道元曰：「瑕，水東南逕瑕城南。楚師還瑕，卽此城也。」按在下邳淮陰縣境。國杜云：「王引

過亦所以責子反。」國而，同爾。國林云：「言雖無先大夫子玉自殺之事，子重以義責我，已敢不引義自裁。」國史

記楚世家：「王怒，射殺子反。」與左氏異。

### 國語越語上

越王勾踐棲於稽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稽稽之上，然後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

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惟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



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勾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勾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鑿窟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

達士，鬻絮其居，鬻美其服，飽其食，而靡厲之於義，鬻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勾踐載稻與脂，鬻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脯也，無不歡也，鬻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鬻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仇，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勾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鬻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鬻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

是故敗吳於圍，鬻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鬻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鬻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鬻君若不忘周室

而爲弊邑宸宇，**魯**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器**也！遂滅吳。

### 【題解】

**越**，夏禹之後，少康庶子，封於會稽（今浙江紹興縣會稽山之陰，有**越**王城）以奉禹之祀，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允常而顯，至允常子勾踐而霸，勾踐死，六傳至**王無疆**，爲**楚**所殺，今自浙江杭縣以南，又東至於海，皆**越**境也。史記有**越**世家。

### 【注釋】

- 章昭**國語注云：「**山處**曰棲，**吳**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保子會稽，在魯哀元年。」○**毛詩**魏風傳云：「號呼也。」  
○**章昭**云：「**國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列者。」○**知政**，執政也。○**越**之大夫，名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郢人。○**資**，取也。  
○**繇**，葛也，精曰繇，**繇**曰絡。○**汪遠孫**國語明道本考異云：「**擇**字誤，公序本作擇。」○**國語**考異云：「**國語**補首作衰。」○**汪遠孫**云：「當作養。」○**見左傳**注。○**衛**，達也。○**下一女**爲勳詞，**進女**爲女也。○**昭**云：「**係**，繫也。死在命，不爲吳所擒虜。」○**偶**，對也。○**章昭**云：「言救越，越是得帶甲萬人事君。」按上文有「若以越之罪爲不可救」一語，則章注「救越之罪」似非也。蓋所謂「事君」者，「與君周旋之意」，非真事君也。○**夫差**，**吳**王闔廬之弟。  
○**子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名員。**魯**昭公二十年，**奢**誅於楚，**員**奔吳，**吳**與之申地，故又曰申胥。○**章昭**云：「**環**，繞也。三江，**吳**

江，錢唐江，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

○言滅吳之計，不可易也。○蘇，所也，上黨之國，指中

國。○太宰嚭，吳正卿伯州犂之孫，魯昭元年，州犂爲楚靈王所殺，嚭奔吳。○說，解也。○執，猶結也。○更，改也。○

前馬，漢書百官公卿表如淳注引國語作「先馬」，云：「先或作洗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三作「洗馬」。○韓非

子喻老篇：「身執戈，爲吳王洗馬。」則前馬即洗馬也。○今浙江諸暨縣有句無亭。○今嘉興縣禦兒鄉。○今鄞縣

○今木湖。○廣運，猶廣輪也。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帥，率也。○蕃，息也。○取，娶也。○免，乳也。○一本鑿作

警，上有令字。○乳母也。○飯，食也。○當室，適子禮，父爲適子喪三年。○支子，庶子。○黃不烈云：「麥，即疾字。」

疾，熱病。○通達之士。○絜，同潔。○摩厲，猶磨礪也。○禮之於廟，告先君也。○糝，脂也。○臚，食也；獸，飲也。

○有節度也。○昭云：「姑，且也。庸，用也。」○四封，四境也。○昭云：「言多也。犀形似豕而大，今徵外所送，有山犀

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億有三千，所謂賢良也，若今備衛士矣。」○旅，俱也。○圍，空澤也，此役在魯哀公十

七年。○在哀公二十年十一月。○甬，甬江，句章，達王，出之東境也。○昭云：「言已年長於越王，實差一飯之間，欲

以少長求免也。」○宸，屋宇，邊也。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次，舍也。